

# 文学研究会作品专辑

主编 / 许 杰

## 英兰的一生

孙梦雷著

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文学研究会

作品专辑

芝兰与茉莉

英兰的一生

春日

皮克的情书

文坛逸话

顾一樵著

孙梦雷著

罗黑芷著

彭家煌著

宏徒编

生之忏悔

汉园集

流沙

记忆之都

西行书简

巴金作

卞之琳编

王任叔著

杨骚著

郑振铎著









書 叢 社 報 週 學 文

生 一 的 蘭 英

著 雷 夢 孫



店 書 明 開

號 五 六 一 第 街 平 望 海 上



## 自序

英蘭的故事，在我小時就深深地印在腦中；我時常想將這個故事寫出來，不過總未曾得着機會。

去年我從北邊回到故鄉，在鄉間住了不到三個月，就感到像英蘭這般的女子，層出不窮地只和我的耳目接觸。因此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，要將這個故事寫出來。

現在我很自喜，這個故事竟寫成功了。同時我又很愧恨，我不能將這件故事寫成一篇從容體貼而富有濃厚感情的文意，不過我覺得我所寫的，尚沒大失真實。這也稍足以自慰的。

總之這篇東西，是很誠實地說我自己所要說的話。

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作者序於無錫。



## 第一章

只要曾經來遊歷過一二次的，誰多承認這裏————梅村是一個風景很好而且幽靜的地方。

你們看啊！前面離着太湖不遠了，像天般幽靜廣大的湖，好似在微笑着，朝夕對着他們，做他們的鏡子；還有終年做他們靠背似的山，很青翠的好似一把美麗的羽扇，冬日替他們擋着風；夏天呢，又替他們遮日光。山邊一堆一堆的松林，含着霧，好似一塊塊雲；被風吹着在奏着沉勇的音樂。鷹鷂們，成羣的在碧藍的天空飄轉；鶯燕們，在深林裏唱和着，贊

美美麗的春，而美麗的春，領袖着萬物，在對我們微笑。

沿着山是一條澄清到可以見底的小溪。溪水似細密的音樂之波般，在汨汨地合拍的流。溪前一排古舊的農屋，像一條板凳，帶着蜘蛛塵灰木立着。這時天已將晚了。太陽在山腰裏漸漸地躲過去。村人們多在忙着蠶的養育，因此在這小小的一塊中，異常的靜寂；只讓燕兒們呢喃地穿梭似的一來一往，箭一般速，忙碌的建築他們的新巢。

這是農家最忙繁的時候，每家差不多是沒有一個人是空閒着的。婦人們多忙着哺養孩子們，多來回的在採桑。男子們呢，只忙着田裏的耕種和收拾。

英蘭就是產生在這美麗之鄉，這時的英蘭正在六七歲活潑可愛的時期。

耕林是英蘭的父親。一個壯偉勤勞的農夫。但他的性情却很急。好似一個皮球，只要一句話不合時，他就能跳得很高，和人家鬪鬧起來。

英蘭的母親耕林夫人，是怎樣一個慈善幽靜的婦人，誰多知道的，只要和她談論過一二次，她能殼把一個陋僻的小家，治得非常整潔，雖他們的家，是非常貧困，像一只空了

的紙匣一樣。英蘭的衣服補了無數塊，像一件袈裟一樣；可是，她母親仍舊能替她洗到很清潔。

英蘭有三個姊姊。英梅是最大的，她只能記憶到大姊，是做童養媳去了。二姊三姊，英菊和英美，是和她一樣地活潑可愛的，時常伴着她遊玩的。

英蘭只覺得她所過的是很快樂的日子。但旁人却撫着她玫瑰色的小臉兒說：『可憐的小英蘭，她第一步就走着了壞運……』

的確，小英蘭是時常處在苦痛中的。因為在這個村裏，男孩子比女孩子被看重。耕林夫人連養了三個女孩子，耕林已經異常的不快活了；誰知第四個——英蘭，又是一個女的，直使耕林氣恨到要將新生的英蘭，抱進育嬰堂去；幸而慈善的耕林夫人阻止了他。但從此，耕林對於英蘭就異常的不喜，冷淡，有時還要無故的咀咒她。

以下這些事，多發生在英蘭有記憶之後了，所以小英蘭的心上，時常留着些痕蹟。

這時小英蘭剛交七歲。——一個春天，極美麗的清晨，小英蘭在夢中被一只山羊追

醒了，將她深紅黑色像橘子似的小臉，從棉絮堆裏伸出來看時，他父親耕林正坐在竹椅上，將一個個小酒杯這樣大的糰子，夾進嘴裏去；她母親耕林夫人，在揀菜；她兩個姊姊，英菊和英芙，是站在父親一旁，等着父親夾糰子給她們吃。這時，淡血色的太陽，從破紙窗裏射進來，成功各種顏色。英蘭從她的記憶裏知道，倘使她在人們多起來之後再起來，她父親一定能够尋了許多可罵的地方來罵她，咀咒她；因此，她不敢就爬起來，只呆視着在地上閃閃的圓的陽光。有時，她尖小的目光，注射着她父親，在她父親斜過眼來，視線將要及她時，她就做着還在睡的樣子，緊閉着眼睛。

她非常的恐懼，因為她忽然看見她父親將頭斜向她來了。她立刻將眼兒閉上，她聽見她父親凶狠狠地對她母親說了：『蘭兒這個小懶東西，——到這時候還沒起來？』誰都起來了！——

『小孩子累了，多睡會兒，隨她去罷。』她母親柔聲和氣地說，『菊兒，芙兒，快採桑葉去啊——』



「唉……」英蘭聽見她父親這般長歎了一聲。她更覺驚恐，她知道每在歎息下，接着就是罵或咀咒了。她就慢慢地慢慢地，將被蒙上頭去。她的小耳朵，貼在彼口處，聽她父親咀咒了。

「我早說將她送育嬰堂去，你不肯。」英蘭聽見她父親大聲在質問母親。——這句話，她時常聽見父親這樣說。但她終不能懂得「育嬰堂」這三字是什麼。這句話，就是她父親發怒的起首。——總之——來，——父親怒聲了。將碗用力的放在桌上說：「我問你，養這些女孩子幹什麼？——」

英蘭非常的驚駭，身子慢慢在顫抖起來了。她聽見她兩個知趣的姊妹，英菊和英芙，相呼着躲開採桑去了。

她慈愛的母親，在柔氣的答了：「耕林得了！——你吃饱了沒有？——飽了，田裏去罷。——孩子已經生了，養着吧，還有什麼法子！自己生的，自己疼得了，耕林。——你飽了麼？田裏去罷。——」

『我看見她們就有氣』她父親很大的聲音在英蘭聽來，響到霹靂似的可怕。『都走開！——這年頭這樣壞的年成，要這些個只吃不做事的男孩子，他能傳宗接代，我願意養。這些個女的，要她們幹嗎？——賠錢貨！最可氣的是蘭兒，我看見她就有氣，明天給人罷！我不要……』

『給誰呢？』她母親苦做着笑聲說：『小孩子也吃不了多少，隨她去罷。——哈哈！誰說女孩子一定是賠錢的？你看，現在紗廠絲廠，各處開着，那一處不是女孩子家吃飯賺錢的地方——』

『好好……』父親冷笑說：『我不管了，你叫她們一個個都做工去。——』

『年紀再大點兒，自然能叫她們做去』她母親微聲的辯。『已經養出來了，又怎樣呢？……』這是母親的老話：『隨她們去罷！』

『哼……』她父親站了起來，『什麼時候了！英蘭這個小東西，還不起來！——』小英蘭很恐懼，她聽見父親重大的脚步聲，走向她來，她像一只小鼠，被貓捉住了，伏着不敢

動。她恐怕她急急的呼吸聲被父親聽見了，逼着不敢隨便呼吸。

『把這個小懶骨頭抓起來！』她父親要來抓她了。

英蘭是怎樣的恐懼啊！她好比啣在貓嘴裏的老鼠，靜候着以後的解決了。

這是她唯一的救兵：她母親棄去了手裏的菜，跑了過來，陪笑着攔住了她的父親道：『得了，得了，——小孩子家，又沒有錯失，打她幹什麼呢！她又不懂得人事——你飽了麼？還吃麼？糰子有呢，我取去，今天的糰子做得不錯罷——飽了時候不早了，下田去罷。』

『我非得打她兩下出氣不可！』父親狠狠地說着。英蘭從破敗的棉絮洞中，看見她父親取了把鋤頭，嚕囑着去了。

英蘭漸漸地又將頭從敗絮裏伸了出來，在她父親走了之後。她偷視着她兩個姊妹，在搬桑葉進來，母親在替蠶並且鋪葉。

英蘭仍舊閉着眼睛，做着睡的樣子，其實她小小的心是在思量。她想：『爲什麼父親這般恨我？——我生得不體面……我可厭或者——我又沒有對他頑皮，對他無規矩。爲

什麼他不愛我？愛姊姊們？——』她這般想，小小的心像風箏般飄蕩升降着。『喂……我知道了！舅婆不是說的麼，我爸爸屬虎，我屬羊，虎不得吃羊麼！一定的一定的！所以父親老要吃我似的，這般凶狠……』

英蘭想着，一眼看見英菊和英芙每人捧着一小碗糰子在吃了。她想倘再不出來，要吃着着糰子了，就裝着剛醒來的樣兒，哼呢了幾聲，方才喊道：『媽啊，——冷麼？我要起啦。』『醒了麼？』英蘭兒，今天怎麼這時候才醒？天暖着呢，快起罷，不早了。』她母親隨便地說。『起罷！——大家都起來了，還有兩個糰子在鍋裏呢。——快起！快起！別給姊姊們吃了去——』

英蘭很迅速的爬了起來，將她的破衣服穿上，穿了鞋子，就跑到母親身旁。她迴想到剛才她母親的幫助她，她就對她母親起了非常的愛慕之念。

『這小了頭！』英芙罵英蘭。她的姊姊們，時常順着父親來罵或者咀咒她的。『懶透了！這時候方才起來，爸爸說的，什麼不給你吃。』

英蘭惟一的護符，是她母親了。『媽，她們倆罵我。』英蘭拉着她母親的衣服告訴。

『美兒，——爲什麼又去罵她？』她母親說着英芙，又摸了摸小英蘭的小臉兒道：『蘭兒，別聽她們，自己到廚房拿一點水，洗了臉，將鍋裏剩着的兩個糰子吃去罷。』

英蘭聽着母親的話，到廚房洗臉去了。她自己在缸裏取了些冷水，將臉布蘸了蘸水，抹了兩下，就將鍋裏的糰子，取了出來吃。她不取到外邊去吃了，她知道母親護了她，她兩個姊妹一定得報復的。

她味着味兒，將兩個糰子吃了，抹了抹嘴，回到她母親那裏去。這時英芙和英菊，玩耍去了，耕林夫人已將蠶葉鋪好，坐在陽光下補綴破褲子。

『媽，——』小英蘭這時非常快活。她所怕懼的父親是田間去了，而凶狠——有時對她凶狠的姊妹們，也玩耍去了，只有她親愛的母親在這裏，她可以很安樂的伴着可愛的母親了。她將她嫩小的一半紅一半黑的手臂，抱着她母親的頸問道：『姊妹們呢？——』

『她們玩去了。』她母親答。『得了，你不要去同她們一起玩，等會又罵你。這裏坐忽』

兒罷。』她母親說着，拉了一張小竹椅，給她坐。『糰子吃了麼？』

『吃了。』英蘭還在味着味兒說：『今天的糰子，好吃極了！媽媽你做的糰子好吃呢。』  
『好吃罷？』她母親微笑地摸了摸她的小臉兒說：『乖點，坐着。明兒我還做，做了多給你兩個吃。——你看，那裏，』她指着山邊，『有人爬山呢。』

『對！對！』英蘭看見了，指手說：『不是三個麼？在爬呢。』她注目着山邊在爬山的人，直到轉過山腰去。『媽，過去了！過去了！……』

英蘭靜坐着，很覺無聊。她小小的心，不覺就又想到早上的問題上去了。『父親爲什麼這般恨我？——我長得不好？父親這般不愛我是爲什麼？唉！爲什麼他愛兩個姊姊？』她小小的心在思索着。在以前，她只知道父親是要打她罵她的；近來她能聯想到：父親是因爲不愛她，所以要這樣。但她還不能了解父親是爲什麼不愛她。——『問媽，媽是什麼多知道的！』她非常快活，她在無意中想到了這條路了。她知道媽是隨便什麼事多知道；以前她不懂得的隨便什麼，只要問媽，媽就能很明白地告訴她。於是她問了：『媽，——』

她站了起來，伏在她母親膝上一字一句的顫着頭問：『爲什麼爸爸不愛我？』

耕林夫人忽然聽見英蘭問她這句話，不覺驚異地笑了。問：『你怎麼知道爸爸不愛你？』她說着放下了針線，將英蘭抱着坐在膝上。

『我怎麼會不知道呢？』英蘭親着她母親的臉說：『你想，爸爸老罵我；可是姊妹們，就是有了不好的地方，爸爸亦不管。——爲什麼我沒有錯處的時候，爸爸也要罵我？他看見我就罵！』

『你只要乖點兒，爸爸就能愛你。』耕林夫人捧着英蘭的小臉兒，笑着說。

『不對！』英蘭鼓着嘴對她母親說：『我什麼不乖？我不說謊，爸爸看見我就不樂意。爲什麼媽？』

『我告訴你，你亦是不懂得。』耕林夫人說。

『噢！是了……』英蘭又記憶起早上所想的了。『上回舅婆告訴我說，爸爸罵虎，我屬羊。你不說過，老虎是要吃羊的麼？一定！爸爸是老虎，看見我這只小羊，要吃罷，又不能真

的把我吃了，所以一見我就有氣。——明兒，我躲向舅婆家去罷！」

『不是的……』耕林夫人笑着說。

『那爲什麼呢？』英蘭捧着她母親的臉兒問。

『我告訴你。』耕林夫人收了笑聲，摟着英蘭說：『你爲什麼不投個男孩子？因爲你是個女的，所以爸爸不愛你。』

『姊姊們不也是女的麼？爸爸怎麼愛她們？』英蘭聽見她母親所說的，是出於意外的，而且她絲毫也不懂得。

『唉——』耕林夫人微笑着說：『因爲你兩個姊姊多是女的，所以爸爸才不愛你呢。倘使你兩個姊姊是男的，那時爸爸也能愛你了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英蘭問她，更覺不明白了。

『老生女孩子不厭煩麼？』耕林夫人拉着英蘭的小手說：『得了，說了半天，你還是一箇不懂。』



『那麼——媽』英蘭轉着她兩只小眼珠說：『我再問一句，爲什麼歡喜男孩子，不歡喜女的？』

『那自然！』耕林夫人鄭重的說：『女孩子不及男孩子值錢。你看，人家多愛男孩子。男的大了，給討個老婆，就能生孩子，傳宗接代。女的終是人家，養大了，早晚得嫁給人家。就像你罷，養到十七八歲，得吃多少米，化多少錢！可是，到大了，就得嫁給人家做媳婦，可不，是白養到你這麼大？』

『噯……』英蘭一知半解地又問道：『女孩子，就不能不嫁麼？』  
『得了，不說了！』耕林家的大笑了一陣。『怎能不嫁呢！吃什麼？難道父母一輩子養你！』

『種田不好麼？』英蘭奇怪着問：『爸爸一個人種田，不養咱們這些個人麼？』  
『胡說，愈說愈遠了！』耕林夫人要笑，又做着莊重的說：『那裏聽見有女人種田的？什麼事多是男人做的！什麼錢多是男人賺的，沒有咱們的分！』

『那麼，女人幹什麼用的呢？』英蘭問。

『女人麼？』耕林夫人答。『女人養孩子，管家事——就像我這樣的做——懂麼？』

『噯，噯，原來這樣的……』英蘭有些懂了。『那我願意做男子呢！』

『本來，誰不叫你做一個男孩子？你要成了男孩子，不要說我，爸爸都不得不知怎樣愛你呢！』耕林夫人微哂着說：『得了——蘭兒，下來！』她將英蘭抱了下來。『蠶又要飼葉了，我採桑葉去，你在這裏看門，我一忽兒就採來了。』說着採桑葉去了。

英蘭坐在竹椅上，呆呆地思索着方才她母親所說的。她自己老問着自己道：『我為什麼不是個男孩子？我要是男孩子，爸爸得怎樣愛我！』從此，她小小的腦，深刻的印上了這節故事；並且，從此她對於男孩子們，是異常的敬慕了。

英蘭默默地思量着，直到她母親和姊姊負了許多桑葉進來。

虎兒，是英蘭惟一的好伴侶，年紀也和英蘭彷彿。虎兒幫着家中採了幾次桑葉後，來尋英蘭了。他走到耕林家門口，看見英蘭默默地坐着，就轉到英蘭身後，將手遮着英蘭的

眼睛。

『誰啊？』英蘭喊，『我可要——不是姊姊？』

『你猜，我是誰？』虎兒逼着笑，裝着怪聲說：

『哈哈……』英蘭大聲地笑了。『不是虎兒？——猜中了啊！——虎兒，放手！』她在一笑之中，將剛才的事全都忘了。

『是我！』虎兒也笑着放了手。『咱們外邊玩去。』

『走！本來我悶得很呢！』英蘭說着，兩人攜着手跳躍着玩去了。

他們一對活潑的小人，多麼可愛！他們先走到河汊，虎兒爬到小樹上去，採了兩條柳枝，每人做了一個柳球，舞着唱了：

『娘舅娘舅，

山青水綠清明過！

桃花開，

一朵朵；

楊柳垂，

絲幽幽，

李花杏花紅白球。

蜜蜂嗡嗡，

蝴蝶雙雙；

花兒柳兒草樣多！

燕兒飛過，

天上風箏點點無數；

哥兒姊兒弟兄妹兒笑呵呵；

大家採了楊柳做娘舅。

你的娘舅少，

# 我的娘舅多！

.....

他們這般來回地唱着。許多同村的孩子們聽了歌聲，多集將來了。每人做了一個娘舅，舞着唱。

在許多孩子的歌聲中，虎兒和英蘭漸漸地躲向河灘玩水去了。

他們坐在河干的石上，四只小圓眼睛注視着水底水草裏的游魚。

『英蘭——』虎兒攆着英蘭的小頸兒說：『你看，水草裏的魚兒，多麼自由——』

『自由極了！』英蘭思量着說：『咱們爲什麼不做魚兒？魚兒是多麼自由！』她說着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，捧着虎兒的手問道：『我想着了，虎兒，魚兒是男的女的？』

『你怎麼問起這個來了？』虎兒很覺奇異的說。『是女的罷，——我亦不知道。』虎兒說着，站了起來道：『你坐好了，我問媽去。——』

『得得得！不要去問了。』英蘭一把拉住了虎兒問：『那你是男的是女的？』

『我麼？——』虎兒迅速的答：『我自然是男的——你呢？』

『我麼？你別管我是男的是女的。』英蘭斜着頭問：『爲什麼男的比女的可愛？』

『那我又怎會知道？』虎兒注視着水裏追游着的魚兒。『你怎又問起我這個來了？誰告訴你的？』

『你爸爸愛你麼？』英蘭迅速的問。

『自然愛我的！』虎兒也迅速的答。

『你媽呢？』英蘭又問。

『媽麼？』虎兒緊握着英蘭的手。『更愛我了——你怎樣老問這個——』

『可不是麼！』英蘭眼圈兒一紅，要哭了，又恐怕被虎兒看見不好意思，就裝着仰着

頭看天上的飛鳥。

『幹什麼哭呢？』虎兒驚呆了說。

『誰哭呢？』英蘭將手來遮着眼睛說：『你們男孩子是多麼好，誰都愛可恨的我是

個——

『英蘭——』小英蘭聽見她母親在喊，就離開了虎兒，跑到她母親那裏去。虎兒只注視着水底的游魚，很不明白的胡想着剛在英蘭所說的。

『幹什麼呢？』英蘭跑到她母親那裏，拉着她母親的衣角說。

『少在河邊玩，墜了下去怎麼辦？』耕林夫人拍着英蘭的頭說，忽然又見英蘭的眼圈兒紅紅的，便問道：『爲什麼哭？誰打你來了？』

『沒有哭，亦沒誰來打我。』英蘭抹着眼睛說：『我正仰着頭看鳥兒時，柳葉落在我的眼角裏了。』

『來，來，』耕林夫人拉着英蘭說：『咱們後邊燒飯去罷。一忽兒爸爸回來，看見你在外邊玩鬧，又得罵你了。——』

英蘭跟着她母親到廚房裏幫着燒飯去了。

不多時，飯燒好了，耕林也回來了。英蘭很恐懼地跟着她母親，躲在母親身後，漸漸地

爬上椅子，和他們一起吃飯。

耕林本來並沒有注意到英蘭，只很奮勇地將一口口白飯吞向肚裏去。

在農家吃肉，是很難碰到的！今天耕林夫人看見隔壁李大娘家殺了只豬，就向她買了一斤肉，煮了一碗紅燒肉。英蘭看見兩個姊姊每人夾了一大塊在吃了，她也就伸出筷子要夾去；但被她父親看見了，就對英蘭用力的釘視了一下，罵了——『你這個小懶東西！到什麼時候才起來！還吃肉？』肉是給你吃的東西麼？——有飯給你吃，就算好的了！——』

英蘭連忙將筷子縮了回來，她是怎樣的驚恐！『爲什麼姊姊她們好吃肉，惟有不許吃……』她想着一酸，眼淚要淌到飯碗裏去了。她只得慢慢將衣袖來擦，又不敢哭起來。她雖然看着一碗肉發饞，又不敢去吃。他只得夾了些老鹽菜來下飯。她又聽見父親指着她對母親說了。

『我說——』耕林對他妻說話時，總冠着這兩字。『我早叫把蘭兒送進育嬰堂去，你不肯，現在一個一個都大了，要這麼些飯桶幹什麼！』



『隨她們去得了！』耕林夫人照例的這麼說：『已經生了，又有什麼法子呢？』

『我說』耕林已經吃完了，放下了筷說：『隔壁馮家，要雇個放牛的小孩，我說還是叫咱們英蘭去得了。晚上睡自己家來，白天就吃了他們的。——你說好麼？你答應了，後天就叫她起工。』

『隨你便得了！』耕林夫人說。『你要叫她去，就叫她去。——我，亦隨便的。』

『那麼，後天一準叫她去得了。』耕林說着，站了起來吃煙去了。

耕林夫人雖然有些不願意英蘭放牛去，但她丈夫的主意，又不能不聽。只得隨她丈夫打主意去。

英蘭聽見她父親要叫她放牛去，她實在異常的恐慌。『牛是怎樣的凶大啊！——』

她想。『我一定不能放牛去。』她要聲明她的苦衷，又恐怕父親罵她，『還是等會對媽商量罷。』

英蘭依依地拉着她母親的衣角，心裏的不願，又不敢當着父親發洩出來；直等到她

父親喝完了茶，荷着鋤頭出去後，方才對她的母親道：『媽！牛是怎樣凶大的東西！我不能去放他，等會他發起性來，不得被他觸死！』

『那能這樣！』耕林夫人攬着英蘭說：『蘭兒，還是聽了爸爸的話，放牛去罷。不然，你爸爸更得看見你就罵你了。』

『我不能去！』英蘭鼓着嘴說。

『你還是放牛罷。』耕林夫人說。『放牛多麼自由，一天到晚，在外邊玩着；不比在家裏老被爸爸姊姊們罵。好麼？而且，一到將夜，你仍舊好回家來玩了。——怕什麼呢？就是隔壁的馮家。』

『那一個馮家？』英蘭的意思有點活動了，說。

『馮家你都不知這麼？』耕林夫人拍着她的小手說：『就是老同你一塊玩的虎兒他家。』

『噢，就是虎兒他家。』英蘭的意思更加活了些。『可是虎兒家的牛，不有虎兒放着

麼？」

「虎兒家不有兩個牛嗎？虎兒一個人放不了，叫你幫着他放去呢。」耕林夫人說。  
「放去就放去罷！」英蘭說着想：「放牛是男孩子的事，我去做男孩子的事，不更好麼……」

當耕林夫人在替蠶時，她就逃了出去，一直跑到馮家虎兒面前，一把拉了虎兒。

「幹什麼呢？」虎兒驚異的問。

「跟我來，我告訴你呢。」英蘭拉着虎兒一直跑了出去。「咱們柳樹下去，我告訴你  
呢。」

他們兩人一直跑到河畔的柳樹下，坐在石上，虎兒問道：「現在好說了，告訴我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「你猜一猜看。」英蘭微笑着說。

「我那裏猜得着呢？」虎兒說。「快告訴我，——說呀，說呀，到底什麼事！」

『我告訴你罷。』英蘭拉着虎兒的手說：『從後天起，咱們能老在一塊兒玩耍了。』  
『胡說！虎兒不信地問：『你怎麼知道？』  
『我老實告訴你罷。』英蘭拍着虎兒的手說：『吃飯時候，我爸爸說，叫我替你們放牛呢。』

『真的麼？』虎兒拍手歡笑着問。

『誰騙你來！』英蘭鄭重地說。

『那——哈哈，好極了！——』虎兒歡快到極點了。『從今以後，你一早就來得了！』

『可是，』英蘭疑慮的問：『這兩天你為什麼不放牛去呢？』

『這兩天麼？——牛在田裏做着呢。明天就能完了。』虎兒說。

『英蘭就和虎兒兩人將放牛時怎樣玩耍，走什麼路徑……等等，多計劃好了——恐怕家裏要喊，就分別歸家去。』

『英蘭很歡樂，她以為後天以後，可以躲避父親和姊姊們的譏罵，而且時常可以和可』

愛的虎兒在一起玩耍了。

『放牛小孩——噲，放牛的！』英蘭回到家裏時，耕林夫人採桑去了，只剩菊兒和芙兒在騎着小長凳，做木馬玩，她們——英菊英芙看見了英蘭，這般譏諷她：『噲——放牛的！』

『我不和你們鬧，』英蘭說着，一個人坐在門旁，等候着母親——英蘭非常的可憐，她只聽着她們的譏罵，不敢來反抗，她知道只要她母親不在場，那反抗非但無用，更加可以增加她兩個姊姊的話鋒。『反正，』她幽幽地對着芙兒說：『爸爸不愛了我，就誰都能罵我了……』

『誰叫爸爸不愛你的！』英芙很速地答。『——放牛小孩，——放你的牛去罷！』可憐的小英蘭逼着氣，默然地坐在門角，等候母親的來到。一忽兒，她看見耕林夫人負着一大堆桑枝來了，她就迎上去幫着她母親來托。

『媽，我不去放牛了！』英蘭候她母親坐定了，伏在她母親身上說。

『躲開點兒——爲什麼又變卦了呢？』耕林夫人推開了英蘭說：『幫着我扒桑葉罷。』

『我不。』英蘭拉着她母親的衣袖說：『爲什麼姊姊她們說我？』

『又說你什麼來了？』耕林夫人柔聲地問。

『她們說我是放牛的。』英蘭告訴她母親。

『隨她們說，你只當沒聽見得了。』耕林夫人說了，罵英菊們道：『你們兩個都比她大，爲什麼老說她？——菊兒，你十來歲的人了，還這般小孩脾氣，——下回再說她，我可要打了。』

『媽——』英蘭又說了：『爸爸不愛了我，連姊姊們都這般對我了。』

『得了，得了。』耕林夫人安慰英蘭說：『下回你老跟着我得了，躲開她們點兒。』

英蘭又想起吃飯時爸爸的阻擋她吃肉了。想起了這事，心上又覺得異常不平起來。『媽，我想，』英蘭又拉着耕林夫人的衣袖道：『爲什麼爸爸許兩個姊姊夾肉吃，就不許

我吃？

『什麼時候爸爸不許你吃肉？』耕林夫人問。

『媽，吃飯時候，你沒有看見麼？』英蘭推着她母親的手臂說：『吃飯時候，爸爸不許我豬肉吃，——今天燒了這麼一大碗肉，我一塊都沒有吃着。』

耕林夫人這時忙着在哺翼，不去答應英蘭，英蘭只在咕嚕咕嚕訴說着，說了半天，不見她母親答應，就無聊地走出大門去，正碰着虎兒在和王家一只小黃色狗叫做阿花的玩，也就和進去玩耍了，他們將阿花狠狠的打着時，阿花一枝箭也似奮力的跳向主家去了。

虎兒和英蘭手拉手大笑了一陣。他們看見東頭孤墳上，有許多大些的孩子在放風箏，他們也就跑了去看。

在這裏一羣的孩子中，是誰都歡喜和小英蘭在一起玩的。他們都喊着英蘭來幫助他們無力的拉住繫風箏的線。英蘭就揀着風箏比較大些的線，幫着拉住了。英蘭很覺奇

怪，這一個很大的風箏，非但能飛上天去，而且拉着線時很覺得重。

他們興趣很高。許多的風箏，飄蕩在碧藍的天空，像風鳥樣多。他們比着誰放得高，將所有線都放完了。英蘭們很覺榮耀，因為他們放的風箏是最高。他們想，倘使他們也能像風箏般高飄到碧色的天上，可以俯視着一切，這是何等暢快的事。

在他們高興到極點時，一陣很大的風，忽然地吹來。這一羣中，立刻呈出可發笑的舉動來。風過時，他們的風箏更覺重了。有的風箏，很速地順着力倒墜了下來；有的線中斷了，風箏像出了籠的鳥兒似的飛去了；有的在號喊着說風箏重極了，連人多要被吊去了。英蘭們拉着的風箏，幸而有虎兒來幫着拉，算沒有被吹去。風過後，他們玩着的一羣，都笑了一陣，他們恐怕接着還有大風來，把他們好玩的風箏吹去，就都收了線歸去。

可憐的小英蘭，又碰着了一個意外之災。她放過風箏之後，回到家裏時，父親已經回來了。她輕輕地走到她母親身旁，她看母親在替蠶。這時英菊英芙們採桑去了。她看了看沒有什麼可做的，也就幫着姊姊們採桑去。她們的桑田就在屋左，是很近便的。她來回的



負了幾次桑枝。採好後，又幫着扒了半天桑葉。桑葉都扒好了，只等候耕林夫人將桑葉鋪給露吃了。這時，英蘭坐在小椅上看最下一匾露的吃葉。她父親耕林呢，坐在離她不遠的地方，在看小書。母親在飼着葉英菊在和雪兒——一只美麗的小貓玩。英芙在摘着桑葉枝上未曾熟透的桑子吃。

『我今天很覺得累。』耕林首先打破了寂寞的空氣發言說。

『早點兒吃了晚飯睡得了。』耕林夫人隨便地說。『菊兒，把鍋裏的飯取出一碗蒸着，其餘加三銅杓水，澆泡飯罷。你就先燒去得了。』耕林夫人對英菊說。英菊也就答應着，喊了英芙一同去了。

『我這時候就想睡了。』耕林抹着眼睛說。

『今天又爲什麼會這般累？又沒有做什麼可累的事。』耕林夫人對她丈夫說。『我看你有點不舒服罷？你覺得怎樣？——』

『那裏不舒服！』耕林說。『昨天夜裏沒有好好兒睡，——多被那個（指的鼠）鬧的！』

我還恐怕那個來爬寶寶（育蠶的多喊蠶叫寶寶），弄得翻來覆去睡不着。等你起來替蠶飼葉時，才睡着了。你想，那時有三點多了，睡到天亮，才睡着幾個鐘頭？今天又做了一天工，一個人有多少精力！不得累麼——』

『可不是麼！』耕林夫人說：『昨夜我也被那個玩意兒鬧得睡不着。亦不知那裏來的這許多那個。咱們有了這個貓兒，還不怕，仍舊一夜到天亮爬着。可恨透了！幸而還沒有碰寶寶呢。』

『什麼那個？』英蘭輕輕問耕林夫人。

『你小孩兒不知道的，不用管！』耕林夫人答。

『媽——』英蘭說，——她在無意之中，犯了養蠶家的忌了。——『不是老風麼？老鼠不得吃蠶麼？——』不等她說完，她父親厚大的手已經着她小小的臉，接着第二下又來了。幸而有她母親的手幫着，不然第三第四……下又來了！可憐的小英蘭痛到大哭起來，她還不明白父親是為什麼打她。她不知道養蠶家是有許多忌諱的，照老話說，犯了

忌，英一定得照着那忌諱，發生不好的情形。

英蘭伏在母親膝上痛哭着，她聽見她母親勸解說道：『得了，打了兩下算了罷。——小孩不懂得說錯了，打兩下亦就完了。』母親說着又拍着英蘭道：『英蘭，不要哭了。再哭，爸爸又打。』

『還哭麼？』耕林將英蘭小雞似的一把抓了過去，英蘭驚懼到失神了，好似一只小綿羊，被虎啣在嘴裏似的，哭多不敢作聲，只嗚咽着，被她父親抓過去擲在床上。『還哭？』耕林張大着眼睛罵：『我蠶沒養好，你先替我發利市！』說着又打了英蘭一下，『倘使今年我的蠶有什麼，打死你這小賤骨頭！』耕林罵後仍舊去坐着，怒氣沖沖地看書。英蘭是怎樣的悲苦，忍着痛，又不敢哭，只嗚咽着鑽進被頭裏去，將頭蒙了。『我又沒有做壞事，爸爸就打起我來了……』英蘭想。她始終沒有了解她爸爸為什麼打她。

英蘭嗚咽到睡去，她也沒有吃晚飯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。

英蘭去放牛的第一天。她因記念着今天是要去放牛了，所以在很早的時候，她就醒

來。她推開棉絮看時，天色灰白着，只從紙縫裏透進很淡的灰白色光來，曙光映着窗紙，好似朦朧的月夜。都睡着呢，只有她母親是在替着蠶。壁上掛着的一盞豆油燈，沒了油，在將熄的時候，英蘭就輕輕爬了出來，要穿衣服了。

『英蘭，耕林夫人看見英蘭要在穿衣服了，就喊。『早着呢，還可以睡一忽。』』

『我起來了。』英蘭穿着衣服說：『我醒了半天，再睡不着了。』』

『你就起得了。』耕林夫人隨便地說。

英蘭起來了，穿好衣服，就跑到耕林夫人身旁去，『媽，你怎麼起得這般早？』

『你不見我有着事麼？』耕林夫人問：『你今天又爲什麼起得這般早？』

『我麼？』英蘭坐在她時常坐的那張竹椅上，抹着眼睛道：『我老記着今天要放牛去了，心上少了什麼似的，睡也睡不着了。』

耕林夫人很迅速的將蠶葉飼好了。英蘭呆坐着，在想牛的種種。

天色漸漸地在亮了，可以看得出光亮好似有音節地一刻一刻明亮起來，鄰家的雞

在很長調的啼了起來，接着遠近的雞也多在亂啼。雀鳥兒們也開始噪雜起來。

『英蘭』耕林夫人做好了一切，拉着英蘭的小手兒說：『走，跟我後邊燒早飯去罷。』

英蘭跟着她母親在燒火，她看着她母親將柴打老烏結，她也來學着打；可是試了好幾次，沒有成功；她就將柴棄了，仍舊來默想着牛的種種。一直等到她母親將早飯煮好了，方才將這思想丟開，跟着耕林夫人到外室來。

耕林和英芙們都在起來了。英蘭坐在英芙床沿上，問英芙道：『我今天起來得很早麼？』

『誰不知道你今天是要放牛去了。』英芙說。

英蘭知道倘使她再辯論下去，一定又給她們一個譏笑的機會。而且，父親在場，她是一定不能得到勝利的，就很知趣的躲向蠶床旁邊坐着了。她看着她父親耕林在穿衣服。『倘使牛也像爸爸這麼可怕……』她看了她父親一眼想。『那麼，我死也不願意放牛去了。』——牛是怎樣凶大的東西，不知牛亦像爸爸這樣可怕麼……幸而是有虎兒伴着。

我呢。——』

父親姊姊們都洗好了臉，耕林夫人已將早飯開好了，他們就集在一桌吃早飯。

『英蘭』耕林斜視了一下英蘭，『吃過了早飯，就到馮家替他們放牛去，明天你起來後，一直到馮家去得了，馮家有早飯給你吃。你一直可以吃了晚飯回來。放牛可得當心點兒，不要放牛逃了，要是牛逃了，或被人家偷去，可是，哼！——把你賣了，亦賠不起人家一隻牛，——聽見麼？』

英蘭答應着許多是，直到她父親吃完了，提着鋤頭出去後，方才問她母親道：『這時我該去了麼？』

『吃完了，自然該去了。』耕林夫人摸着蘭兒的頭說：『去罷。——到了馮家看見馮家大叔和大嬸，都得叫一聲。看見姊妹兄弟們，亦得叫一聲。比你長些的，就是哥哥姊姊，短的，就是弟弟妹妹。第一不要和馮家小姊妹們相罵。牽着牛，自己亦得當心，不要放牛吃了人家的菜，不要放牛下水；下水，牛就得逃，聽見了麼？——不早了，去罷。』

『我都知道媽，我去了。』英蘭說着，跳躍着去了。

『早去，早回。』耕林夫人喊。『吃完了晚飯，就回來，不要在外邊亂鬧。』

『知道了。』英蘭答着時已經跑到馮家門口了。她細細思量了一下，就走了進去。

英蘭看見馮大叔馮大嬸虎兒……等都在吃早飯呢。她就照着她母親所說的，對着每個人都恭恭敬敬叫了一聲。

『英蘭，來——』馮大叔喊——馮大叔本來是很愛英蘭的，不比她父親對她這般凶狠。

『大叔——』英蘭微笑着走了過去，靠在馮大叔膝上。馮大叔拉着她的手，玩弄着她的臉道：『你幫我放牛，得好好兒。——每天和虎兒同出同進，可得好好兒。——』

『我都知道。』英蘭說。

『我以爲你忘了呢。』虎兒說。『誰知你今天這麼早就來了。』

『怎麼能忘了呢，』英蘭說。『我老記憶着這件事呢。今天一早，就醒了：心上好像失

了什麼似的。——快點吃你的早飯罷！吃完早飯，咱們好放牛去。

馮大叔們聽着都笑了。『這小孩到很有趣呢。她父親有了這麼好孩子，還得時常罵她們，比咱們來兒們好多了。』馮大嬸說着將英蘭攆過去。

英蘭靠在馮大嬸懷裏，眼看着來姊等很嫉忌似的看了她兩眼。在這桌子四圍坐的人，英蘭是都認得的，靠着馮大嬸坐着的一個女孩子是來姊，坐在虎兒一旁的是安妹。她們都是她的遊伴。

英蘭忽然起了一個新奇的思想。她看見來姊們穿的衣服，都是很新的；而她自己所穿的，都是些破舊不堪，補到無可再補的衣服。她不明白爲什麼。她想，只好仍舊將這個問題告訴母親，等候母親的解決了。

『咱們走罷。』虎兒吃好了早飯，抹了抹嘴喊英蘭。

『走——』英蘭和虎兒拉着手跳了出去。

他們跑到牛欄裏。英蘭不敢去牽，只靠在牛欄旁調笑着。『牛的性兒頂好的，怕什麼



呢。」虎兒說着，將兩只牛都牽了出來。

「你牽着試試，怕什麼呢。牛不會咬人的。」虎兒笑說着，將牛鼻繩給英蘭。「你拉着。」英蘭很覺恐怕，她自己看自己是這樣的渺小，牛兒是如何的笨大。他兩只彎彎的角，大到像她手臂一樣。她一個身子，只及到牛兒一只腿樣大。虎兒將牛鼻繩傳給她時，她畏縮着，終有些不敢去接。

「這牛兒和善極了。怕什麼呢？看我——」虎兒說着，摟着牛的頸子，親了親牛面道：「你看，不咬我罷。」

「我看着他這麼大，多可怕。」英蘭笑着說。

「不怕的。」虎兒說着，站上柵門旁的木樁，跨上了牛背說：「這牛是養乖了的，沒有什麼可怕。難道我騙你不成；我還能把當你上麼？」

英蘭靠在柵門上，咬着手指，只搖着頭笑。

「唉——」虎兒從牛背上跳了下來說：「你們女孩們，是膽子小——」

英蘭聽見虎兒說她女孩子膽子小，心上很覺得不平，提起了勇氣道：『誰膽子小？你的——你把繩給我——』英蘭說着，試試縮縮接了一條牛鼻繩過來道：『走罷，隨便你愛到什麼地方去，我跟着你走。』

『咱們騎上牛背走。』虎兒說着要來抱英蘭到牛背上，去道：『我抱你上去。』

『那可不能。』英蘭搖着頭說：『要是在牛背上墜下來不得跌死——我不能。』

『那裏能墜下來呢？牛背闊，不像馬背似的很狹；而且，牛兒又走得很慢。只要橫坐着，墜下來亦跌不痛。——你不信試試。』虎兒說着，硬要將英蘭抱上牛背去。

『我可不能上牛背去。』英蘭搖着身子說：『你坐在牛背上得了，我在你後邊跟着。』

『還是你女孩子膽子小罷？』虎兒說：『我亦不騎了，咱們就一塊兒牽着走罷。』

他們兩人每人牽着一只水牛，沿着小溪走向東邊山腳去。這時正是春早，天氣非常高爽，太陽射着他黃弱的光，剛在雲堆裏鑽出來。小草兒帶着朝露，含笑地在搖擺着。遠處的柳林，含着煙，像一條條雨絲。小鳥兒們在樹林裏唱着。桃花片像小蝶般隨着微風吹

向小溪裏去飄流着。溪裏的魚兒們穿梭般時常從水底穿到水面來吐沫。虎兒採了兩根柳條，給了英蘭一根，來做牛鞭。

他們順着溪走到一個三面環水的大松墳裏。『咱們就在這裏罷。』虎兒說着，他們就將牛放在大松墳前的空地上吃草。

『咱們做什麼呢？』虎兒對英蘭說。

『可不是麼。老這麼站着，不厭煩麼？』英蘭問道：『以前你放牛，是拿什麼來解悶的？』『以前麼？也不過騎着牛背滿處跑罷了。』虎兒想了想道：『咱們尋野兔子罷。這松墳裏有野兔兒呢。而且，還有野雞。有一回，我看見打野雞的打了好幾個野雞去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英蘭樂到拍手說：『咱們捉一個野兔兒回家養着，不好玩麼？』

他們走到松墳裏，滿處尋兔兒了。石桌底下，金丘破洞裏，都尋到了。沒有半隻兔兒，到驚動了躲在草窠裏的野雞，飛了出來。虎兒和英蘭都拍着手讚着野雞的美麗。『那裏有野兔兒呢？』英蘭尋了半天，不見有兔兒，說。

『不要忙，難道這裏野兔子都沒有了？慢慢兒尋，終能尋到的。只恐怕尋到了窠，看見了兔子，咱們倆亦是捉不着他。』虎兒說着在尋，忽然，看見金丘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洞，就怪聲的喊道：『英蘭快來，窠在這裏了。』

『可不是一個兔子洞麼？』英蘭拍着手說。『可是兔子在裏面呢，使什麼法子叫他們逃出來。』

『我有法子呢。』虎兒說着，折了兩枝很長的柳條，用褲帶結着，接成了一條很長很長的，就順着洞通了下去。通了半天，不見有兔子，他們很失望的將柳條要拉出來時，離着不遠的地方，有許多兔子在草堆裏鑽了出來。他們棄了柳條來追，追了半天，都鑽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他們爬到草堆裏看時，原來也有一個很大的洞在呢。他們相視的大笑了一陣，仍舊回到牛旁去看了忽兒牛。

他們坐在亂石上談論了忽兒，很覺無聊，英蘭忽然想着編花籃玩；於是虎兒折柳條，英蘭去採了許多紅紅綠綠的野花；他們兩人就將柳條編成兩只不成樣兒的花籃，籃裏

放了許多野花。虎兒看了看太陽已在山頂上了，各處的烟肉多起了炊煙。『走罷，咱們要回家吃飯了。』

她們拉着牛回家去。在道上，英蘭問虎兒道：『你怎麼知道這時候要吃飯了？』

『我自然知道。』虎兒很得意似的說。『你只要看太陽在山上的廟尖兒上時，就是家裏吃飯的時候了。』

他們回到家裏時，飯雖已燒好，因為等馮大叔從鎮上回來，還沒有開。英蘭就和虎兒在堂屋裏玩。

因為馮大嬸說英蘭怎樣怎樣比來姊好，所以來姊對英蘭就起了嫉忌之心。來姊看見英蘭來時，就拉着安妹道：『咱們一塊兒玩，不要同那個窮丫頭玩，她是咱們家雇她來放牛的呢。』安妹自然是聽她姊姊的話了。所以英蘭回來之後，隨便替她們說什麼，她們總是不答應她。英蘭非常的難過，她想：『她們——來姊和安妹，原來是同姊姊們一樣的啊……』

最能使英蘭要悲苦自恨到落淚的是：倘使她偶一留意時，終能聽見安妹依着來姊教她的話，在她背後說着：『你家窮，我家有錢；我們穿得好，你是穿破的。窮丫頭——放牛去罷！放牛丫頭！……等等。』而且在吃飯時，英蘭時常可以覺到，倘時她揀一樣較好的菜吃時，來姊和安妹總得看她兩眼。

飯後，英蘭仍舊同虎兒放牛去。她非常愛虎兒，因為隨便什麼事，虎兒都能幫她抱不平的。他們一路談講着，走到松墳裏時，看見另外有一個八九歲大的女孩子，在放着幾只羊兒。英蘭和她談講了一刻，知道她是叫燕兒，就住在西村呢。她們立刻就結成了好友。

『你爸爸愛你麼？』英蘭忽然想着了什麼似的問燕兒。

燕兒紅了紅臉道：『我爸爸麼，不愛我。』

『你媽媽呢？』英蘭拉着燕兒坐在黃石上又問。

『我媽亦不見得怎樣愛我呢。』燕兒答了問道：『你呢？——』

『爸爸不愛我，可是媽媽很愛我呢。』英蘭說。『你有姊妹兄弟麼？』

『我有兩個哥哥，一個妹子。』燕兒答着也問道：『你呢？』

『我只有三個姊姊。』英蘭說着想了想又問道：『你爸爸媽媽愛誰？』

『愛我兩哥哥。妹子還好，最不愛的是我。』燕兒答着照例的也問道：『你爸爸媽媽愛誰？』

『誰都愛，就是不愛我！』英蘭答着又問道：『爸爸媽媽為什麼不愛你？』

『那我又怎樣得知道！』燕兒答着停了停道：『我好像聽見我媽媽說過，女孩子是養着沒有用的，不比男孩子將來興家立業，能做一番事業。或者就爲這個——你爸爸媽媽呢？』

『是啊！』英蘭答。

『咱們做女孩子的，本來是苦的呢！』燕兒說着，看見兩只羊在鬬着，就拉了拉英蘭道：『你看羊兒在鬬呢。』

這時有兩只羊在用角相碰着，角同角碰着時，發出很清脆的聲音來。

她們把兩只羊分着拉開了，就坐在石上互談起她們在家庭間的苦痛來。虎兒坐在旁很同情地聽着。

她們直談論到太陽壓過了山，方才分別了牽着牛歸去。

一次，虎兒和英蘭吃了一個很大的驚駭。微雨的次日，虎兒和英蘭騎上了牛背——現在的英蘭已經學會了騎牛。要走向山腳下去時，虎兒忽然想着了雨後，松墳裏的松針堆裏，是能產生出很多的松菌來的，就回到家中拿了一只籃來，預備到松墳裏捉菌（鄉裏人採菌都叫捉菌）去。

他們騎在牛背上，唱着來到松墳裏。將牛放了隨便他們去吃草。他們就到滿處松林底下松針堆裏去捉菌。菌子得了雨露的滋養，一夜天，就很速的生長成傘的樣兒，一只只躲在松針底下。英蘭和虎兒歡呼地將一只只菌摺了投在籃裏。不半天功夫，就採到了半籃。他們捉菌捉得高興，將放牛的事，完全忘了。

「虎兒——」英蘭尋到了一只極大的菌，喊：「來，來，來！看這只菌，大極了！有碗這麼



大！

『我看，虎兒從別的松林下，跑過來時，目光無意的四面看了下，覺得少了什麼似的。』牛呢？——虎兒驚慌的喊。

『牛不在吃草麼？』英蘭說着抬頭看時，不見了牛。『牛上那裏去了！——』

虎兒和英蘭兩人驚駭得不得了，棄了菌籃，滿處來尋牛。『把牛失了，怎麼回家呢！』英蘭哭聲說。

『不要是別的孩子和咱們鬧着玩，將牛牽回去了？——不然，藏在那裏？』虎兒說着尋到河邊。『英蘭——』虎兒怪聲的叫：『牛，逃下河去了……』

英蘭跑到河邊，果然，看見兩只牛浸在水裏。『這，這，這怎麼辦呢！』她愁慮的說。

『我去牽上來。』虎兒說着要爬下河灘去。

『滑——墜下去，更了不得！』英蘭拉住了虎兒的衣服，不放他爬下去。

『那怎辦？——不牽去，牛永不能上來。』虎兒跺着腳說。

『我想……』英蘭默想了片刻道：『有啦——你有褲帶麼？』

『有——你要？』虎兒將褲帶解了下來，給英蘭道：『你要褲帶幹什麼用——？』

英蘭接了虎兒的褲帶，拉了一拉道：『不成，太細了。——』英蘭說着又思索了片刻道：『褲帶還你。你折一枝長長的柳條給我。』

虎兒也不懂英蘭要柳條做什麼，只聽着她的話，折了一支柳條給英蘭。英蘭就將柳條的尖端，叫虎兒執着，自己執着另一端道：『你拉着好好兒走下去罷。』

虎兒微笑着照着她的話慢慢地走了下去。要拉牛時，牛游向河心去了。

英蘭和虎兒只瞧着河心裏的牛發軔。要是回家去報告罷，又恐怕家裏責罵。他們相視着只出神。

他們看見遠遠來了一只小艍艍船，看看搖近來了，就哀求着船夫將篙子鉤着，牛鼻繩拉給了虎兒，虎兒就和英蘭兩人用了全力，將牛牽上岸來。他們就牽了牛，背了一袋松菌歸去。

因爲下午牛要到田裏去，英蘭在馮家吃過了飯，就歸去。她走到家門口時，聽見堂屋裏很熱鬧的在談論着。她在門左探視了一下，原來是大姊英梅回來了。她非常高興，就跳着走了進去，對着在坐的都叫了一聲，就靠在她媽媽膝上。

『英蘭——』大姊英梅喊她。她就走到大姊那裏，靠在大姊身上。『好幾個月不見，英蘭都長得這麼大了！』英梅說着眼圈紅了。她摸着英蘭的頭道：『我的身子，實在是賣給了他們了！我老記憶着家裏，不能回來……』

全室的人，多默然相視着。耕林歎息了一聲，不語地提了農具走了出去。

耕林夫人長歎了一聲道：『做女孩子家，本來是苦的！我從十五歲進了這扇門，直到廿八歲，你們公公婆婆歸了天，才算出點兒頭；整整吃了十三年的苦！可是，仍舊得養男抱女的這兒女債，那有清靜的一天！——做女孩子家，本來是苦的……』

『唉——』英梅歎息着，將手巾擦了擦淚，摸了摸英蘭的頭道：『但願你們將來有好日，不要似你姊姊似的……』她嗚咽着說不下去了。

英蘭英芙和英菊，都抱着奇異的觀念，看看英梅，再看看耕林夫人。

『你亦不用苦——』耕林夫人墜淚說：『總是我做娘的不好，將你送進老虎窠去，可是——唉！又要說起——本來我不贊成這頭親事，都是你那無情無義的爸爸，不聽我的話，將你糊裏糊塗送去了。……梅兒，熬着罷！他們家景總算還好，總有熬穿頭的那天，等公婆死了，就好了。——成兒對你還過得去麼——』

英梅臉一紅，只將手巾來擦淚。

『對着我，什麼話不好說，還怕羞？』耕林夫人坐近了英梅說。

『誰知道他的心——』英梅慢吞吞說：『瞧着將來罷！——俗話說得好：「穿破丈夫三條裙，那知丈夫是什麼心。」我想我的苦日子還在後頭呢。——但願英菊們不要學我的樣，像我這麼似的，亦就罷了……』

『英梅，熬着罷。』耕林夫人說：『總有熬穿的那麼一天，好日子在後頭呢。——』  
『這兩年咱們家的景況怎樣？』英梅問。

『咱們家麼？』耕林夫人答。『唉——還不是那樣！——』

『唉！咱家沒有出頭的一天？』英梅又墜淚了。『我想我這麼一個人，活在世上，真沒有趣；還不如早點死了好。早死早滅早超生。我自己罷，活在世上吃這苦處，家裏罷，又這樣……』

『別煩惱了！』耕林夫人拉着英梅說：『這麼年紀輕輕，說這些話，得了，好久沒回來了，鄰家玩玩去，——』說着拉了英梅回鄉鄰去了。

在晚上，英梅是和她母親和英菊一床睡的，英蘭呢，是和她父親和英芙睡的。他們都睡上床了，英蘭是因為記念着白天她母親和英梅所說的，小小的心像受了什麼攻擊似的，睡不着。她聽見父親因為一天的苦力，上床已睡着了。英蘭翻了幾個身，將要入夢時，又聽見母親在說了。

『梅兒，——』耕林夫人喊。

『媽，——』英梅很迅速的答應。

『這回你能在家多住兩天了罷？』耕林夫人問。

『唉——那兒能呢！』英梅長歎着說。『後兒就得回去落繭子呢。——這忽兒吃了人家飯，身子得受人家管了……』

『唉——做人總不要投女人做女人，是說不了的苦……』耕林夫人微聲說：『你別以爲我在過着什麼好日子，我這輩子是白活了；你們年紀正輕，有一番事業可做呢。』

『媽——你說的這話。』英梅說。『我的苦處，還在後邊呢……』英梅說着漸漸地嗚咽了起來，接着竟哭了。

『梅兒，不要想了，睡罷——梅兒，不要哭了，睡罷——得了梅兒，不要哭了，睡罷！總是我做娘的不是，將你送進老虎窠裏去了……梅兒……梅兒——總是爲娘的不是……』耕林夫人安慰着梅兒。

『媽，不要說這話……總是我的命……命……命苦……』英梅更哭得利害了。

英蘭伸着小耳朵聽她們說着。她小小的心失落了什麼似的惆悵着……

## 第二章

英蘭過了幾載活潑的生活，現在已成了一個很美麗的小姑娘了。

自從她添了一個小弟弟之後，她母親似乎對她漸漸地冷淡了起來。倘使她對着她的小弟弟有了什麼咀咒時，她母親就要罵，有時竟要打她；並且她母親現在不再幫着她來罵姊姊們了。母親的心實在已經完全移到小弟弟身上。

使誰都煩悶的，是黃梅裏的雨。天天下着，沒有停止的希望；尤其使農家抱着不安的情狀。天倘使老這樣下着雨，——只要再接着下半個月雨，秋收就要無望了。他們眼見得雨很興奮地落着，山上的瀑布不絕地瀉下，溪裏的水漸漸地在滿起來。

誰的臉上都現着憂慮的色彩。小孩們只逼在家裏，不能出門遊玩了。農人們看着秧

多浸在水裏，不能去插，只歎息着。婦人多替着男子們憂愁，和管教孩子們因不能戶外遊要去而只在家裏噪鬧的煩惱。

雨絲像箭般亂打着，耕林啣着旱烟筒，坐在天前椅上，遠視着門外發默。耕林夫人坐在她丈夫的對方，乳着她新生的男子英松，在歎息着。英菊、英芙和英蘭，默坐着眯着眼在要睡。

最能使人煩惱愁悶的是陰雨，無論怎樣心高氣昂的人，隨你怎樣有興趣，抱樂觀，只要遇着陰雨，立刻可以失了常態，甚至覺得無一事可做，心上老遺失了什麼似的惆悵；同時，周身覺得不適起來。

「唉——」耕林歎了口氣，將旱烟筒裏的灰燼擊去了，再裝上一筒狂吸着。『老這麼下雨，怎得了？眼瞧着秧被水淹黃起來了！再下雨，秧是沒用了！』耕林說着看了看遠處的天。『你瞧這天，烏白成一片，那裏有好的樣兒——沒有望了……』

「唉——」耕林夫人拍着英松的背。『我的老天爺！可憐我們窮人，就將太陽顯出



來罷！照這樣老下着雨，真非餓死咱們不停麼……」

『得啦，沒有望了！——』耕林將煙筒向桌上一拋，長歎着躺上床去，將被來蒙了頭睡。

耕林夫人抱着英松，『胡胡還——胡胡——我的小寶寶要睡了——胡胡……還  
噯……』說着，一只手在英松背上輕輕地拍着，在屋內轉着走；直到英松睡着了，才停了，將英松眠在搖籃裏，然後在針線簍裏拿出一只鞋底來，坐在靠門旁的椅子上做。

英菊和英芙都伏在桌上睡了，英蘭很無興地將頭抬起來，抹着眼睛四下裏探視，接着就在母親的針線簍裏拿了一把剪刀，尋了一張草紙，坐着在剪；剪了半天，剪成了七個人，一乘梯和一把掃帚；就尋了些漿，將這些東西貼在壁上，貼好了，不語地坐在她母親身旁，默瞧着山上瀉着的瀑。

耕林夫人看了看房內的四周，喊道：『菊兒們，醒來——醒來……菊兒——』

菊兒和芙兒都被耕林夫人喊醒了，伸了個懶腰問道：『幹什麼——』

耕林夫人視了她們一眼，說道：『這大的人了，閒着不想做點兒事，真是愈吃愈懶！不將自己的鞋子趕快做！我是再沒有功夫來替你們兩人做鞋子了，將來沒有穿的，我可不管。』

英菊和英芙被耕林夫人說着，就尋着了她們的針線簍，抹着眼睛，伏在桌上做鞋子。『這天真悶極了！還下着雨——』英芙伸了無數的懶腰說。

『唉——』英蘭看着她們都有事做着，只她一人默坐着，無聊極了，這麼高聲的歎息了一聲。

『幹什麼呢？要瘋？』耕林夫人看了英蘭一眼罵：『等會兒驚醒了弟弟，看我不打你的！——這大的孩子了，不是七八歲時候，仍舊這般糊裏糊塗，小孩子脾氣。玩着沒事，亦好跟着姊姊們學做鞋——』

英蘭聽着她母親這般罵，嘴裏也在噤裏古嚕說了些不知什麼。她很覺得無趣，就尋了幾張紙，做了幾只紙船，放在門檻外的雨水裏，看着小船飄流，玩了一刻，覺得沒什麼趣。

味，就站在門檻上弄着水玩。

『我對你說的話，你到底聽見了沒有？』耕林夫人拉了她進來，恨恨地說：『這麼大的孩子了，還弄水玩？對你說話，直是耳邊風。——早晚我得把你打發出去。進來！不肯做事，你就安心坐着……』

英蘭走到耕林夫人身旁向她身上一靠，鼓着嘴，拉着耕林夫人的衣袖，問道：『打發我那裏去？』

『你別管，儘有地方可以打發你去。』耕林夫人不覺微笑了一下說：『馮家……』  
『呀……馮家小媳婦。』英英聽見耕林夫人說了，接着笑着說。

全室多哄然地笑了。在這沉悶的雨聲中的一笑，好似黑暗天中電光的一閃。

英蘭臉兒紅着，要去打英英；英英笑着，逃到她的母親身後。『得了，不要將弟弟鬧醒了。——』耕林夫人喊止了她們。她們仍舊各歸各的坐去。

很速的，仍舊恢復了靜寂沉悶之境。

英蘭只默坐着看雨景。雨是有恒力地很調和的下着。烏雀們都將嘴藏在頸子裏蹲在樹枝上。樹枝們受了長久的雨的壓迫，都無力地垂着；枝梢在搖擺着。灰白的雲無盡期地在擁推着。間或有一兩只孤鳥，伸着頭，長鳴着飛過山腰去。四圍的松林，像雲霧充滿了的一塊。小溪邊有幾個穿着稻草衣的漁翁，冒着雨在網魚。

不到五點鐘時，天氣已經夜了。黑暗一層層罩了上來。耕林夫人看看天色不早，就放下針線到廚房燒晚飯去。

英蘭跟着耕林夫人燒好了晚飯，開了出來，耕林也起來了，默坐着仍舊狂吸他的煙。他看見耕林夫人將飯開了出來，不語地狠命吃了幾碗飯。飯後，他們也不管早晚，多抱着不快之感，睡上床去。

雨又接連着十多天，在這十多天中，農人們好似經過了一個極長久的世紀，是充滿着煩悶，憂慮，如同處在井中一般。

久別的太陽，在一天早晨，無意的帶着他黃弱的光在充滿着水氣的天空中現了出

來；漸漸地，在將雲霧驅開。這是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，太陽竟有仍舊現出來的一天。人們覺到了這無力的太陽光，立刻就興奮了起來，去收拾農具，預備田間工作了。小孩們都赤着腳在麥場上的水中來回走着歡呼。就是久躲在林中的鳥兒們，也多抖擻着羽毛，開始唱叫了起來。

水稍稍退了，農家就趕緊插秧，不到幾天後，農家的秧都插好了。以前被水淹着的一片汪洋，現在成了一片綠。農家們多得意着說：『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竟放晴了！照這樣風調雨順起來，今年還得大熟呢！——』

誰知秧插好之後，天就一直不雨，農家雖多晝夜不絕地車水，終覺無濟於事。田土漸漸現出裂紋來，看看稻多要焦黃起來了，農家們多集募了錢來迎神請龍；忙了一陣，也不見有滴雨落下來。以前是驅不了的密雲淫雨，現在是過不完的青天烈日，漸漸河水也枯旱了起來，這時農家知道絕望了，都唉聲歎氣的守在家裏，靜等着以後的一切。

因為着田裏的收拾看看將要絕望，耕林就每天在家裏噪着說吃飯的人多，將來是

不堪設想，全得餓死了。耕林夫人自然也愁悶着，只儘着她丈夫喊，罵，噪。英蘭們駭得只躲在外邊挑金、花、菜等來做飯菜。只要在她們父親面前，就口都不敢開，甚而至於飯都不敢和耕林在一起吃；因為父親看見了她們宏大的食量，就得憂慮，接着海罵起來。

『都走！都走！——』耕林又在同耕林夫人鬧了。『沒有這許多糧米吃的！』

『怎麼辦呢？』耕林夫人抱着英松，慢吞吞說。『實在亦沒有法子啊……』

『沒有法子——』耕林拍着桌子說。『到年底米吃完了，看怎麼辦！——大家一塊兒餓死？』

『餓死亦就一塊兒餓死罷！』耕林夫人歎息來說。『天要餓死人，不怕人不餓死。』

『哼——』耕林站了起來，走到門口，遙望着稻田，歎息說。『你看，稻不多焦黃了？秋天還有什麼收成！沒有收的，還得這些日子吃着，有千金家產，亦得吃完！我看把家裏藏的一些米吃完了，怎麼辦罷。』

『還是求着老天爺下點兒雨來。可憐，莫非還有幾成收拾。要不然，唉——』耕林夫

人乳着英松，在屋裏轉着說：『亦不只是咱們一家。瞧着罷，人家怎樣，咱們亦怎樣，預備着逃荒罷。』

『哼——』耕林微哂着說：『逃荒帶着這些個小孩亦是難——我終不懂，要這些個女孩子幹什麼用？——英蘭生的時候，我就說：女孩子養不了這許多，把她送育嬰堂去了，你不肯，現在呢？——這許多只吃不做事的，你說罷，你有什麼法子？』

『我又有什麼法子呢。』耕林夫人冷笑着說：『要麼——將我賣了。——』

『將你賣了？』耕林笑了說：『你又值幾個錢？——不要說這種不關痛癢的話罷。』他們在理論着時，走進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。

『唷——姑媽，你怎麼來了！』耕林夫人一眼看見那婦人走進了，就迎上去陪笑着說：『什麼風兒吹你來的？真好久不見了！』

『姊姊——』耕林叫着婦人。『城裏來麼？——裏面坐罷。』

『我老記念着家裏，要還來瞧瞧，總是沒有功夫；今天趁着回城去，到這裏來轉轉。』

姑媽笑着說。她隨着耕林的手勢，坐在天前左邊的椅上。『你們這兩天可好罷？』

『謝謝你，家裏還算安吉。』耕林夫人陪着姑媽坐了說：『你近來可好？』

『還過得去。』姑媽說着，一眼看見耕林夫人抱着的英松，就走了過去，摩弄着英松的小頭道：『這孩子倒很大了！你看，白胖得有趣。——不管別的，咱們家爸爸亦算養了孫子了！在泉下，亦該得樂回子呢。——』她說完，仍舊回到原座坐下了。

『你來了茶都沒有人去泡。』耕林夫人喊了幾聲英菊，不見答應，說：

『不用泡茶，我不口渴。』姑媽說着問道：『英菊她們呢？』

『她們麼？』耕林夫人答：『許是挑金花菜去了罷。』

『我去——』耕林說着，興沖沖地提了茶壺泡去了。

『姑媽，你從那裏來？』耕林夫人問。

『我麼？』姑媽說：『我前天從城裏回家了，今天上城，忽然想着到這裏玩玩來。』

『這回你好住幾天去罷。』耕林夫人說着，將睡着了了的英松眠在床上。



『那裏能彀呢！』姑媽微笑着說：『吃人家的飯，得受人家管，那能這般自由！』

『現在你還在周家？』耕林夫人跑到近姑媽的一張椅旁坐下了。

『可不是還在周家？』姑媽答。『有空，你上城來玩，就一直到我那裏得了。』

『要來玩的。』耕林夫人說着，一想，又笑了道：『有了這些個業障，又那裏能脫身。有了英松，更離不了啦，明年再講罷。』

這時耕林已經泡了茶來，倒了一碗給他姊姊；自己也倒了一碗喝着。問道：『你好久沒回來了，今天又怎麼想着了家？』

『我亦實在走不開。』姑媽說。『聽說今年咱們這裏稻不見得好，有這話麼？到底怎麼樣？』

『唉！提起了，亦是悶人他——』耕林夫人指了指耕林說：『這兩天不是爲這個老在家鬧着。』

『難道你沒有看見田裏那個樣兒？』耕林憂慮着說：『河裏的水多枯了，還有什麼

法子一點兒都沒有望了！要不然，我能在家裏閒着？這兩天真是忙的時候呢！他提起了這事，就哭喪着臉。說着，拿出烟筒，裝了筒煙，狂吸着道：『姊姊，你想黃梅裏儘下了一個月雨，看看天好了，將秧插好，就一直到現在沒有下過一滴雨，咱們這裏，又是高田，到如今連河水多枯了，還有什麼法子等着餓死罷！』

『那你預備怎麼辦呢？』姑媽細看着門外遠處的田說：『到秋天沒有收拾，不真得餓死？』

『有什麼法子呢？』耕林歎息着說。『稻全枯死了，現在就是下雨，亦來不及了。我現在預備了些瓜種，要是老天爺可憐咱們窮人，等兩天下起點雨來，我就想再將田翻一下，種幾畝地瓜，再種點菜。種好了，亦能賣幾個錢。——要不然，老這麼旱着，種什麼亦是不出，怎了呢？這些口子——等着罷……』

耕林夫人接着對姑媽道：『可不是爲這個，這兩天他在家裏尋事鬭氣。』

『唉——』姑媽歎息着說：『要說，一家這些口子，亦是難。年成好，還覺得費力，不要

說荒年了。」

『姊姊說的話真對！』耕林拍着手說：『你想，菊兒等這三個，就穀受用的了。一吃，就是三碗；可是一點什麼不會做；又是個女的，要她們這些個幹什麼？用蘭兒生下來時，我就想不要她，她媽一定不肯，說是要養着。——養着，就養着罷。現在，可要起命來了！』他咬着牙道：『我非得想法子叫她們走不可！——』

『自己生的，自己不養？——』耕林夫人接着說：『已經生了，棄了她不心痛？到底是自己的一塊！反正，將來逃荒我亦領着她們的。』

『還是我說一句公平話罷。』姑媽豪笑着道：『你們倆說的話，都太過了。自己養的孩子，自己不養，又叫誰養去？除非自己怕養就不生。可是，孩子們老養在家裏，不比家裏有錢，亦不是事；我以爲菊兒她們，亦大了，得想法子叫她們揀一件事做做，自己養活自己，好不好麼？——』

『對啊！——』耕林不等她說完拍着手說。

『叫她們做什麼去呢？』耕林夫人歎息說。

『什麼事不可做？』姑媽斜過頭向耕林夫人說：『你看，城裏那些紗廠，絲廠，挑花，剪綢，什麼不是女孩子家做的事！』

『沒有人領着亦是難。』耕林夫人說。『菊兒罷，有了人家了，下半年就得打發她過去。美兒年紀差不多，亦能幫着我做點事了；而且，自生了英松，家裏的事亦很多，我又得乳孩子，一個人幹不過來。要麼，——還是打發英蘭外邊去。——可是，唉，這小小年紀就要叫她出去，我實在亦有點捨不得……』

『英蘭今年幾歲了？』姑媽接着問。

『十二歲。』耕林夫人答。

『十二歲了？她都十二歲了？日子真過得快！』姑媽驚歎的說。『要說十二歲的孩子，外邊去亦不要緊了。——』

『對啊！』耕林蹣腳的說。『我最不喜歡英蘭，就想法將英蘭打發出去得了。——』

他問姑媽道：『姊姊，你有什麼法子想沒有？』

『我麼？——』姑媽想了想道：『我在城裏的時候，有好幾家太太們，托我尋丫頭；你們要是捨得，我就把她帶去。反正有吃有穿。——』

耕林樂到跳出來道：『好極了！好極了！就煩你把她帶去。——』

『你們要是捨得，我就把她帶去得了。』姑媽慢吞吞地說：『——可是不關我的事，將來不要又說我做姊姊的將你們的孩子給騙出去了。——』

『這怎麼說的那裏能够！我們還得感激你不盡呢。』耕林誠切的說：『就一准了。姊姊，拜托你，明天將蘭兒帶去了。』說着對耕林夫人道：『——把蘭兒的衣服給收拾收拾。明天好跟着姊姊去。』

耕林夫人只聽着不作聲。

『你同她商量好了，只要她捨得，我沒有不肯帶她去的。』姑媽相着耕林夫人對耕林說。

『她沒有不捨得的。』耕林說。『她不捨得，我亦得這般辦。』他對耕林夫人怒聲道：『你到底怎麼着？替你說把蘭兒的衣服收拾收拾，聽見沒有？』

『唉——』耕林家的歎息着遲疑了半天，方才吞吞吐吐道：『蘭兒還小呢……』

『什麼小？』耕林憤怒的跳了起來道：『十二歲的人還能算小——你不願意，我亦得這般辦了。否則，你領着她們過活去，我不管。——』說着火噴噴地坐在椅上。

在一個小靜默中，英菊、英芙和英蘭提着一籃金花菜談笑着跳了進來。她們無意中看見姑媽高坐在上面，就都叫了一聲，靠着她們母親坐下了。

『呀——』姑媽瞧着她們說：『蘭兒都這麼高大了……』

『到底怎麼着？』耕林怒聲着一下桌子問。蘭兒們都駭呆了，驚視着他。

『隨你罷。』耕林夫人微喟着說。『你的孩子，自然得由你吩咐，等等我就收拾去。』

全屋都靜默的相視着。

『那麼，一準這樣得了。姊姊，托你。』耕林對姑媽說。

『自然——』姑媽答着。

『你什麼時候去？』耕林又問。

『我想明天一早趁班船走。』姑媽答。

他們談論了半天就吃晚飯。晚飯之後，姑媽和耕林在談着天，耕林夫人就抱着不快，在揀出英蘭的衣服，包成一個包；預備明早英蘭好跟着姑媽去。英蘭在一旁看着，便覺奇怪。就問道：『媽，將我的衣服包成一個大包幹什麼？——』

『叫你明早跟姑媽上城去。』耕林家的答。

『上城幹什麼去？』英蘭驚異的問。

『做丫頭去……』耕林夫人感慨的答。

『做丫頭——』英蘭一默，問：『什麼丫頭？』

『就是到人家去幫人家做事，人家就給你吃，給你穿。——』耕林夫人包好了包，拉

着她的手說。

『那——我不能去。』英蘭要哭了。『我又不認得人家——我不能去！』

『蘭兒，你就去罷。』耕林夫人拍着英蘭的手說：『你爸爸叫你去，亦沒有法子。你要是不去，爸爸不打你——還是去罷！』

英蘭只搖着頭伏在耕林夫人膝上哭。

『我的蘭兒——』耕林夫人摩着英蘭的頭說：『還是聽你爸爸的話去罷，你要不去，爸爸又得發惱打你。而且，你在家亦沒有什麼好處。今年收成不好，將來大家還得餓起來呢。——英蘭，聽我的話罷，你好好兒跟着姑媽去。——』

英蘭大聲的哭着道：『餓死，我亦不去！——』

『放屁！——』耕林奮擊了一下桌子，洶洶地走了過來罵英蘭：『我要叫你去。不去走你的路！我養不了你們這許多！——我非得打你這個小賤東西不可！——』耕林伸手要打。



耕林夫人擋着道：『去就去——又打她幹什麼呢？』

『你們又多鬧什麼呢！』姑媽說着慢慢走了過來，拉開了耕林，將哭着的英蘭攙着，坐在床上；對耕林道：『什麼事又要你犯這麼大氣？你就那邊坐會兒去，等我來勸她們。』

『我看你不去！』耕林咬着指着英蘭說：『你真敢不跟姑媽去看你有命沒有命？』他說着憤怒地走到天前椅子邊坐下了。

『我的英蘭，不要哭，聽你姑媽的話。』姑媽說着拿出一塊手巾來，替英蘭擦着淚說：『跟我去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』

『我不能去。』英蘭抹着淚輕輕地說。

『獸丫頭！』姑媽拉着英蘭的手說：『跟我去，反正得比家裏自由，快樂；不信，你去了你就知道我對你說的都是好話。』我告訴你：一則，今年這種荒年，你亦得體諒體諒你父親。二則，到城裏去了，自己亦受用；有好的吃，有好的穿，比在家反正得好。城裏是多

麼好玩！而且，你要是不去，你父親得怎樣恨你。看，剛才你父親那個樣兒，不已經得要打你了麼？好了，頭，還是跟你姑媽去了好。聽見沒有？——」

英蘭默默地思量着，她異常的爲難。『不去罷，在家亦是得受爸爸的罪；亦沒有什麼好日子過。而且，爸爸是一準不許的。要是去罷，——唉！』英蘭想。『離了媽媽，這般好玩的家，又那裏捨得呢？並且，亦不知道到底上那裏幹什麼去，亦沒有一個熟人。——』英蘭細細盤算着，終於想不出一個主意。她偷眼看了看父親，坐在那裏凶狠怒惱的樣兒，又不覺驚怖起來。想道，『唉！——瞧爸爸這個樣兒，我要是不聽他的話，在家亦沒有什麼好日子過，管他媽的，到那裏說什麼話！——去就去罷！』她想，又看見她母親默坐在那裏，想道：『我要離開媽媽，——唉！我可愛的媽，那裏捨得呢？——可是，眼瞧得自從弟弟養了，媽媽對我就大不如前，愈來愈冷淡了。將來，還說不定亦那般對我呢！……』她想到這裏，偷眼細細看着她媽，不覺又哭了起來。

『蘭兒，哭什麼呢？——』姑媽替英蘭擦着淚痕說：『我的好孩子！你不要儘哭，告訴』

我，那裏不願意？——乖孩子，還是聽你爸爸的話，跟你姑媽城裏去罷。在家姊姊多，亦有什麼好處。——』

英蘭只是嗚咽着不做聲。

『到底願意不願意？將主義打定了。——我的孩子。』姑媽摩着她的頭說：『還是跟我去的好。』

『問她幹什麼！』耕林遠遠說着，擊桌道：『不願意亦得把你帶去，——敢不去試試看……』

『蘭兒，到底怎麼着？你就說啵！』耕林夫人無力似的說：『聽你爸爸的話，你不亦得去。』

『去就去啵。』英蘭免強的說，淚珠接着拋了下來，伏在床上哭着。

『我說，蘭兒這孩子是聽我話的。』姑媽拍着英蘭的背說：『好孩子，不要哭；跟你姑媽去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我還不帶姊姊她們去呢。——好孩子，不要哭。——城裏是很好玩

的呢！

『英蘭——』耕林夫人攬着英蘭說：『還是好好兒跟你姑媽去。實在，在家亦沒有什麼好處。到了人家，只要聽人說話，誰不愛你呢？——聽見沒有過了幾天，就好回家來玩的。——不要哭了，早點睡，明天一早好跟着姑媽去。——』

『對了，早點睡，明天好早點起，』姑媽說。『城裏好玩呢……』

英蘭睡到床上。左思右想，終覺爲難，就嗚咽起來，直到夜午，方才累了入夢。

第二天早晨，英蘭無精打彩跟着大家吃過了早飯，耕林家的已將她的包裹收拾好了。她只拉着耕林夫人的衣角，戀戀不捨地只叫着『媽——』

『天不早了，蘭兒，咱們走罷。』姑媽與冲冲地說着來拉英蘭，英蘭不語地提了她自己的包裹；在她放開耕林夫人的手時，心一酸，淚墜了下來。

『好孩子，有什麼苦呢？』耕林夫人跟着她們走，說：『不是去了就不能回家的。』

『走罷，班船快開了。——我們走了。』姑媽說着携了英蘭走出門去。耕林夫人和英

菊英、英芙，都跟在後面送她們。

『蘭兒——』耕林夫人對英蘭說：『到了人家，得聽話，自己的衣服，常換乾淨一點。做事，要勤。不要同人家噪鬧，碰人都得和氣。——聽見沒有？』

『我……我都知道！』英蘭嗚咽着答。

她們一羣一直走到河干。耕林夫人又分付了英蘭許多話。看看船要開了，方才領着英菊和英芙歸去。

英蘭遙望着她兩個姊姊跟她母親歸去，是何等的羨慕。她想：『我這回跟了姑媽去，不知何時才得再回來呢！——而且，到底上那裏去？城裏我一個人都都不認得的！——』她想，着又在墜淚了。

船漸漸移動了，到了河心，船夫勇奮的搖了起來。英蘭眼看着她所住的房屋，慢慢地向後退着。她忽然看見河干的一棵老柳，就是她時常和虎兒在玩的地方；想起前事，又歎息了一回，她看看她們的房屋，又看看老柳。船是走着，漸漸地她親習的一切隱進烟霧中。

去了。

英蘭蜷坐在船的一角，思潮如船的在搖擺起落着。她覺得前途茫茫，好似飄蕩在無方向道路的雲霧裏。家是已經退到看不見了。何處是安身着腳的地方？現在所碰到的一切人和事物，都是不認識的；只有姑媽，是比較的熟悉一點。現在是只有跟着姑媽了！姑媽好比似海裏的一座燈塔。一切——周圍的一切都是黑暗的，只有這是光明的一條路啊。

『英蘭——』姑媽只見英蘭很無興地坐在她身旁，就拉着她的手說：『爲什麼這般不高興？你怕坐船麼？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？——』

『沒有什麼不舒服。——』英蘭很無興的答。

『那麼你又爲什麼呢？』姑媽捧着她的臉問。

『不爲什麼。』英蘭微聲的答。『我不過老覺着心上不快。——我自己亦不知是什麼回事。』

『我的好孩子。』姑媽安慰她道：『你不是捨不得家麼？唉！在家又有什麼好處呢？姊

妹又多，你爸爸又不愛你；況且今年荒年，下半年都沒有什麼吃的了，在家等着餓死。你父親一個人養你們這些口子，亦是怪可憐的；你亦得體恤他。自己在外邊幫人家，又有得吃，又有得穿，什麼不好？出去了又好積幾個錢——你在家裏有誰愛你呢？還是出去了自己養活自己，自由得多。——』

『唉！可不是麼！——』英蘭歎息着說。『自從有了弟弟，媽亦不如以前愛我了。』

『可不是麼！』姑媽拍手說：『還是聽我的話，好孩子。聽你姑媽的話，終沒有錯。』

英蘭嘆息着想道：『已經出來了，思家亦沒用，還是聽姑媽的話，到那裏再說……』

她想了想，也就將煩惱驅散了一半。就和姑媽談論起城裏的情形來。姑媽將城裏的如何鬧熱，如何富麗，一件件告訴英蘭。英蘭聽着，城裏這般好法，也就高興起來。

吃飯時候，她們就到了城裏。船靠在一座很大的橋旁。姑媽和英蘭跟着衆人擠上了岸。英蘭從有生以來，從來沒有離開家鄉到城裏來過。她只聽着人們說，城裏是怎樣好玩，何等華麗。她意想中的城市，也不過和別的鄉鎮一般罷了。這時，她時常念慕着的城市，竟

站在她面前；她方才相信人們時常對她說的確是不虛。城市的熱鬧，真是出於她意料之外的，人們的多，竟好似鄉村間的草，走路時終能時常碰着的。而且，人們的服裝，不是鄉間的人們補一塊掛一條，都穿得好比新郎新娘這般體面。尤其是房屋的高大，像鄉間大王廟似的廣闊；可是高度，她沒有相當習見的東西可以來譬喻了。街中還有兩個輪兒的車，飛也似的跑着。再有——這種最奇怪了！兩個輪兒順立着，一個人騎在上邊，不會倒；而且走起來比什麼都快，比飛雀都快些！這時的英蘭，歡樂極了。她兩只眼睛，像太陽般忙着瀏覽，

英蘭盲從着姑媽，最後走到了一所很大的房子前，一轉彎，竟大踏步的走了進去。英蘭看着這很大的房子，有些驚懼，不敢就走進去；因為她時常聽見她母親說，這裏的大人家是怎般有規矩，不比鄉裏窮戶人家，要進就進，要出就出的。

『怎麼着？』姑媽看見英蘭遲疑着不走，就問：『跟我走啊！怕什麼呢？……』

英蘭臉一紅，顫抖着跟着她姑媽走了進去。她只覺着穿過了一條很長的甬道，暗到



像黑夜這般的；只有兩邊一個個透出很熱鬧聲音的門是亮着，在她眼邊經過。差不多走了半衙個堂，姑媽變進一個門去，經過了一個天井，拉過簾子，走進一間屋裏去。英蘭也跟着走了進去。

『李奶奶你來了？』英蘭看見一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，穿得很體面的，迎上來拉着姑媽說。

『來。』姑媽笑拉着她的手說：『秋桂，太太在房裏麼？』

『在房裏呢。』秋桂笑說着拉着姑媽的衣角，走進左耳房去。

『英蘭——』姑媽踏上了房裏的地板，又回過來對英蘭說：『你在外邊坐會兒，等會我叫你。』

英蘭答應着坐在中間椅子上。她細細察看了回這間房子，她只覺既高大又美麗。牆面上都雪白；一根根柱，矗立在壁裏，亮到發光。

『英蘭——』姑媽喊英蘭。

『來了——』英蘭拉着姑媽的手跟着走了進去，她一眼看見了房裏有兩個人在，一個年紀大些的婦人，靠在一張榻上；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，坐在一張方桌前的椅子上在弄骨牌。

『這是太太，這是小姐——』英蘭叫呀。姑媽指了指她們，叫英蘭叫。自己就坐在靠旁門口的小方凳上。

英蘭照着她姑媽所說的叫了一聲，很覺難爲情，小臉兒紅了起來，靠在姑媽身上。

小姐回頭過來細細看了看英蘭，對太太道：『媽，你看這小孩到頂體面的。』

『是啊——』太太說着問姑媽道：『這孩子叫什麼？』

『叫英蘭——』姑媽帶笑着說。

『幾歲了？』太太細視着英蘭又問。

『今年十二歲了。』姑媽又答。

『十二歲的孩子，要算高大的了。』太太說着，喊站在房門口的秋桂道：『秋桂，替我

搥腿來。」

「是啦，——」秋桂答應着搬了一張小凳，坐在榻前輕輕地替太太鬆着腿。

「英蘭比咱們的秋桂體面呢。」小姐看看秋桂又看看英蘭說。

太太小姐以及秋桂，都注目瞧着英蘭，蘭兒被她們看到不好意思，紅了臉一笑，伏在姑媽身上。

她們都轟然地笑了。

「到底鄉下小姑娘臉嫩，怕難爲情。」太太笑着說。「你們不要老瞧着她了。」

「她有爸爸媽媽麼？」小姐問姑媽。

「小姐說得好，一個人怎麼會沒有爸爸媽媽呢。」姑媽笑着說。「她爸爸媽媽都活着呢。只因今年荒年，她姊妹又多，實在養不了這許多，沒有法兒，叫她出來幫人家糊張嘴。——」

「這孩子倒頂好的。」太太無力似的摩着太陽竅說。「等忽兒你領她到胡姑太太那裏，姑太太一定能愛她的。——」

『本來是胡姑太太那回來了，要叫我替她尋個小丫頭，我才把她帶來了。等一忽兒，我就送她去呢。』說着，姑媽對英蘭道：『你在這小凳上坐刻兒，我去泡點飯；咱們喫了飯，好到胡姑太太那裏去。』她說着站了起來，叫英蘭坐下了，自己走出去泡飯去了。

英蘭坐在凳上，恐怕她們又要說她，就面着牆角。等了一刻，將眼斜過去偷視她們時，太太躺着睡了；秋桂也快要合眼了；小姐只在弄着骨牌。她就回了過來細細地看着房裏的一切。她只覺得這種美麗貴重，是她有生以來，就是在夢中也沒有看見過，像殺羊時羊肚子裏流出來的紅紅綠綠的一切。

『英蘭！』她姑媽站在房門外喊：『來，咱們吃點兒東西，等會好到姑太太那裏去。』  
『來了！』英蘭答應着走了出去，跟着姑媽到間很大的廚房裏去喫飯。

她們喫過了飯，洗過臉，就一同到姑太太那裏去。英蘭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只覺得跟着姑媽出了大門，轉了無數的彎，又走進一所大房子裏去；穿過幾個院落，走進了一個月洞；月洞裏面却是一個小花園；她們沿着廊走到了一所小洋房面前時，洋房裏跳出一

隻小洋狗來只對着她們亂叫一陣。英蘭駭得只向姑媽腋下鑽，幸而又一個中年婦人聞聲走了出來。

『唷！我說誰來了呢，原來是李奶奶。』那婦人看見了姑媽說着，接着喊狗道：『花兒，去——』花兒也就搖着尾兒跳進去了。

『胡奶奶，姑媽拉了拉那婦人的手道：『好久不見了，姑太太在家麼？』』

『在家呢。——』胡奶奶指着英蘭問道：『這是誰啊？』

『這是我姪女兒。』姑媽說着，和胡奶奶拉着英蘭走了進去。

『太太在樓上呢。』胡奶奶說着，她們一同跑到樓上。『太太，舅太太家的李奶奶來

了。』胡奶奶走上了一步，對着東首的一間房裏說。

『誰啊？叫她進來。』房裏一個嫩小的聲音說。

她們就都走了進去。英蘭的小眼珠，對四方一轉，覺得比剛才那個太太的房更要華麗潔靜些。一個瘦黃的中年太太，整個兒坐在一張皮椅裏；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看。

『姑太太。』姑媽對那太太請了一個安。『我們太太問你好。』

『原來是李媽坐罷。』那太太點了點頭問道：『你家太太這兩天好？』

『謝謝你，她這兩天很好呢。』姑媽說着，坐在房門旁的小凳上。

『這是誰啊？』那太太指着英蘭問。

『這是我姪女兒。』姑媽笑着說：『上回姑太太不是叫我尋個小丫頭麼？這是我姪女，因為今年荒年，家裏沒有喫的，我把她帶來了。』

『你倒還記着呢。』太太就將目光移到英蘭身上道：『很好，你留在這裏好了。她家有什麼人？』

『她爸爸媽都活着呢。』姑媽說。『還有三個姊姊，只因家裏窮，她爸爸養不了這許多女孩子。』

『你今年幾歲了？』太太問英蘭。

『我今年十二歲了。』英蘭很覺難為情地答。

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太太細看着她問。

『我叫英蘭。』英蘭答。

『這孩子倒頂好的。』太太轉頭對胡媽說。又對姑媽道：『這個孩子，我倒很愛她。你留在這裏罷。』

『是了。』姑媽笑着笑了一陣道：『終得靠姑太太教養，不要說她娘老子，連你也不盡，就是我也得感激姑太太呢。』

『胡媽。』太太對胡媽道：『你去尋兩件大小姐的舊衣服，領她去洗個澡，替她換上。』

胡媽答應着領了英蘭走出去時，姑媽就告辭了姑太太一同走下樓來，走進一間下房去。下房裏還坐着三個婦人，在談笑；看見她們走了進去，都站了起迎着她姑媽。姑媽就一個個指給英蘭認，這是張奶奶，這是王奶奶，這是于奶奶。她們就在床上亂坐着，亂七八糟講了一陣。最後，姑媽拉了拉英蘭道：『時候不早，我要回去了。英蘭，你就好好兒在這裏。太太，少爺，小姐們說的話，你就該聽。叫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。聽見沒有？』——她說着站

起來要走了。

『姑媽，——英蘭牽着姑媽的衣角要哭了。』

『什麼？——姑媽問。——』『好孩子，好好兒在這裏，總得聽人說話。知道不知道？』

『姑媽，——英蘭落淚說：『這般生，我一個人都不認得的。——』』

『好孩子，你等兩天就熟了。』姑媽說着對衆人道：『衆位姊姊們，我姪女兒年紀小，終得姊姊們包涵教導。我可要去了。』姑媽說着又替英蘭說了許多話，竟自去了。

『現在一個親近些的人都沒有了……』英蘭看着她姑媽去了，心一酸，淚接着落了下來。

從此，英蘭在胡家做了一個小丫頭。

英蘭非常的憂慮，因為起先太太是很喜歡她，胡媽們對她也很愛護；可是不幾天，太太對她漸漸地凶狠起來，一個不留心，就很得罵她，甚而像要打她的那個樣兒；而胡媽們對她，也冷淡了許多。更加她最所怕懼的，是那些小姐少爺們。就是無事，他們都得將她取



笑，或打着玩。她想，將來他們更加得不知怎麼對待她了！可是她現在好似一隻已經進了籠子的小鳥，喫着他們的食料，只得由他們玩弄，指使，欺侮着。

一個禮拜的早上，英蘭一早——比誰都早，就起來了。自己先跑到廚房裏洗了個臉。這時，廚子張師父也已起來，在燒着早飯；她就坐在張師父一旁，沒七沒八瞎講着烤了一刻火。——她來了幾天，和他們也漸漸地熟悉了。就先到太太房裏，掃地，抹桌，洗茶杯，刷鞋子，倒痰盂，等等……收拾了一陣。看看一切都妥當了，就輕輕地走了出來。——因為這時老爺太太還睡着呢，再照樣的將大小姐的房，也收拾潔靜了；就還到自己房裏，拿出梳頭傢具來，梳好了頭，盥置好了，就跑到小洋房前草地上，一個人想着。在家裏時，雖沒有好喫好穿，可是很自由的；現在，就不然；什麼都得照着人家說的做了！爸爸雖狠，可是有時候他們這一羣更凶呢。她想到這裏，不覺墜起淚來。這時，花兒和她很熟了，搖着尾從遠處跳了來，和英蘭玩。英蘭摩着花兒的背道：『花兒，我還不及你呢……』她又想起以前人們都說，城裏是何等好玩；但她來了這麼幾天，連門都沒有出過呢。她同花兒玩着，這般亂想。等

了等，覺得起來了半天，肚子有些餓了，就跑到廚房裏去喫兩碗粥。她剛要喫第三碗時，聽見胡媽在喊道：『英蘭——』大小姐起來了。『英蘭就放下了碗，一直跑到大小姐房裏。這時，大小姐還睡在床上呢。聽見走路聲，就問『是誰？』英蘭答應着，大小姐叫她去打臉水。英蘭就去取了一盆臉水來。等了半天，比英蘭大二歲的大小姐方才起來，摸了摸水，隨手擊了英蘭一下，頭道：『渾蛋！怎麼取來這麼冷的水換去——』』

英蘭托起臉盆道：『取來的時候，很熱的；取來了半天，不就冷了麼？』

『放屁！——』大小姐又重重打了英蘭一下，道：『誰叫你老早取了來？』

英蘭也不敢辯，忍着痛去換了一盆面水來。

『叫胡媽來替我梳頭。』大小姐想想還有點氣憤，又打了英蘭一下，說。

英蘭忍着淚，跑到下房去喊了胡媽。想起還有一碗粥沒有喫，就回到廚房，摸了摸粥，早已冷了；端起來就喫。喫不到半碗，聽見樓上又在喊了；就三腳兩步又復跑到大小姐房裏。

『叫你去喊胡媽的，你把她喊來了，你自己就不來了。』大小姐罵：『你這小東西，又不知在底下幹什麼事。可惡東西，站在這裏敢動！』

英蘭站着好似木偶道：『我因為盛了一碗粥，怕冷了，去喫粥的呢。——』

『什麼？』大小姐站了起來又打她道：『我們都沒有喫呢，你到已經在廚房喫了。』

『得了，隨她去。』胡媽勸：『一個小孩子不懂得，下回叫她不准如此就得了。』

『好好——』大小姐坐下了說：『等等我不告訴太太打死你這個賤骨頭！』

『英蘭』對面房裏太太又在叫了：『取臉水。』

英蘭答應着，到太太房裏拿了一只臉盆下去取臉水。趁便就將剩着的半碗冷粥喫了，托了臉水到太太房裏，侍候着太太起來，擦好臉，就到廚房裏將她們母女的點心早飯托了上來。

太太和大小姐吃着早飯時，英蘭站在一旁侍候着。太太問道：『兩個少爺起來了沒有？』

『起來了罷。——』英蘭答。

『這時候在那裏玩着呢？』太太又問。

『我亦不知道。』英蘭答着，替大小姐添了一碗粥。她非常驚怕，恐大小姐將她先喫早飯的事告訴太太，她直立着看着大小姐的嘴，是否要說。其實，大小姐忙着喫早飯，也沒有功夫來說，而且，方才的事，或者早已忘記了。

『英蘭，去看看兩個少爺在那裏呢。叫他們不要在外邊鬧。』太太說。

英蘭答應着，滿處去尋了一陣。看見兩少爺在後園池畔玩呢。英蘭就喊道：『大少爺二少爺，快不要在池邊玩，墜下去呢。太太叫我來尋你們的，叫你們不要亂鬧。——』

『你管得着麼？——』大少爺和二少爺同聲的說。

『我可要告訴太太去。』英蘭說。

『敢？』兩個人說着都要來打英蘭了。『你要告訴太太，我們不要你的命——』

英蘭就逃着跑到樓上，將他們在池畔玩的事告訴了太太。

『你快點兒去叫他們上來。』太太急着說。『要是墜在池子裏，怎麼辦！快去，快去，胡媽她們呢？怎麼亦不管他們！——英蘭，快去！』

英蘭答應着跑到少爺那裏喊道：『快來——太太叫你們呢。——』

『好好！你不要告訴，你去告訴了。』他們兄弟倆說着，就跑來將英蘭亂打了一陣。

『我們不去怎麼着？』

『就去罷，太太叫你們呢。——』英蘭只得隨他們打着，也不敢回手。

『不去怎麼着？』他們倆揶揄着英蘭說。

英蘭被他們揶揄得要哭了，就逃走道：『得，得——我不管，我告訴太太去。』她一直逃到樓上，對太太道：『太太，我叫他們，他們不來。——』

『怎麼不來！』太太着急說。『快叫胡媽去，把他們兩人領來。——來，這小丫頭，叫你

做這麼一點小事都做不了。——快去！』

『是了！——』英蘭答着，下樓去尋了胡媽，方才將他們兄弟倆叫了來。

『怎麼我叫英蘭來叫了你們，你們都不來？』太太問他們。

一個大些的大約有十一二歲光景，對他母親道：『英蘭只說叫我好兒玩，又沒有叫我到這裏來。而且，她還打我來了。——』

『可不是麼！』小的接着說：『英蘭打我好幾下子，我的手還痛呢。我本來就要來告訴媽了。』

『好好，』太太移過她尖利的目光，對着英蘭道：『原來這樣！我說我叫他們，他們怎敢不來。你這小丫頭，竟敢打起爺來了。好好，——來了只這幾天，就這麼可惡，將來還了得！——』太太說着，已經站了起來，去取一支雞毛帚——

『太太——』英蘭搖着手說：『我，我……我沒有打他們，還是他們打的我……』

『放屁！——』太太用力的使雞毛帚打了英蘭一下道：『難道他們還說鬼話？』接着狠命的打了英蘭幾下。英蘭痛到蹲在地大哭了。

『還哭？——』太太說着又打。

英蘭雖痛着，只不敢哭；蹣着嗚咽。太太打完了，到房裏梳頭去了。人們都散了，她就輕輕地走到房裏，伏在自己床上大哭了起來。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這般狠命的打，就是她父親也從來沒有這般狠命打她過，她迴想到母親那般的愛護她，現任她在外邊受這般苦楚，而且是這種冤屈的事；在家裏時常和虎兒放牛折柳玩着，多麼自由；現在虎兒仍舊在家游散着；她好比關在籠裏的鳥，受着人家的管束。可恨的姑媽竟領她到這裏來過這種苦痛的日子。她又想到姊姊英芙和英菊是仍舊能在家伴着慈愛的父母；獨有她，要出來喫苦。她要想逃回家去，不要說家裏不認得，連姑媽處去的一條路都忘記了，只得困在此受她們的打罵了……她愈哭愈利害起來。可憐的小英蘭，現在她是一無援助，好比孤立在海中心的小島，備受着四面的圍擊。她又好似雲中的一只孤雁，何處是靠得住的歸宿呢。

『英蘭——』胡媽從外邊走了進來，看見她這麼痛哭着，道：『不要這麼儘哭了，等會太太聽見，更得打你——本來那些大老爺們，太太愛到腳在嘴裏怕化的，你那裏殺得』

上打他呢。下回記着，不要去碰他們。不比在鄉裏，同伴玩的孩子；他們是少爺，你是個小丫頭。——

『唉！胡奶奶！』英蘭抬起頭來說。『我那裏敢打少爺們呢？實在……他他……們打我了……』

『下回你就少同他們在一起。』胡媽說。『得了，快不要哭了。太太最忌的是哭，要是給她聽見了，還得狠狠的打你呢。不要哭，一會兒就得開飯；開飯的時候，太太看見你眼睛紅着，還得說你咒她呢。——得了，不要哭了，起來罷。——』

英蘭只得抹乾了淚痕，掠了掠髮，仍舊走到樓上去侍候她們。

從此，她們是時常要打英蘭了。

英蘭再覺苦惱的，是在晚上，得從樓上走到廚房及她房裏，須得經過很黑暗而可怕的場所。她又不敢聲張，只壯着膽，一股勇氣衝過她所怕的處所。一個晚上，大約有十二點光景了。她侍候了最後的太太睡上床之後，將門自內而外一重重關，走到樓下，要回到她



睡的處所去。她在穿過客廳時，聽見長桌上響了一響。這時，全宅的人都睡了；她非常的驚駭，只將眼一擰，提了股勇氣，終算衝了過去，走到花園旁的廊時，看見假山旁一只很大的東西，跳了過去；這時她再沒有勇氣可提了，覺得心一驚，毫毛一根根的直立了起來；好似有什麼東西在她後面跟着追她；接着，她的心就很速的顫躍起來。她就拔腳的跑，一直跑到她房門口，衝了進去。

『幹什麼呢？』房裏的人都睡着了，只有王媽還醒着，她聽見驚惶的聲音，便問：『這般大驚小怪！』

『王奶奶，可……可了不得，駭……死我了！』英蘭一直跑到王媽床前，驚駭得話都說不出了。

『什麼呢？——』王媽問。『倒駭我一跳。』

『什麼事大驚小怪？』張媽也被駭醒了問。『我正好睡呢。——』

英蘭定了定神道：『我從樓上下來，客廳裏是在響着；走過假山時，看見很大的黑刺。』

刺的一個東西，在跳着。——駭得我——』

『不要胡說八道了。』胡媽也醒了，翻了一個身說：『得了，睡罷。不要說神說鬼的，太知道了，又該罵了，左不是是你眼花罷。』

英蘭聽着胡媽的說話，不敢再響了；只去鋪好了床預備睡。

『英蘭——』張媽大笑了一陣道：『你看見什麼？不要是狐狸精罷？這大房子裏，狐狸精多着呢。我可也曾看見過一回，也是黑刺刺的，有大狗這麼大；晚上，就出來了。——』  
『可不是麼！』王媽也笑着說。『夜裏還得出來壓人呢，比什麼都重！你這般一個小丫頭，要被他壓幾回，就得壓死，——』

『真有的麼？』英蘭非常駭怕，一雙小眼珠四壁轉看了一周說。『可了不得！——』  
『誰騙你呢。』王媽接着鄭重似的說。『他還得親人家的嘴，摸人家的頭。——』可怕極了！

『得了！』胡媽對英蘭說：『不要聽她們的，你好好兒睡你的得了。這裏那來狐狸精，

她們都騙你。你剛才不是眼花，就是看見一只大貓——王奶奶，你們多大年紀了，還得騙？  
她駭她這麼一個小孩——睡罷，不早了，不要咬舌了！——英蘭，睡罷，不要聽她們的話，明天一早就得起呢。——」

『睡了。——』英蘭答應着睡上了床。等了半天，總覺得睡不着，她只記念着剛才王媽所說的，她非常恐懼，恐怕狐狸精來親她的嘴，或者來壓她。她就將棉被來蒙了頭。同時，又很覺得熱，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。聽見客廳上的鐘，已經打了一下，她接着又聽見屋外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響着，立刻她的心很驚慌的跳盪了起來。她逼到無可如何了，方才喊了一聲。『王奶奶，——』誰都睡着了，沒有人答應她，她更覺恐慌了，又喊了許多『王奶奶，——』

『幹什麼呢？——』王媽沒有醒，到把王媽喊醒了：『你這小丫頭！她悽愴地罵：『半夜三更，鬧什麼魂！人家不要睡麼？——』』

『我……我怕呢！』英蘭微聲說，要哭的樣兒。

『怕什麼呢？這個孩子！』于媽罵。『這麼半夜三更，鬧你娘的魂！再鬧，我明天告訴太太。』

英蘭既恐怕，又恨，不覺又想到白天太太打她的事，就嗚咽了起來。心上一苦，把怕的事倒忘了。直哭到沒有了餘力，方才漸漸睡去。

英蘭所感受的痛苦，是與日俱進。到後來，就每日總得受一二次的痛打。太太把她當做出氣物，每當着氣憤的時候，或者賭錢輸了，就拿她來出氣。少爺們呢，把她當做一個玩具。有的時候，和她玩耍着；有的時候，就打着她來玩。她也不敢反抗，只得隨着他們處置。她到哀苦的時候，就躲在床上哭一場。這次，又是她的意外之災。

一個冬至的早上，她在天剛微明的時候，就起來了。因為昨晚太太臨睡的時候交代她的，叫她一早起來後，就得將客廳廳上房……等都收拾起來。她記憶着這件事，在天還未亮時，已醒了；睡在床上，瞎想了半天；看看天有些微明，就爬了起來。這時天氣非常之冷，她將衣服穿上身時，好比着了一件冰衣。她抖抖的坐了一刻，就滿穿了起來，着上了鞋子，開

門出去。風像無數的針，從衣縫裏一直鑽進肉裏去。她打了個寒顫，就到廚房裏想去烤火；誰料到開開廚房門一看，連大司父都沒有起來呢；就仍舊回到客廳上，四面看了看，滿處用雞毛帚收拾了一下，就拿了臉盆到廚房取水。一看，水確裏滿凍了冰，拿勺柄打也不破；就到天庭裏井旁邊去吊了一桶水，吊繩的冷，冷到像一條冰一樣。她將水吊了出來，將手靠嘴唇呵了半天，就端到客廳裏；拿了一塊抹布，在冰冷的水裏絞了起來，將滿處抹乾淨了，於是再到太太房裏，大小姐房裏，照樣的擦抹乾淨了。她看看各樣都舒齊了，手指也麻木到像不是自己的手指了。這時，天已大亮，張媽王媽……等都已起來。園裏已滿照着太陽。英蘭覺得冷得非常，手指凍到心在酸痛着；腳麻木着，來到花園裏太陽底下烘太陽。不一會兒，樓上又在喊了，英蘭又奔走着替她們取臉水，梳頭，開早飯；直到將要中午時候了，英蘭既冷又餓，肚子覺得餓到空洞洞地難過。把上半天的事都做完了，方才得到廚房裏去喫早飯。這時早飯已經盛在碗盆裏了，她盛了一碗粥喫時，已經冰冷的了，沒法，也只得喫了兩碗；又復連忙跑到樓上去侍候她們。因為今天是冬至，太太們的頭，更加梳得

慢；直到二點鐘時，方才將頭梳好，就忙着開飯。英蘭將飯開好，站在一旁侍候着添飯，她身上穿的衣服單薄異常，很覺寒冷，在顫抖着。

『英蘭——』太太喫着飯，一眼看見英蘭站在一旁顫抖着，說：『你幹麼祇是抖擻着——』

『我……我冷，』英蘭無神地答。

『放屁！——』太太罵：『你這個東西，賤骨頭！打不成人，非得打不可。你想，穿這麼些衣服，還冷等等給人家看見了，還得說我待你刻薄，衣服都不給你穿；其實，不知是你裝樣。——還抖擻着——』

英蘭只得忍着冷不敢抖擻，『唉——』她眼看着他們——太太小姐大少爺……等，在喫着很暖熱的暖鍋；她侍候着受凍，甚而至於抖擻都不許抖擻，她異常覺得難過，她想：『人們是一樣的，爲什麼他們這麼坐着喫，而我呢，得替他們添飯？因冷着抖擻，都得罵我？！我！我！我！』她正在想時，小姐喫完了一碗飯，在擊着碗喊她添飯，她並

沒有覺到，直到小姐憤怒到喊了。

『英蘭——』小姐擊了好幾下碗，不見英蘭答應，就罵：『你這個小丫頭，想什麼呢？連添飯都不來添了！——』

英蘭被她喊醒了，連忙去接碗時，頭上已經被小姐擊了一下，『小渾蛋，愈喫愈厭了！』飯後，許多人都忙着晚上的祭事，英蘭伴着小姐們在裝小盆。裝好了幾盆蝦，火腿之類；因為做糰子的粉和好了，就都擠到後邊做糰子去。中屋走到一個人都沒有。坐在桌子底下的花兒，看看一個人沒有，就鑽了出來，爬上桌子，將裝好的一碟火腿，滿喫了；搖着尾跳向院外去了。

她們一羣將糰子做好了，回到中屋時，看見火腿碟裏的火腿一片都沒有了，就都噪嚷了起來。有的說一定被花兒喫了，滿處尋花兒時，不見花兒的影子，有的說被小貓喫了，可是全宅子是沒有貓的，於是她們的視線，就都集到英蘭身上。

『哼——』太太眉毛一立，手一揚，指英蘭道：『除了你這個賤丫頭，還有誰？』她說

着時已經打了英蘭一下嘴唇。『准是你偷去喫了。』

『對了對了！——』小姐等都附和她。『除了她，還有誰偷喫呢？——』

『我沒有。』英蘭驚顫地辯。『剛才我一直不是跟着太太在看做糰子麼？——我真的沒有。』

『除了你還有誰？』太太轉身說。『我這時候忙着，也沒有功夫來打你；沒有別的，今天就罰你沒有晚飯喫。——』

果真，他們在晚飯時，太太分付王媽們，不許給晚飯英蘭。並且說，倘誰叫她喫晚飯，就罰誰一個月的工錢。自然的，太太說的誰敢不聽！結果，英蘭飢寒了半天，而希望了好幾天的冬至夜飯，竟沒有得喫；還得忍着飢寒直侍候到太太等睡。都睡了，她覺得實在餓得難受，就輕輕地跑到廚房門口，想進去盛碗冷飯吃；心裏又是駭怕，又不敢拿燈，只瞎摸。摸了半天，摸着了門環，可恨，可又被大師父給鎖上了；只得忍着餓回到房裏鑽上床睡。她想，又想，又氣，又餓，又冷，就哭了一陣，哭到心懶時，聽聽人們都睡着了，只有窗外的風，怒號出各



種可駭怕的聲音來。

漸漸地，英蘭做丫頭的經驗稍微有了些；而且對於這般暴酷的境地，也成了習慣，不以爲苦了。照這般隨便地過了好許多時候。但一次，又發生了一件更可悲苦而且使她永遠不會忘記的，終於因此脫離了丫頭的生活而回到家裏去的事。

一天早上，太太起來後，忽然覺察到昨晚睡時放在桌上的飾器中少了一只鑲寶戒指，而且是她最所心愛的那一只；就滿處亂尋了一陣，只不見有戒指。胡媽及英蘭等聽見太太失掉了戒指，不約而同的都會集了來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紛紛議論着。

太太思量了忽兒，首先述她遺失的經過了，她道：『我明明記得——』她說着，同時演着手勢。『昨天我睡的時候，——那時誰都睡了，只有英蘭在關窗戶。——將戒指耳環……等都放在這裏靠床的桌子上的。怎麼今天一早就會沒有了？——』

『對啊！這一定不能是外賊，要是外賊，不把桌上的全給偷了？』于媽接着詔相地對太太道：『太太，你細心訪察得了，戒指一定還沒出門在家呢。』

『話是對的，』胡媽現出驚怕的樣兒道：『可是，咱幾個人都在這裏，誰又要偷一只戒指呢？——』

『不要是太太你放忘了吧？』王媽接着在尋的樣兒說。

『那怎能般呢！我親手放的東西，難道睡了一夜就忘了？——沒有的事！』太太思索的說：『就是放忘了，總在這間房裏；可是什麼地方都尋到了，怎會沒有！——』

『咱們再尋尋看，或許掉在什麼地方，總不至於真的偷了。——』胡媽又說。她們這許多人就又滿處尋了一陣。什麼地方都尋到了，只不見有什麼戒指。

『那裏有？』太太很生氣的坐在床上說：『一定是給人家偷去了！』

『可不是！真奇怪，沒人拿會上那裏去呢？』胡媽說。『太太，昨天你到底戴了沒有？』

『自然是戴的。』太太自信的說。

『昨天太太喫飯的時候，我看見太太是戴着的。』于媽說。

『可是會上什麼地方去呢？』胡媽眯着眼說。

『真是奇怪！從來沒有少過東西。』太太說。

她們都靜默了忽兒。各人想着各人的。

『這不是奇事！——于媽說。『我以爲——可是我不知道你們贊成不贊成。——現在時候還早，大家都沒有出過門；要是誰偷了，准還藏在那裏；咱們就搜一搜；搜着，那最好沒有了；要是搜不着，亦是表表咱們的心跡。——』』

『好極了！——』衆人不等她說完，就附和着。於是她們一羣，就一齊湧到下房去。各人的箱子裏，床上，包裹，帳頂上，褥子底下，棉被裏，甚而至於破鞋子裏，……等等：滿處搜過來了，鬧得一個亂七八精，終於不見戒指，她們也就停了從新議論起來。

『這個戒指是我最所心愛的，竟給偷走了！』太太憤怒地說：『我非得尋着不可！』這時衆人都很驚恐地想脫掉自己的嫌疑。

『奇怪！會跑什麼地方去？難道能生了翅膀飛去不成？』于媽首先說。『照太太說的：說是昨晚咱們都睡了的，時候還有着。那一定是今早失掉的！——反正我今早一早就洗

被，沒有空；而且太太房裏，我也不大去的……」

『可不是麼！』胡媽也接着說。『我非得等太太梳頭的時候，才到太太房裏去呢。』

『我一早忙着小姐少爺們上學，也沒有一點空。——反正偷的人肚裏得知。——』

英蘭站在一旁，聽見她們說着，自己又不敢說；並且今早實在只有她是在太太房裏收拾的，她自覺衆人的口氣，漸漸移向她來，她驚顫着好似待決的犯人了。

『奇怪！真的能長腿溜了？我想反正有人偷的。』太太說着心一動，想起來什麼似的，就轉過頭來問英蘭道：『你早上擦桌子的時候，我好像聽見你在看什麼似的？——那時戒指還有麼？』

太太說着時，衆人的視線就都集到英蘭身上。

這時英蘭驚懼到面色也變了，遲遲地答道：『我……我也沒有留心啊！——』

『哼——』太太冷笑了一聲，『每天早上只有你是在我房裏的，除了你有誰進來？』

……我想還是你的大分。——』

『我那敢呢——太太。』英蘭要哭了。

『于媽，』太太怒聲說。『替我搜——把她的衣服口袋裏滿搜一下。』

『可不是麼！』于媽說着搜英蘭的衣袋。『太太房裏，只有她是時常在那裏的；別的人，非得太太喊時才去呢。』于媽將英蘭身上滿搜過了道：『太太，沒有什麼。』

『沒有？』太太又思量了一下道：『把看門的高升喊來——』

于媽答應着與匆匆去了。

英蘭更覺恐懼了。她想到別天從沒有出門一步，可巧今早是出去買過三個銅板頭繩。她知道今天的苦楚，一定又是免不掉的了。

不多時，高升來了，很恭敬的站在一旁。太太便問道：『今早有人出去過沒有？』

『沒有，』今早我一直是在門口。高升說着思索了片刻道：『只有英蘭是出去過一次的。我問她爲什麼出去，她只說是買頭繩去。』

『嚇——』太太對英蘭釘了一眼，又問高升道：『出去有多少時候？——』

『沒半個鐘頭，就回來了。』高升答。

『我知道了，你去罷。——』太太說着對英蘭道：『跟我來——』她說着就走。英蘭只得抖擻着懷着恐懼，跟太太走到中屋。

『你到底偷了沒有？』太太坐定了問，直說，現在藏在什麼地方。你說了，我不打你。』

『太太，我真的沒有偷。——』英蘭哭聲的答。『我要偷他幹什麼用呢？——』

『嚇嚇！——』太太可怕的冷笑了一下。『除了你，還有誰？快說出來！我沒有功夫等你——』

『太太，我實在沒有偷！——』英蘭哭喪着臉跪了下去說：『我能賭咒；我要偷了，天打死我。』

『什麼？你的嘴到真學老了！——』太太變大了聲音說：『我看非得打，就不肯招了。』

——于媽，把雞毛帚拿來——』

于媽去拿了雞毛帚來，對英蘭道：『得了，你就實說了罷。到底藏在什麼地方，免得皮

肉受苦。』

『于奶奶，我真的沒有偷，又叫我招什麼呢？』英蘭墮淚說。

『除了你，還有誰嘴還這樣硬！』太太接着雞毛帚說着，不管什麼，將英蘭亂打了一陣。嘴裏只問着：『你說！——你說……』

『我實在沒有拿，太太！』英蘭哭喊着，痛到在地上打滾了一陣。她只覺得竹鞭如雨點般在她身上着過，立刻一條像着了刀痕的痛。她只覺滿身痛着，什麼都遺忘了。

『藏在什麼地方？』太太打到無力再打了，就停了手問。

『我……我實在沒有偷啊！……』英蘭痛哭着答。她將手摩着在痛的地方。

『你還沒有偷！』太太狠眼釘着英蘭問：『除了你，還有誰？——我問你：到底藏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得了，英蘭。』于媽在一旁不關痛癢的說：『免得又皮肉受苦，太太又費了力，她又這般痛，實說，太太房裏的東西，除了你還有誰偷呢？』

『唉——』英蘭悽慘的長歎了一聲道：『我實在沒有偷——太太……你你……就是打死了我，我也……也沒有偷……』

『好好——難道我屈說你——』太太又打了她一鞭，對於媽道：『去尋根繩子來。我今天非得要我的戒指不可——』

『英蘭，你就說了罷。——』于媽對英蘭說了，去拿了一根繩子來。

太太親自動手，將痛哭着的英蘭，緊緊繫在柱上；將雞毛帚一揚，問英蘭道：『說——藏在什麼地方——』

『我……我的太太，我實在沒有偷！』英蘭膜拜着手說。

『還沒有偷？』太太說着，又用竹鞭將英蘭亂擊了一陣。

英蘭這時身體失了自由，只好隨她擊着；只用手來護着臉，哭着喊：『阿啍，啊……』

無情的鞭子，隨意的着了英蘭的手；英蘭將手一縮時，第二鞭又着了她的鼻子；鼻裏就流了許多血出來。英蘭只掩着鼻哭：『我的媽啊……你在家……裏……又又怎會



料……料到你女兒在這裏受……受這般痛苦……我的媽啊！……」

太太停了手道：『我這時要喫飯了，也沒有力再來打你，你好好兒等着罷！——』她說着對於媽道：『我肚子倒打餓了，飯沒有好，拿粥來喫。——』她說着就回到房裏去。

英蘭哭着，抹着鼻血，看看又哭。『我的媽——我還是死了，免受這般痛苦……好狠心的姑媽，你……你你將我送到這裏來了……』她被繩繫着又不能行動，只得將繩漸漸向下移，移到柱根，就蹲在地上抹着鼻血痛哭。

太太回到房裏，氣鼓鼓地坐着喫粥。想想那只心愛的戒指，很覺心痛；預備喫完了粥，再去拷問英蘭，忽忽地吃完了粥，去洗臉，一底頭，偶而看見痰盂裏有一顆光亮的東西，細細看時，可不是那只心愛的戒指！一陣慚愧，臉就血紅了起來。她看看房裏一個人沒有，就用筷子將戒指夾了出來，洗乾淨，藏在衣袋裏；坐着想了想，也不聲張，就回到中屋喊了胡媽來，問道：『李媽還在舅太太家麼？』

『聽說已經回家去了。』胡媽答。

『英蘭家去不是要坐班船的麼？你趕快同英蘭收拾收拾東西，送她到班船上。打發她回去——這種丫頭，我不要！』太太指揮着。

胡媽答應着。英蘭嗚咽着道：『太太——你的恩典放……放我回……回去罷！』太太不顧地走了進去。胡媽就替英蘭解纜。

英蘭活動了一忽，洗了個臉，收拾好了東西，辭別了太太，就和胡媽趁班船去。英蘭在辭別太太時，對她道：『太太，你搜搜包裹裏有戒指沒有！』

太太心上異常自愧。可是，仍舊答道：『誰知道藏在什麼地方——走——』

胡媽送英蘭到了船上，告別回去了。英蘭在船上想着從來到現在所受的苦痛，一直嗚咽到家。

船靠了岸，英蘭看看四圍久別的房屋樹木，仍舊無異，她提着包裹只太息着歸去。

『英蘭回來了！——』她一路所遇着的人都對她這麼說：『又高又胖，真是喫外邊飯舒服……』

英蘭不答，只太息着一直跑到家門口。家人都笑樂着道：『英蘭回來了——』

英蘭只見爸和媽仍舊這般，菊姊和芙姊，都夫家去了。

在晚上，英蘭很詳細的將做小丫頭的經過，哭訴給她母親聽。耕林夫人只拍着她道：

『我的英蘭，苦了你了——』

### 第三章

英蘭自從城裏回家之後，就幫着耕林夫人做些家務細事；還有空的時候，就托鄰家到城裏帶點網來做。這時她已是十五歲的大小姐了，與旁些女子一樣，漸漸地現出女子成人時的狀況。這時虎兒也是十六七歲的人了；他對着英蘭，就時常現出戀慕的意思。英蘭心上自然也異常愛虎兒，不過面子上，總有女兒常有的差態罷了。當她同虎兒在一處談論時，她總能想起小時她母親說的一句話：『送你馮家去！』同時，她私心禱盼着這句話的能實現。

每天晚上，英蘭總燃着一只油盞，坐在油盞底下做網花。她靜坐着，手裏在做；心上時常在預料着她將來。她總覺得後顧茫茫，如孤雁般的無着落；同時聯想到她幾個姊姊的

身世，覺得自己的將來也是一無生趣。想到絕處時，也只得歎息着將這念棄開。『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。反正憑着命走罷……』這是她想到最後的結句。

在晚上，英蘭伴着孤燈做綢花時，虎兒時常過來伴着她。他們對坐着，也沒什麼多說的。兩人只覺心上有許多說不出的私情罷了。虎兒時常要坐候到英蘭做完要睡，或是他母親來喊了，方才肯離開英蘭回去睡。英蘭雖嘴裏是時常在叫虎兒回去睡，但心上惟恐怕虎兒就過去睡了。她就是一時不遇着虎兒，她能覺得好似失了什麼似的不快。

在這裏村上的人們，嘴裏雖不說，心上都已默許他們倆將來一定是能穀成功一對小夫妻的了；而且人們都贊許他們是一對很好的配偶。只不過稍有些貧富之分；但這許是小節，不至妨礙他們的姻緣的。耕林和她妻，也是這般想。就是馮大叔，也有這種意思，只不過馮大婦却以爲耕林家窮，而且虎兒的婚事，她也已胸有成竹的了。

一個夏天，他們合村的人，都搬了些椅桌在場上喫過了晚飯，就在場上乘涼。鄉下人們的晚飯是很早的，不過城裏人們喫點心的時光，所以晚飯喫過的時候，天光還很明亮。

着。英蘭因爲天氣熱，不高興做網花，也就搬了張長凳，坐在場上和耕林夫人談笑着。這時虎兒也已喫完了晚飯，搖着扇子，笑嘻嘻地走了來，坐在耕林夫人凳上。

『虎兒，飯喫過了麼？』耕林夫人含笑着問。

『喫過了。——』虎兒答。『蘭妹妹，你幹什麼今天不做網花了？』

『這般熱的天，誰又高興做這撈什子。』英蘭笑着怕羞似的問道：『你們姊姊這幾天上城麼？要是上城，請她替我把做好的帶去了，換點回來做。』

『原來都做好了。蘭妹妹，我真佩服你，你手又快，又巧；這麼些的網花，不多時就做好了。』虎兒說着笑道：『誰配了你，就得發財了！——』

『虎兒，你再說，我可要——』英蘭做着有氣的樣兒說：『我好好兒問你，你倒說起這話來了。』英蘭說着站起來就走了進去。

『得了，蘭妹妹，——』虎兒陪着不是，跟了進去說：『我說着玩的，你就當起真來了。——我下回不敢說了，你就不用有氣。』

『誰有氣呢？』英蘭坐在床上說。

『沒有氣，怎麼氣進來了呢？』虎兒說。

『你說的話，真有趣，什麼叫氣進來了？我本來要進來了。』英蘭微笑說着。『那你又爲什麼跟了我進來？外邊這麼好風，不乘涼去這裏怪熱的——』

『我到不覺得熱。』虎兒說。『得了，好妹子，我下回再不敢說這話了。咱們外邊乘涼去。』

『呀——』英蘭嘆喏一聲笑了道：『我不是叫你乘涼去麼？誰不叫你去幹麼要同我一塊兒？』

『你不去，我亦不去；就陪你在這裏。』虎兒也坐下了說。

『真是魔！』英蘭就仍舊到場上去。虎兒也就跟了出來，對坐在竹椅裏。

『我給個謎你猜。』虎兒說。『紅燈籠，綠燈籠，放了就騰空。——這是什麼？』

『我又怎會知道呢？』英蘭做着冷冷地的樣兒，試虎兒來取笑。

虎兒拉了拉英蘭道：『我的好妹子，你今天又爲什麼這般冷冷的對我？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待錯了你？——好妹子，你說，什麼地方犯了你？』

『我說，虎兒，』英蘭四面看了看沒人，輕聲對虎兒。『我的哥哥，』她無意中叫出來了，臉一紅，連忙接着道：『你就不要動手動腳了。人家看了，不是樣；現在咱們年紀多大了，不比小時候，你不聽見他們已經在說咱們？——』英蘭說到這裏，臉又一紅，停了一下道：『你就留心着罷，就是有什麼——不好說的，放心上得了。——』

『唉！——』虎兒想起了心事說。『這事反正亦不用說，——可是，我的妹子，——』  
『等着罷！——』英蘭微啣着說。『瞧你我的命得了。我看我的父親母親都成，只有——唉，你怎樣這般笨——真可恨！——』

『那，妹子怎辦呢？——』虎兒蹣了腳問。

『我看你媽有點兒——』英蘭說着止了。

『我媽？——』虎兒說。『我——』他說到這裏，看見耕林夫人走了來，就改口道：『是



什麼？」

『你說的什麼我又忘了。再說』英蘭說。

『「紅燈籠，綠燈籠，一放就騰空。」——是什麼？』虎兒問。

『我想——』英蘭只想着方才沒有結果的談論，虎兒現在所說的，完全都沒有聽清。

他們默然相視着。看看天色已夜了，耕林夫人連叫着英蘭進去睡覺；而馮大婦也遠遠在喊虎兒歸去。『虎兒，明天再說罷，』英蘭對虎兒說着，搬了凳跟着耕林夫人進去了。虎兒也就無聊地歸去。

耕林夫人很能明察到虎兒和英蘭的心事，她也曾和耕林商量過，耕林總說『馮家富，咱們窮，咱們出庚帖給他們是很爲難的；倘使他們拿咱們的庚帖退了回來，不丟掉面子麼？』耕林夫人聽他說得很對，也就閣下了。

這是給虎兒開口的一個最好機會。一天，虎兒的舅婆來了，和馮大婦坐在場上談論

着揀豆。虎兒荷着鋤，從菜園裏回來，經過她們前面，就站住了；放開了鋤頭，蹲在地上幫着她們揀。

『我說，大小姐。』虎兒的舅婆揀得腰酸了，坐正了；看了看虎兒道。『虎兒的年紀，也大了，該替他配親了。——』

虎兒聽着臉一紅，不語地蹲着聽下文。

『是啊，我天天留心着呢。』馮大嬸也放了豆，坐正來了說。『媽，現在配個媳婦，真不容易。又得體面，又得面子好，門當戶對，真不易呢。——』

『你說的話也不錯。』虎兒的舅婆笑着說。『可也得趕緊點兒，你看這孩子，兩只眼睛頂花的，准同他父親一樣，也不是個好的，不要閒着又同他父親似的，爬牆跳屋闖起禍來。——』她說到這裏哈哈地笑了。馮大嬸和虎兒也都笑了一陣。

『我是趕緊在留心。』馮大嬸說。『可是，媽，你老人家肚子裏有沒有門當戶對的替你外孫兒做個媒？』

『我麼？』虎兒的舅婆摩着額說。『咱們家東首，朱福家有個女兒，叫桂仙的；那孩子很好，聽說還沒有人家呢。』

『桂仙？』我想想……『馮大嬸想着道：『是啦，我看見過，那孩子是頂好的，而且長得也不錯；她家同咱們家也差不離，可是我看見她的時候，還很小呢。』』

『你幾年沒見，長得頂長大的了。』虎兒的舅婆說。『今年也十六了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馮大嬸拍着膝蓋說。『這回你回家，我就同你一塊兒回去；瞧着好，咱們就向她們家要庚帖，占一下子。』

『就這樣辦罷。』虎兒的舅婆對馮大嬸說着，又對虎兒調笑道：『虎兒，你要配了桂仙，真是你的福氣。——多麼體面的一個小姑娘……』

『哼！』虎兒不語地哼了一聲。

『哼什麼呢？』虎兒的舅婆聽見了虎兒哼一聲，不覺奇怪問虎兒道：『難道你還不願意有這麼體面的小女兒？』

『我誰都不要！——』虎兒憤然地說。

『你就不娶媳婦麼？』虎兒的舅婆瞧着他問。

『我不要什麼桂仙，』虎兒憤然地說着，站了起來離開去了。

『虎兒怎會這個皮氣？』虎兒的舅婆看着虎兒走遠了，對馮大嬸說。

『他麼……』馮大嬸微笑着說。『他有別的心願呢。』

虎兒的舅婆湊近了馮大嬸問道：『他有別的什麼心願？難道看中了誰？』

『他看中了英蘭了。』馮大嬸說。

『英蘭是誰？』虎兒的舅婆微聲問。

『就是隔壁耕林家的小女兒。』馮大嬸說。『那孩子今年十五歲，倒是很好，皮氣亦

好，臉蛋子亦可愛；以前，在咱們家放過牛，老同虎兒和在一塊兒玩，兩人頂和愛的。——可

是，我有點嫌她家太沒有根底，所以這件事也就老沒有提起。』

『英蘭家的父親活着麼？』虎兒的舅婆問。

『父母都活着呢。』馮大嬸說。『要說她家耕林和英蘭的媽，倒也是頂好的人。』

她們母女提起了這件事，也不揀豆了。虎兒的舅婆道：『他們倆既然都願意，你就成全了他們得了。——耕林家夫妻，也是很老成的。』

『可是，——我終以為她家太沒有根底了。』馮大嬸思量着說。

『她家裏窮，怕什麼呢？又不是嫁女兒，只要小姐體面，能幹，就得了。』虎兒的舅婆說。

『英蘭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有便，你就指給我看。』

『英蘭那孩子是頂好的，媽，你看見了，也一定得愛她。——』馮大嬸說着，將豆都放

進籃裏，抹了抹臉上的汗道：『太陽都快射過來了，咱們進去罷。』說着同虎兒的舅婆走了進去。

虎兒記憶着她舅婆所說的，一天沒有心緒做什麼，只時常在英蘭門口張望着英蘭。可巧，英蘭今天跟着她母親鎮上玩去了，直到喫過了晚飯，英蘭到東首田間去看菜，虎兒才算遇着了她。

『我尋了你半天，亦不知上那裏去的。』虎兒看見英蘭，提了只籃到田間去，就在後方跟着問。

『我上市去了半天。』英蘭走着，回過頭來問：『你尋我有什麼說的？』

『等等我告訴你。』虎兒跑上了一步，同英蘭並着肩說。『唉——話長着呢……』

他們兩人同步到耕林夫人種的菜地裏。英蘭看了一看，就俯下身去拔着菜間的雜草。虎兒靠近着英蘭，幫着她拔。

『到底什麼事？尋了我半天。』英蘭很疑慮的問虎兒。

『你不知道，等我慢慢兒告訴你。』虎兒說着四面望了一下，又靠近些英蘭低聲道：『早上我從田裏回來，我舅婆同我母親議論着，說替我配什麼親事。——』

英蘭聽着心裏一驚，連忙接着問道：『配誰？』

虎兒道：『我舅婆那裏有個叫做什麼桂仙的，可是我當面就對舅婆說，不要；我死亦不要，要是能成了，我就同她鬥命。——』

『幹什麼呢？』英蘭無力似的說。她心上異常難過，好像有小針刺了一下，可是仍舊做出莊重的樣兒，苦笑着對虎兒道：『你舅婆給你配親，還不好麼？幹嗎又要鬥命？』

『好妹子，你也說起這話來了！』虎兒急着拉了英蘭一下道。『我好……』

『不這樣怎麼辦呢？——』英蘭無興的說。『難道我又有什麼法子。』

『爲此我所以來和你商量，你倒說起這話來了。唉——』虎兒長歎了一聲。

『你乾急，也是沒有用，等着罷！』英蘭說。『咱們慢慢兒商量着罷，一時，急也急不出什麼來。』

『好妹子，你想想看，有什麼法子沒有。可憐，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。』虎兒懇切的

看着英蘭說。

『你想罷，我也實在想不出什麼來。』英蘭說着，也沒有心思拔草了，就提着籃子回去。

英蘭很覺奇怪，她在走過馮虎兒家的門時，虎兒的媽媽大嬸，和一個老年婦人，很注

目的打量她；她本來想去和馮大嬸談論兩句，一想一個不好意思，就很速的走了過去。

英蘭睡在床上，反覆思量着白天虎兒所說的，異常憂慮，倘使虎兒所說的要成爲事實，那末，唉！她後顧真是不堪設想了。她想到虎兒對她的愛護，以及虎兒性情的和順，在少年中，直是揀不到的；要是這個位置被另一個人占了，自己呢？而且，倘也像幾個姊姊一樣，那竟是一無生趣了……

誰料到這件事，非但不成事實；反倒出於意外的，他們所希望的將要成爲事實了。

經過了不多幾天，英蘭伴着耕林夫人做着綢花，看見耕林從外邊忽忽地跑了進來，問耕林夫人道：『英蘭不是九月半生的麼？可是，我將時辰給忘了，到底是什麼時候生的？』

『你問牠幹什麼？』耕林夫人一默說：『我好像記得是子時。』

『對了，對了，是子時。你提着我亦就想起來了。』耕林說。

『你問牠幹什麼？』耕林夫人放下了針線問。

耕林道：『虎兒的舅婆，說咱們英蘭頂好的，要個八字和虎兒去占占。』



英蘭聽見了這句說，心上立刻起了一陣異味的感念；熱血一上湧，臉立刻鮮紅了起來，拋開了網花，躲進自己房裏去了。

『這時候，她們還要帶鎮上占去呢。』耕林說着，忽忽地走了出去，買了張庚帖，將英蘭的八字寫在上面，就一直差鄰家阿二送到馮家去。

阿二跑到馮家門口，碰着虎兒就笑嘻嘻地對着虎兒的耳朵輕輕地道：『英蘭的庚帖，送來了。』

虎兒聽着心大跳起來，臉一紅溜了。

虎兒和英蘭的婚姻，誰都贊成了；只要占吉了，就能定下。馮大叔就誠誠信信拿着庚帖到鎮上占去。

全鎮都知道的，范瞎子的算命占卦合婚是最靈驗不過的。馮大叔一口氣跑到他門口時，許多人是候着命相。馮大叔等了半天，一個個命相完了；輪到他時，他就坐在卦桌旁方凳上，將虎兒和英蘭的八字傳給范瞎子道：『先生，請你合合利不利。』

『噫——』范瞎子接着，抬了抬眼鏡，細細看了一下，將有很長指甲的指頭數着；嘴裏咕嚕着甲乙丙丁……等算了一下，抬頭對馮大叔道：『男是虎，女是羊，照這看起來，就有點不合——』

『是——』馮大叔一默問：『可是能配不能配？』

『我合一下看。』范瞎子噉哩咕嚕合了半天，馮大叔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時，方才斜過來搖着頭，對馮大叔道：『占不吉。男的有五重火，女的有五重水，水火不相容；倘合終凶，而且，女的有三重傷官，倘若配合，於乾方終有不利。這兩條命，真是格不相入；倘然配合，必定是兩敗俱傷。』

『可有什麼法子沒有？』馮大叔聽着很覺沒趣問。

『沒有什麼法子。』范瞎子搔着鬍鬚道：『我勸你另尋佳偶，不要誤了。』

馮大叔一場沒趣，收了庚帖，付了占錢，失望的步行回去。

『怎麼樣？占吉了麼？』馮大叔回到家裏時，衆人都迎上去問。

『不成！不成！不成！』馮大叔一疊聲說着，坐下了將范瞎子所說的，源源本本講給他們聽。

『那不成！』虎兒的舅婆說。『再說罷。占不吉，倒不是玩的。等等你就仍舊叫阿二送過去罷。』虎兒的舅婆，又對虎兒道：『這是沒有法子的，占不吉，有什麼說的！反正這有緣法。』

虎兒如同受了一個焦雷，不語地躲向後邊沒人處墮淚去了。

英蘭同虎兒商量過好幾次，終歸沒有美善的結果。這件事，就成了他們極可悲觀而且時常佔據了他們心田的一個重要問題。直至於他們恍惚着，做隨便什麼都不安寧起來。英蘭明知這件事是絕望了。她想到了她終身的不可知，無憑靠，就時常落着淚。現在，她不願意再看見虎兒，她見了虎兒時，就能記憶到這件事，使她心分裂成一片片。

正在英蘭恍惚的那兩天，姑媽又來了。看見了英蘭，拍着她肩頭道：『幾個月不見，又長了好些了。真是一個很體面的大小姐了。』

姑媽在英蘭家裏住了好幾天。一天晚上，耕林夫人，姑媽和英蘭喫過晚飯，圍着一張破桌子，在談論些家務事時，漸漸講到英蘭的婚姻了。耕林夫人先將和虎兒合婚占不吉的事告訴了姑媽；姑媽聽完了，就接口說道：『是啊！英蘭的年紀，也一天大似一天了，該得替她好好兒招個女婿，也是她的終身大事，不要年紀攔大了，將來不好找人家。』

『我也這麼想。』耕林夫人思量着說：『可是，尋個好好兒的女婿，也不是易事。虎兒這門親事，倒頂好的，可又占不吉。慢慢兒留心着啵。』

『我心裏倒有門好親事呢。』姑媽微笑着說。

『是誰？』耕林夫人問。

『就在我們那裏，呂橋有個呂長發，他家三兒子，要配個親；不論貧窮，只要小姐美麗，能幹。呂長發現在做了地保了！家裏真富有着呢！不要說田，牛都有三四隻。要是蘭兒給了他家，這才是蘭兒的福分；真是一世喫穿不盡呢。』姑媽不絕地說。

『咱們這人家怎配得上地保呢？』耕林夫人說，『還是留心別的罷，不要真真象牙

篋配了窮人家，高攀不起——』

『這是什麼話？』姑媽拉長了語氣說：『我不是早就替你說了麼？<sup>？</sup>不管貧賤，只要女孩子體面能幹，就成。你不信，咱們蘭兒他准得要呢。』

耕林夫人想了想道：『那末就請你姑媽做媒，說合得了。』

『你不信，我去，這事終得能成功。可是，可得先小媳婦過去；等一兩年併親。』姑媽說。『這在乎什麼？』耕林夫人說。『現在那一家不是先做小媳婦後併親的。就是咱們那一個不是小媳婦子出身。只要人家有底子，男孩子成人，就得了。你到底認得他家麼？<sup>？</sup>他家的底子怎樣？也得打聽一個明白。』

『就在我們那裏，我怎會不知道他家的底細。』姑媽說。『我不是告訴你了麼，既有勢力，人家也有錢的；男孩子也頂能幹。可是，他家是很做人家的。而且，也是很有規矩的人家。』

『只要是這樣就成了。』耕林夫人說。

『誰騙你呢？』姑媽一斜頭說。『難道我做姑媽不要姪女兒將來有好日過，把她送進火坑子裏去，你放心，決不能似做媒的花言巧語，是想賺幾個，喫幾頓的。我不是說的麼？英蘭配上了他家，非但是英蘭的福分，也是你們做父母的光榮。』

『那是自然。』耕林夫人說。『反正全靠你能把這件事給說妥了。不要說是英蘭，就是我們，也得感激你不盡呢。』

『這話又從何說起？』姑媽說。『明兒我把庚帖帶了去，盡我的力量說合得了。要是占吉了，我老姑媽也增了不少光彩呢。——哈哈！』她笑了一陣，又道：『我看英蘭，將來到是一個有後福的。』

『這件事，自然得煩姑媽你給幫忙出力了。』耕林夫人說。『等等耕林回來了，我和他商量好了，就得請你勞碌一番了。英蘭年紀不小了，這件事倒真得趕緊呢。』

『我自然得出全力來說合呢。』姑媽回過頭對英蘭道：『你要配給了呂家，真有後福在呢！可是，將來可不要將你姑媽忘了。』

英蘭聽着她們所說的，低着頭；一肚子不高興。想着了以前姑媽送到城裏去受這麼大苦，現在不提，到又咬舌來了。恨到只趁着姑媽不留意，瞪視她幾眼。這時她姑媽對她說，她只當沒有聽見站起來，一直跑到床上躺下了。

『怕羞呢。』姑媽調笑着說。『女孩子大了，終得嫁的。那一個女的沒有夫婿；有什麼可羞。只怕你將來還得樂到嘴都合不了呢。——』

英蘭也不答她，伏在床上；想起和虎兒的前情，心像刀割般痛着，不覺墮起淚來。她只怪自己命苦，命不好；將來的痛苦，多着呢。

英蘭趁姑媽不在一旁的時候，就對母親耕林夫人講起了這件事。『你又要聽她咬舌了，她說的話，真不能信。』英蘭對耕林夫人說。

『誰啊？』耕林夫人問。『她又對我說什麼來着？』

『昨天姑媽替你說的那事。』英蘭很覺不好意思說。『媽，你想，她的話能信麼？上回領我到城裏去，去的時候，不是說了個天花地亂；弄得爸爸千信萬信。害我喫了這麼大苦。

媽，你難道已經忘了？現在又聽她的話——唉！媽，你又要聽她的話，我這條小命是准得送在她手裏了！』

『你小孩子家懂什麼。』耕林夫人說。『虎兒那事，你就不要希望了。占不吉是沒有法子的。——可是，英蘭獸孩子，天下除了虎兒，就沒有好男子了？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；你這大的人了，也得想想終身大事——』

『媽，虎兒的事，你也不用提起了；反正是我命苦。——』英蘭輕聲說到這裏落淚道：『可是，我總不能到人家做小媳婦去。看姊姊們，那一個現在是好過着的？媽，你又要來害我受這苦了。』

『可是，英蘭，』耕林夫人接着辯：『現在的婦人，誰不是小媳婦出身？而且鄉下——就說咱們這一路，就是有錢的人家，都是小媳婦；沒有就正娶的。風俗在了，咱們也改變不了。本來做人家媳婦，初起總得受點苦；難道一飛就得上天？熬到將來，公婆死了，就有好日子了。就說我，初來的時候，受多少罪過，痛苦；現在，可不是算熬穿了。』



『唉——』英蘭默然長歎着。

『我的孩子，多苦些什麼呢！』耕林夫人安慰英蘭說。『我自然也打聽打聽人家的好壞，才把你送去，你也不用愁着，媽媽，我終不能害你的終身；你放心得了——好孩子，你不用發愁。』

『唉……』英蘭歎息着說，『總是我的命苦罷了。』

英蘭喫過了晚飯，一個人在河畔柳樹下對着清白的月兒歎息着思量。『我將來的日子，不知怎般過呢……』她想。『以前所喫的苦，過去了不用說；將來呢？幾個姊姊，不是小媳婦麼，這般的受罪。實在一個女孩子家，活着也沒有什麼趣味。——唉——同虎兒的事，又是這般結果，就說這村上這麼些個少年，有那一個是及虎兒這般可愛皮氣好的。將來難道還有這麼好運氣會碰到虎兒這般的人？——唉！可恨的范瞎子，你只輕輕說了這麼幾句不關痛癢的話，誰知人家的好姻緣，就活活的被你分拆開了啊！——可恨的姑媽，害我一次，還不足；還要來害我？我這條命，不用說，是送在她手裏的了。媽媽呢，又這般忠厚

的；我一個女孩子家，又有什麼好意思將我這話都說出來。唉——』她想着，一無可依靠，而將來的生活，又茫茫渺渺不可知；真如孤飛着而又失途的晚鴉，這般空曠的天空，路又在何處呢？隨着飛飄流麼？還是自己尋條新的路？『唉——做女兒家，又有什麼生趣，受這些罪過；還是死了罷……』她想到這裏，淚珠簌簌地拋了下來。她仰視着天空微明的小星，可憐的暗淡着，同自己一樣的無興；同時品亮的月，也被薄雲遮蓋了；微風過時，巢裏的小鳥啾啾的亂鳴着；還聞或有一兩只孤鳥，因失伴迷路而長鳴出悲悽之音。

『隨着命運罷……』最後英蘭想。『反正，人怎麼痛苦，終有最後的一個結局。等着罷！她又想到自己與虎兒。她因為自己的終身，或者已經許給別的人了；她和虎兒的一切，已成過去的陳迹，將來呢，各人憑着各人的命運走罷了。她不欲爲了自己再去苦虎兒，於是她決定以後總歸躲開，不欲和虎兒接談，免得更添出他們愁苦悲慘的材料。她聽見遠遠地耕林夫人在喊了，就抹去了淚痕歸去。

從此，英蘭處處躲開虎兒，不使虎兒與她再有接觸的機會。但她的心，是怎般酸苦着！

虎兒很覺奇怪，他若干天沒有碰到英蘭了。更覺可痛的，是偶爾遠遠地看見了英蘭，英蘭就會立刻有意的躲開去；竟尋不到有一個密談的機會。起先，虎兒的心自然和英蘭一樣的悲痛着，他以爲英蘭有了別的同伴，所以有意的躲開；不過漸漸地他覺到英蘭竟和以前兩樣了；臉上也少了笑容，更加在遠遠地看見他時，就更覺失了常態。可是若干天後，終使虎兒因不耐而尋了別一個伴侶。

英蘭雖然很自信她策略的成功，虎兒竟有了另一個戀人；但她的心，更是劇烈地悲苦。她只預祝着虎兒和現在的伴侶，不要仍然和她一般的結果；至於她自己呢，只等候着命運來支配罷了。

姑媽和耕林夫人的計劃，竟成功了。和虎兒占不吉的庚帖，竟和呂長發的三子叫做梅生的八字，在范瞎子手裏合成了一對。姑媽很覺榮幸，因爲他們的美緣，是她手造的。耕林夫人也很快活，她以爲現在竟做了地保的親家，地保兒子的丈母娘。耕林喫醉了酒時，也時常以此事在一般鄰人前自豪；只有英蘭，微聞了這消息，悲慘非常。與虎兒的，現在固

已成了一個故事，以後的呢……

英蘭和梅生的婚事定妥之後，呂家就時常來催，要叫英蘭過去，實行做養媳婦。耕林夫人自覺有些不捨，無奈礙於面子，而且以爲女孩子遲早終要夫家去的。更加耕林，只歡迎英蘭的早走，可以省掉他一年不少的米；雖然英蘭能做網花來賺錢，非但所得的不會給他，也覺得不補失；因此，竟決定在九月初九重陽那天，將英蘭送過去。

日子過得很快，一天一天像飛的過去。英蘭的愁慮，也跟着日子一天天增加。轉眼，已是九月初了！這時，耕林夫人是忙着替英蘭添補些衣衫，免得過去後給人家看不起。姑媽是每天高坐着談說這件事的美滿。英蘭只愁坐着思量，什麼事都懶得做。『等着罷！』她想到無可如何時，總拿這句來做結句。『反正我只有一條命，以前的苦，都吃過來了呢！』

最可使英蘭心痛而悲觀的，是虎兒現在竟也來調笑她了。『現在都預備好了麼？』一次她偶然碰見虎兒時，虎兒調笑着的神氣，對她說。『不久，就高遷了啊！』虎兒說完，竟漠然地去了。英蘭如無數小針，在刺着她的心。出神了忽兒，暗暗地落着淚。『誰是可靠的

啊……』

初八了！明天，就是英蘭到夫家去的日期了。英蘭急到像啣在貓嘴裏的老鼠，但也無法來反抗；只默坐着歎息墜淚。

耕林夫人將各樣都辦舒齊了，只等着明天的轎子來，就能將英蘭送過去了；她就跑到愁坐着的英蘭一旁，對英蘭輕聲道：『好孩子，苦什麼呢？』

英蘭只是哭着，不答；漸漸愈哭愈苦起來。

『好孩子，哭什麼呢？』耕林夫人低聲下氣的說：『女兒大了，總得出門的，有什麼可哭的，女孩子大了，誰不得嫁人？起初有公婆的時候，喫點苦，將來公婆過輩了，就好了。做小輩的時候，誰不是低聲下氣，聽從着長輩的。——這是你的終身大事，還得快活呢。一來身子有了着落，不得快樂反到哭起來了！快不要這樣，去了一樣時常能回來玩的。而且，呂家是很有錢的，後福在將來呢。只要你將來不要看不起你的窮媽，也就算不虛生了你這麼一個——』

『唉……』英蘭只歎息着不答。

『你有什麼，對我說得了。』耕林夫人拿出手巾來替英蘭抹着淚說。『對我，還有什麼不可說的？不要儘哭，有什麼，對我說，哭得我怪心酸的。——』

『媽呀——』英蘭更哭得說不出話了。

『不要哭了，我的孩子。』耕林夫人拉長了語氣說。『又有什麼可苦的地方，你就說罷。』

『把我送進野人窠裏去，將來的日子，怎麼過啊……』英蘭嗚咽着說。

『你說這話，』耕林夫人苦笑着說，『去的時候，一個都不認識；過了幾天，不都熟了麼？將來還是你一輩子喫飯的地方，是你的家呢。』

『得了，媽，不用多說了。』英蘭歎息着說。『反正我的命，注上得受多少苦，逃也逃不了。我認命了……』

『你這時膽子小着，將來你就能明白我所說的不錯了……』耕林夫人沒有什麼

可說的，就拿這句話來做了一個結梢。

英蘭一夜沒有好好合眼，自己也不明白是想了些什麼。到第二天一早，她起來了，只隨着她母親分付着做一切所要做的。她母親很精細的替她梳了一個頭，喫過了一頓很豐富的飯。飯後，哭着的英蘭被她母送進一頂圍着紅布的小轎裏。兩個轎夫，不容她和她母親細細辭別，就很速的擡起英蘭，忽忽地跑向呂橋去。在途上，英蘭苦苦地嗚咽着，轎夫笑着說道：『小姑娘，別哭了，甜在後頭呢……！』

## 第四章

英蘭被兩個轎夫一直擡到呂橋，在呂長發門口停下了。英蘭脆弱的心，一陣的亂跳，驚惶無主地，像小孩子手裏玩弄着的一只小蝴蝶。她覺得轎子是停了，接着聽見一陣爆竹歡呼的聲音。他孤坐在轎中，靜着，身子跟着慌的心顫抖；只等着有人來主使他。不多會兒，轎簾開處，一個穿得花花的婦人，嘻皮着臉扶了她出來，同她走進呂長發的門去。他只低着頭跟着那婦人走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前幾寸的地方。她覺得四周圍許多人在看，而且批評着她：『年紀還小呢。』『臉蛋子到長得很可愛的……』有的說。

英蘭只不作聲，但臉，只漸漸熱紅起來。她跟着那婦人，從人堆裏步了進去，好像已經走到堂屋裏了；她感覺到這裏的房子，未必比家裏好，或者竟還要簡陋些；地是七高八低，



連磚都沒有。

英蘭這時的心，像枯水似的一點波浪都沒有，其實，他也沒有着意思量的餘地。他全身一切的機能，都好似已經停止着了；只有腳，自然而然的跟着那婦人走。

『這是公婆。』婦人說着停止了。他看見自己腳前，有一塊紅呢鋪着，她不由自主的一擡眼皮，微微偷看時，許多人圍着噪嚷。堂上坐着一對半老男婦，她木立着，可不知現在要做些什麼；直到那婦人輕聲對她耳朵說道：『跪下去拜呀！』她就照着婦人的手勢，拜將下去。

『這是大伯，大伯姆；這是二伯，二伯姆……』婦人嘴裏連環的說着，叫她拜。有時，對方也在回拜，她也莫明其妙，竟將自己的本身都要遺忘掉了；只如木偶般，又好似做猴兒戲的所牽的猴兒，只隨着那婦人所說的行動。

大概都已舒齊了，那婦人就同她到一間極狹小的廂房裏去，坐着。從此，她整天只像木偶般，除了喫飯是和合家一處喫之外，也沒有機會同人家談論過一句什麼。有時，只有

一個嘻皮笑臉的小姑娘，來說她取笑；或者有些人，在房門口探頭偷視一下，跟着笑話聲去了。

她過了幾天的木偶生活，漸漸熟悉起來了；一家的人，也都大略有些認得，一半固然是聽着旁人的叫喚而知曉，一半也由他自己推想而來的。

瘦長而有些鬍鬚的，是公——呂長發。他時常咬着一支旱烟筒，默想着的。婆——長發的妻，可是一個很肥胖的婦人。他說起話來，異常粗速而且帶着些罵氣。應保，大概是大伯，一個忠厚的農人。他沒有一些空閒的時候，總在田園裏工作着的，但是短小圓臉的大阿媽，倒是一個能幹尖俐的婦人。二伯來福，是一個平常的農人，沒有什麼特別皮氣。二阿姆也是很厚直的人，不過說起話來，是很流利脆速的。頂小的一個男子，約來有二十歲上下，粗厚笨大而又毛緊的，是叫梅生；人們時常把他調弄到發火來取笑的。這個大約就是她未來的丈夫了。還有一個十三四大的女孩子，是惟一的小姑婆保。

從英蘭觀察出來，她們各人有各人的職務。二阿姆是終日手不離梭的坐在木機上

織着布。大阿姆燒飯給一切人喫，空下來做針線，長發的妻，只督察着他們；有時，也幫着他們做些什麼。愛保因為年紀小，只送着田間的飯和玩耍；或者隨便說些批評的話。長發老在街上喫着茶，圖牌應酬。應保等兄弟三人，是做着田園的工作。

英蘭在聽見她未來的丈夫梅生說話或者無意碰到他時，就異常覺得羞澀。有時，也趁着機會偷視他丈夫。她只覺得他是一個長大而可畏懼並且粗笨可憎的男子。同時，她又聯想到虎兒了。她覺得梅生沒有一處是及得虎兒的。說起話來，憨獸到好像老牛。直使她自己覺得將來命運的可悲。——不過，她在家裏時，早已料想到現在的無趣結果了。所以，倒可不覺得十分苦楚，只按着她所要做的來渡這悠悠長久的光陰之海。她的心，實已很早枯，只機械式的勉強過她應過的日子。

幾天之後，長發的妻，就將英蘭所每日必應做的事分付了她。早上起來後，收拾戶內的一切；相幫大阿姆燒飯；下午倒便壺馬桶；以及田間的送飯……等等，以外的事，由她隨時差喚。

英蘭想這種課程，實在比在城裏做小婢時都要嚴格喫重些，可是長輩說的話，如何能反對，不照着做？只得按着婆所說的工作罷了。

在分付課程的次日，早上英蘭一早和在城裏做小婢時這般早就起來了。英蘭自以爲這是很早很早的了，可是她起來時，大伯姆已在燒早飯，二阿姆也早坐在機上織布了。她照長發妻所說的，各處收拾了一下。他掃地掃到二阿姆的機旁時，二阿姆看了她一眼，憤然的說道：『這裏我早掃過了！』

英蘭不敢回答，只仍舊拿了掃帚到長發房裏去掃地。

這時長發和他妻和愛保，還深深地睡着。英蘭將地掃到一半時，一張黑暗笨大的床上，發生了翻身格格的聲音。接着喊道：『英蘭——』很嚴重的聲音，是長發的妻在喊。

『姑娘——』英蘭就停了手，照例叫了一聲。

『到這裏來做小媳婦，可不能同在家比！』長發的妻說！『這時候，什麼時候了？才起來掃地！我難道家裏少人喫飯，請你喫飯來着？你看她們倆什麼時候就起來煮飯織布了？』

你這時才起來照這樣可不成！享福，只好請你回家去享，這裏可不是享福的地方——這是第一回，亦不必說；下回再照這樣——那可不成……」

英蘭聽了，木立着，長發的妻，似罵非罵的話，像流水般不絕。「來不幾天，就這樣了。——將來呢……」英蘭這般想。在這幾天內，英蘭已經看見長發的妻對大阿姆等的手法了；所以她也預料而且竟預備着將來長發的妻，拿更嚴狠的手段來對付她自己。

「站在這裏幹什麼？」長發的妻說完了不見英蘭有動作，就說：「沒有什麼做的麼？把菜地裏的草去拔了！」

『是了……』英蘭答應着，到菜地裏拔草去。英蘭拔着一本本青的草，歎息着思量。她現在又走上了一步惡運，將來的結局，不知怎樣呢？能在長發的妻手指裏溜過，已經是很困難的事了；而且，梅生的可憎，將來又怎樣能捨得自己來和他同室？她又迴想到她在家裏時去拔草，和虎兒追着他的情形。她的淚不禁隨着起落的思潮墜了下來。她覺得現在的一無生趣，和將來的沒有指望；一個人如獨處在雲霧裏，前途暗淡，到底向何處走呢？

她實在覺得自己的一生，真如一本他所拔的草這樣無價值。以前的已經過去了，以後的日子長着呢！可是——梅生——想到他，她竟覺自己的將來，或者更要比現在困苦艱難些。『我的終身，是又害在姑媽手裏了啊……』他想到絕境時，就蹲在牆腳下哭泣了一場。停了一回，就無趣地站了起來，下死勁的踩了一下腳，咬着牙道：『得了，我這條命——等着罷，只像刺豆般隨着命札去；反正，最後總拚着一死罷了！』她恐怕臉上的淚痕給她們看出了，就將衣角細細擦了一陣，像浮萍般飄蕩了回去。

英蘭糊裏糊塗地不覺已經走到了門口，她恐怕自己的眼睛是紅着，就做着將手來抹着眼睛走了進去。

『你上那裏去的？』快嘴的小姑愛保，看見了英蘭走進來問。

『娘不是叫我拔草去的麼？』英蘭啞聲無興的答。她看見衆人都擠着在喫早飯；可已沒了餘位了。

『她一定在什麼地方哭來看。』愛保指着英蘭對大衆說。『你們看，她的眼睛不紅』

着麼？」

『我那會哭呢？亦沒誰打我，幹嗎要哭？』英蘭抹着眼睛辯。『我在菜地裏拔草時，一個小蟲飛在我眼珠子裏了。』

『可不是哭來着，還辯什麼呢？只聽你的聲音，已是哭啞的了。』愛保養着英蘭說。『哼！』長發的妻冷笑的說：『我說你幾句，你就得躲開哭去了。日子長着呢，我看你將來還得上吊尋死！』長發妻說着一斜頭道：『竈下有昨天的剩泡飯呢，喫去罷！』

英蘭只得默然走到廚下，盛了碗隔夜泡飯坐在竈下喫。

『來了！』英蘭喫着冰冷的隔夜泡飯想：『連喫都沒有好的喫了啊——』她喫了一飯碗，雖然覺肚子還沒有飽，可是這種隔夜冷泡飯，也再喫不下了；就將堂屋裏許多的碗筷收了進來，洗了一陣。接着大阿姆也走了進來，拿了籃子等，喊着英蘭到長發妻的房裏取了些米，又到園地裏取了些菜，淘米洗菜去。

她們走到河灘時，已有許多人在淘米洗菜了，大阿姆同着英蘭就坐在石欄上等着。

『應保家嫂子，』一個在洗着菜的婦人回過頭來喊：『洗菜來了。』

『洗菜來了，』大阿姆答。『長根家姊姊——你比我早。』

『早什麼呢，』長根家一擡頭說。『你看，太陽已經這般高了。』

『那個，』站在應保家後邊的是誰？『靠着長根家在淘米的一個婦人，看了看英蘭輕聲的問長根家的。』

『誰啊？』長根家的一回頭笑着對那婦人道：『那個麼？——就是長發家新娶的第三個小媳婦。你還不知道麼？』

『哦！』那婦人就回過頭來釘着英蘭細細地瞧：『唷，頂體面的！——』

英蘭知道她們是在指着說自己了，異常羞澀；臉一陣的紅了起來，就轉過身去。可是，耳朵仍舊很注意的聽着她們在說。

『可不麼，』長根家說。『看她樣，也是頂聰敏的。——可笑梅生那個獸子，到娶着了這麼一個好媳婦，倒是有點兒跌福的。』



『真是！』那婦人歎息着說。『跌子交運了——』更細的聲音，英蘭還能隱約的聽見。『可是——』這個小孩可憐，將來好好得受點兒苦呢。』

『得啦，富二家嫂子，』長根家推了那婦人一下說：『你的嘴真個是快，人家在後邊呢。……』

『怕什麼？我不也是小媳婦出身？』大阿媽說着看見河灘上已經讓出了兩個位置，就同着英蘭走了下去，蹲着來淘米道：『做長發家小媳婦，不是容易的；反正我們這位頂漂亮的小嬌子，將來亦得嘗嘗這個味兒。——』就說我，從十五歲到如今，喫了多少說不出的苦；嫂子你們，反正都該知道。喫做長發家的媳婦，真不是容易的！』

『誰說不是！』富二家接着說。『可是，誰家小媳婦是好過的？我們可不也是這樣的麼！』

『咱們能算苦的了？』長根家說。『我看咱們呂橋最苦的，要算東邊兒吳家的了，真是睡沒有好的地方，喫沒有好的東西；還得一天到晚在田裏做，還得給那老吳婆一天到

黑打罵；那日子，才真不好過呢！要像咱們這樣，已經算好的——」

『誰不是做小媳婦出身？』富二家說。『反正憑着命，命好，碰着好點兒的婆婆；命壞，就碰着凶點兒的。將來熬到老東西死了，不就過好日子麼？』

『現在你不就是在過好日子了？』長根家洗好了菜，在水裏沉了沉，站了起來說：『你的孩子，不已經五歲了麼？不過幾年，你也得做老東西了！』她說着哈哈地笑了。

『要說「人」，就是壞東西！』富二家的說，『咱們做小媳婦的時候，喫了苦恨婆婆；將來要是有一天自己做了婆婆，誰不就擺起婆婆的架子來！』

『那自然，』長根家將籃放在石條上站住說：『反正是一輩還一輩，誰不是養媳婦出身？誰將來不做婆婆？先喫苦，甜在後頭呢。——』

『可是你說這話也不對。』應保家接下去說。『凶是凶，善是善；好說話的婆婆，儘有着呢。——只有我們那死不了的，這般凶惡，不瞞嫂子你們說，我從天沒明的時候就起來，直到睡，那有一忽兒閒的時候！真是怎樣命不好，配到他們呂家來了！——』

『嫂子你的出頭日子也快了。』富二家說。『我看——不是我嘴狠，你們那也快了；有朝那一天嫂子你做了大人，哼——』他笑着用狂尖的聲音，『——做小輩的，可也不是好做的！』

『得了，嫂子。』應保家笑着板起臉說：『當心我又得收拾你。——』

『可不是麼，應保家，嫂子福氣在後邊呢。』長根家正色接着說：『就說應保多麼會做，皮氣又好，不知我這嫂子修了幾世才修到的。』

『你可亦打起我來了。』應保家笑着對長根家說：『你譬自己罷。你看你們長根，多麼能幹，又能掙錢；我們比得上麼？——不是我說自己家的壞話，我們那兄弟三個，那一個不是默裏默氣的那一個？及得你們家長根得了罷，別說了。』

英蘭只蹲着將來來洗。她恐怕她們又換過目光來說她，只是低着頭，默聽她們所說的，心裏只在盤算着。『——我們那兄弟三個，那一個不是默裏默氣的？——』和『可笑梅生那個獸子，倒娶着了這麼一個好媳婦！』這兩話；以前英蘭已經感到梅生的獸

了，現在人家也在說梅生，於是她的預想，就算證實——從此她對梅生更覺得可惜而且自悲她的身世了。——她將菜洗好時，應保家也已將米淘好了，一羣人就說笑着各人歸各人的家燒飯去。

長發家早已分付過了，英蘭是幫着大阿姆燒飯，因此，英蘭在上半天就伴着大阿姆在廚下燒飯。

英蘭燒着火，大阿姆炒着菜；大阿姆將菜燒好了，就和英蘭坐在竈下談講起來。

『三孀子——』大阿姆喊英蘭。

英蘭第一次聽見人家叫他三孀子，羞澀到無地自容了。她自以為仍然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，現在，竟有人叫起她孀子來；於是她的臉接着立刻鮮紅了起來，頭也漸漸低了下去。她想不答罷，又恐怕大阿姆見惱，但又拿什麼來答應她呢？『好大阿姆！』英蘭怕難為情的說：『你下回就別只叫我三孀子了，怪難為情的。你想，我這麼一點小孩——下回你就叫我英蘭得了。——』

『那那能呢！』大阿姆笑着握着英蘭的手說。『還怕羞麼？——咱們說正經話。』

『你就叫我英蘭得了。』英蘭重複的說。

『我說，三孀子，』大阿姆問。『誰給你做媒做呂家來了？——』

『唉！——真命苦！——』英蘭聽見着，提起了一肚子的悲慘，不覺歎息說。但同時一想覺得有些不妥，就連忙縮住了，換過語氣道：『還不是我們的姑媽麼！——』

『你的姑媽是誰？』大阿姆搶口問。

『我的姑媽麼？——』英蘭歎息着答：『就是——我姑丈就是文平。——』

『哦！——就是她，文平家？』大阿姆恍然的說。『真是一個壞娘們！我說一個月前，她老到這裏來同老東西——』說到這裏，她探頭看了看，沒有別的人，方才接着道：『——』

『湊在一塊商量。』

『你亦認得她麼？』英蘭問。

『我怎麼不認得！』大阿姆答。『她就是我們村上人。——一個壞透了的人，她專靠

這弄兩個錢過活呢——」

「唉——」英蘭忍不住了要說些什麼，探頭張望了一下；但仍然遲疑着瞧着大阿姆不敢說。

伶俐的大阿姆，已經窺破她的隱衷了；就做著親熱的樣兒，拉着英蘭笑說道：「怕什麼呢？咱們說說，又不和外人講；我是頂直不過的。——」

「唉——說起來傷心！」英蘭將柴放進竈裏去，注視着竈裏燃着的火，只歎息着出神。

大阿姆也一眼不瞬的瞧着在要墜淚的……英蘭，輾轉的安慰她道：「去愁他幹什麼！事情已經這樣了，亦不必再去愁苦他，總是咱們命苦，受這魔難——好孀子，你就不必去想他了。過一天，是一天，到什麼日子說什麼話。——」

「唉——還提起他幹什麼！沒有什麼可說的。」英蘭用火篸敲着柴灰裏的火星，木然說：「以前喫的苦，已經過去了，不提；可是以後呢……唉！我想，也不會再有什麼好日

子呵……』

『在呂家想過好日子麼？』大阿媽斜着頭說：『真沒有指望呢！就說我，來了這麼好幾年，真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；有什麼希望！不要說別的，那老東西的凶橫，就够受的了！這時候我們年紀都大了，她亦不好意思真的怎麼樣，初來的時候，還得打呢！——三孀子，不是我咬舌，你等着罷！現在你初來，客氣。——』大阿媽說到這裏鄭重的口氣道：『哼——總有那一天給顏色你瞧！』

『等着罷。』英蘭掠了掠頭髮說：『反正我拚着這條命，一個人只有一條，反正，我將來亦沒有什麼好處。——』

『我看你也怪可憐的。』大阿媽拍着英蘭的肩頭說：『咱們的命，亦差不多一般苦呢！……』

她們在細細的談講着，把自己的任務都忘了，只儘着將柴送進竈口裏去。

『呀——快別儘燒了，三孀子。』大阿媽嗅着飯鍋裏已在飄出一陣陣的枯味，連忙

站了起來去看，開開鍋蓋看時，只見飯都現着微黃了。『這怎麼辦呢，三嬸子。』她着急着說。『飯都燒黃了，等等又該受老東西的氣了。』她說着回到灶下，將灶裏的餘燼拿冷灰來蓋沒了。

『那怎麼辦呢？』英蘭默視着大阿媽說。『不又得罵麼？——咱們倆的罪過！』

『隨她罵去罷。』大阿媽去將飯亂抄了一陣。『這，又有什麼法子？』

果然，在飯時，長發家的看見了飯就罵了。『今天的飯，是怎樣燒的？——不都燒黃枯了！』她問。

大阿媽站着不響，只當沒有聽見，斜視着在機上織着布的二阿媽，英蘭只一眼不瞬看着大阿媽，臉上現着驚惶的樣兒。

『今天的飯，可不是燒黃枯了。』長發和他三個兒子，都坐着先喫了。長發喫了一口，這麼說，說完，仍舊喫將起來。

『今天的飯，燒得太香了！』梅生喫着也這般說了一句。二阿媽不禁要笑將起來。大



阿媽也要笑了，但不敢笑，只轉了個身。『獸子——』英蘭瞟了梅生一眼想。她觸着心事，非但笑不出，要墜淚了。

『獸子——你媳婦來了，飯都燒香了。』長發家指着梅生咬牙說着，氣鼓鼓地坐着，也不喫飯，只看看英蘭，又看看大阿媽。說：『今天飯怎成這樣兒了？』

大阿媽聽見長發家的問了好幾句，只得答道：『想來是枯黃了罷。』

『哼——你們倆上那裏去了？』長發家的又問，但等了半天，不見她們回答，就接着道：『想來是你們睡着了罷？』她冷笑了一陣。『兩個人燒飯，能把飯燒枯黃了；真少見！要你們一個個喫飯的——』她說到這裏，仍舊不見有人回話，就拿起筷來對她們道：『還不都來喫飯？冷了好熱？』說着也就喫飯。

二阿媽停了機拉了拉大阿媽一同要去喫飯，想順手來拉英蘭時，一眼見只留着兩個位子，再沒有英蘭坐的了，就縮住手，自己管自己喫去。

英蘭這時非常難過，心一陣酸痛，淚跟着落了下來，又恐怕給長發家的看見，只要想

回到廚房去時，聽見長發家的在說了。

『英蘭——』長發家的含着一口飯說。『昨天剩的飯，還有呢；你去喫了罷。』

英蘭也不答應她，就一直來到廚房，坐在竈下泣將起來，她覺二次沒有坐位給她，這是長發家的有意將她除外了。她知道以後她只能一人在廚下喫着；而且凡是隔夜的，剩下來，都是她的食料。本來她早上就沒有喫飽，現在更覺飢餓起來；無法，只得將缸盆裏的隔夜泡飯，在鍋裏熱了兩碗。熱好，盛起來看了看，抹去了淚痕，要拿筷往嘴裏送時，一想，又非常覺得不平；而且她從來不大喫的隔夜泡飯，又來得髒酸。『——都是姑媽害我的！——早晚一死，還不如早餓死了痛快！』她想着賭氣將碗放下不喫了。但不忽兒，她又想道：『攔到晚上，還不是我來做晚飯喫？還是早喚了罷！』想了想，就托着一碗冷泡飯坐在竈下和着淚吞下了。

英蘭現在的小姑愛保，是一個很嘴健的女孩子。隨便誰的事，而且無論什麼事，只要被她知道了，她就能去告訴長發家的。長發家也非常信任她的話。因此英蘭們見她，非常

的怕恨，而且時常避開她；但英蘭愈避開愛保，愛保愈尋候她得利害。

在稻的登場時候，農家是很忙碌的，整天沒有一刻的空閒；僅僅只有晚飯後一時的休息，衆人是聚在堂屋裏談講着。

晚飯後，各人一抹嘴，做各人所要做的。長發很命的咳了兩聲，吐了幾口痰，在衣襟裏拿出支旱烟筒來裝了筒煙，燃着很命的吸將起來。長發家的拉過愛保，替她整理着衣衫。二阿姆因為要見好長發家的，抹了抹嘴，坐到布機上織起去了。梅生們兄弟三個，放下飯碗，就出去村上和調去。大阿姆將碗筷收拾好了，托到廚房裏去，都放在竈上，一轉身仍舊走了出來。

英蘭的命運，一日壞似一日；但她只好似海裏飄蕩着的花瓣兒，隨着風浪互擊着等候着命運來支配；倒也不覺得怎般苦惱。她獨自在廚房裏將長發家命她特製着個人喫的野菜粉粥，和了些他們剩下來的菜汁，儘命的喫了一飽。就獨自在油盞低下將方才大阿姆收進來的菜飯碗，都洗了；吹息了油盞，走向外邊來。走到堂屋的屏門口時，聽見堂屋

裏些人都在議論着她。她就縮住了腳，躲在那黑暗地方細細地竊聽着。

『英蘭會做什麼呢？』大阿媽的口氣說。『要她在廚房，非但不會幫我做點什麼，反到礙手礙腳的。我亦用不着她！』

『好，好！』英蘭聽見大伯媽這般說，更就不走出去，聽着她們下文。

『本來這小丫頭會做什麼。我一看見她，就有氣。』長發家的接着說。『我早就說這麼個小丫頭，要她沒有用，還頂生氣的。喏，多是他——你爸要她弄來了，只喫飯不能做。』

『得了，又推我身上來了。』長發含着煙筒說。『誰家小媳婦不是這麼大，就過門的？而且，就是你同那老婆子商量下的事，又與我什麼相干？——錢倒化不少呢！』

『別說了！』長發家的說。『我說，應保家媳婦——英蘭這丫頭，我亦不叫她幫你燒飯了。——』

『我說媽，』大阿媽不等長發家的說完，就接着道：『您不提，我亦不敢同您老人家多說什麼，您提起了，我亦不能不說了。——我本來早就想告訴您了。老天爺啊！實在英

蘭跟我在廚房，又做了什麼事！一天到晚，只在廚房玩着鬧罷了。有時，她還得偷偷摸摸的呢。——

英蘭聽到這裏，悲憤得要哭了；他想跑出去和大阿姆辯一下；又有些恐懼，只得仍舊縮住了蹲下去抹着淚聽。

『她來的時候，看她就不是一個好的，果然是這樣的東西！』長發家的說。『明兒我亦不叫她到廚房了。——可是，叫她幹什麼好呢？……』

『是啊！——』大阿姆說。『我罷，燒着飯；二孀子織着布，亦不必她幫忙；針線，她又不會；實在做什麼好呢？……有啦，田裏這兩天不很忙嗎？英蘭這麼大人，也有點力兒了，還是相幫着做點田裏事罷。——』

『可不是麼？……你不提起，我也忘了。』長發家很速的接着說。『這幾天稻正登場，不正忙着麼？本來少兩人做呢，譬如雇短工，這麼大人了，什麼不好做，挑稻，打稻，……她這時在那裏呢？——』

『哼——』大阿姆冷笑了一聲說：『她算搶着幫我洗碗呢。那一回洗得清爽，總得我去洗二回；我又不好意思阻住她不洗，隨她洗去罷，反正明天我洗二回的。——我看看去，這時候不出來，還許睡在炕下了……』

英蘭聽見要尋她來了，連忙轉進她自己小屋裏，假睡在床上。大阿姆走到灶屋門口，只見烏陣陣一個火星也沒有，一摸門，也上好了。心一動，恐怕英蘭躲在附近聽壁腳，就燃着了一只油盞，滿處照了一下，連英蘭的影兒也沒有；她愈加疑心起來，直尋到英蘭房裏，一眼看見英蘭已睡着在床上，就推了幾下，英蘭方才假裝伸了個懶腰，爬了起來，只抹着眼皮。

『你睡着了？』大阿姆說着細看英蘭是否真睡的樣子。

英蘭只裝出如夢初醒的樣子，胡說着。大阿姆也就信以為真，定了心，同着英蘭走到堂屋裏去。

英蘭走到堂屋裏，就拿了只自己的鞋子來，坐着做。長發家的只瞟了英蘭兩眼問道：

『你在那裏——這半天！』

『我在洗碗。』英蘭簡單的答着，仍舊做。

『我說，英蘭——』長發家的注視着英蘭說。『這兩天田裏忙了，明天你也不用幫大阿姆做飯；至於掃地那些個，就讓你二阿姆做去；你幫忙着做點兒田裏事罷。幫着他們挑挑稻子，也不是什麼費力的事。好麼？——』

『隨媽你分付得了。』英蘭無興地答。

『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是很聽話的。』長發家的做着笑臉說。『就這麼辦罷。英蘭，將來收成好，我還做一件新棉襖你穿呢。——好孩子，睡去罷；明天好早點兒起來下田做去。』英蘭忍不住要哭了，一轉身道：『媽，那我去睡了。——』她走到自己的小屋裏去，也不點火，就鑽在床上睡了。

英蘭睡在床上，想到方才大阿姆所說的，不覺又氣又愁；就在被中嗚咽起來。她想到現在的境遇，是一天壞一天起來；好比走一條路，愈走愈狹，不知將來走到什麼狹到走不

過去的去處呢。本來她以爲長發家的雖然凶狠些，但大阿姆等還和她很和氣，今天聽見了大阿姆一套和長發家所說的，方才明白大阿姆的和氣更是假的，而且更刁惡，不過於是她覺得自己好似一只綿羊，四圍都是些狠惡的狼虎在伺着她。——她真是一個孤立無援的小羊了！甚至她覺得就是母親的可愛，也是不可靠的，她來了這許久，也沒有來探視過她，她雖很想歸去，但她知道是這一種空的希望，決辦不到；而且長發家的也一定不會肯放她回去的。今天長發家的竟要叫她做男子所做的苦工了。她還是一個童心的女孩子，怎受得這樣非分的勞苦。她真覺絕望了啊！她又想到虎兒的可愛，和虎兒父母的和氣，很能使她的心像小刀子來一片一片的割。她非常痛恨姑媽，可惡的姑媽，竟送她到這黑暗的地獄裏來，使他受這般無可告訴的痛苦。她更恨范瞎子，可惡的范瞎子，他一句不關痛癢的話，竟送掉了一個女子的命運！她又感到梅生的醜笨無情；她既是他未來的妻了，而他眼看着英蘭的苦難，不援助她；雖然，他也是無能爲力啊！

英蘭睡在床上這般思想着，如睡在針床上般苦惱；但她已是籠裏的小鳥，只沒有方



法來提拔自己出這個深潭。最後，也不過將這些所想的在一場哭泣中拋過罷了。

長發家所分付的，誰敢不遵行呢？英蘭雖般的不願；但第二天，仍舊只得預備照着長發家所說的去做了。

英蘭哭泣了半夜，很疲乏，第二天醒來時，天已大亮了。她很恐懼，恐怕長發家的先起了，又罵。連忙穿着起來時，還好，大家還沒喫早飯呢。

英蘭洗了臉，就在鍋裏盛了一碗粥，托着坐在門口喫。喫着時，不覺又就想起昨夜的事來，情不自禁的又墜了兩滴淚。這時，二阿姆正洗好了一籃子衣服走來，走到英蘭一旁，看見英蘭在墜淚，便站住了問道：『三孀子，大清早起的，怎麼又哭起來了？』

『誰哭呢？』英蘭苦笑着說。

『得了！』二阿姆調笑着說：『我遠遠兒就看見你抹淚來着——爲什麼？三孀子，誰說你來着？』

『誰也沒有說我。』英蘭說着不覺歎了口氣。

『沒人說你，怎又歎起氣來了？』二阿媽說。『三孀子，我勸你不要悶着；自己尋點開心，看穿點兒；儘愁着幹什麼？愁壞了身子，是自己的。更沒有人來可惜！你知道麼！——』

英蘭聽着心一酸，淚珠接連着拋了下來。『唉！——二阿媽，承你的情，可叫我又拿什麼來安慰自己呢？你是明亮的，這種日子，叫我怎過法？上的要打要罵，下的還要搨小扇子。……』

『你還是看穿點兒，別儘去愁他。真的，愁壞了身子，沒人可以憐；那時候，更得苦了。』二阿媽說着探頭一看堂屋裏沒人，接着道：『本來呂家媳婦，不是易做的。應保家你看她面上頂和氣的，心裏真險着呢。我來了就喫她不少的苦。你記着，就少同她說話。比愛保更可怕！——』她說着時一眼看見愛保走了出來，就換口道：『你今天有衣服洗麼？』

『我沒什麼洗的。』英蘭說着儘命將碗裏的餘粥喝完了走進去。

從此英蘭就每天跟着應保們做田間的工作。比較以前，自然是更苦了；整天挑着稻走，或是打稻，每到夜晚停工時，英蘭的肩頭和腰，就酸痛到被打過一番般。

一天，長發家同着愛保回娘家玩去了。——這可算是英蘭等三人惟一空閒而可稍爲遊樂的時候；好比貓走後的鼠子。

英蘭看見長發家的去了，也就不高興再到田裏做去。她想，力作了許久，今日算得着了一天的休息；就在四鄰圍着談論了半天。

喫過午飯，英蘭坐着和二阿姆談論時，忽然大阿姆從外邊闖回來對二阿姆道：『順保回來了。』

『那一個順保？』二阿姆隨便着問。

『還有幾個順保？』大阿姆冷冷的答。『左不是胡家的順保麼。』

『隔鄰胡順保回來了？』二阿姆驚喜的說。『我看看去。』說着站起來就走。

『誰？胡順保，英蘭也站了起來問。

『你不認得的。——跟我來。』二阿姆說着就拉着英蘭一同走到胡順保家去。』

『噯，順保姊姊，你回來了！』二阿姆看見了順保就笑着拉了順保的手說。

『我可回來了麼？二嫂子。』順保笑着說。

英蘭細細看時，原來是個穿得很漂亮的姑娘。

『這是誰啊？』順保一眼看見了英蘭，問。

『這是我們新娶的三嫂子。你不認得罷？』二阿姆說。

『唷，你們新娶了三嫂子了！我怎沒知道？——好，獸子亦有了媳婦了……』順保說。

完細細看了英蘭一下道：『真體面！——你們家一個強似一個。』

英蘭被她說得不好意思，就躲在二阿姆背後。

『可不是，』一旁一個穿綠的婦人說。『不過男的可一個不如一個。』說完大家都

笑了。

『這回你好住幾天去了罷？』二阿姆問順保。

『有幾天空呢。』順保答。『廠裏絲沒有了，終得等個多禮拜。——』

『好！——他們還都說你不會回來了。他們的嘴，真是可怕。』二阿姆拉着順保坐在

一發說。『我早就說過，順保姊姊，不比別人，那會幹這事；可不是現在到底回來了。』

『誰說的？——』順保哼了一聲道：『自己的家，怎不回來呢？有本領在外邊耕人和調，誰管得了？要逃？真沒有那事！看我逃不逃。不像金妹似的，膽子小，偷偷摸摸，又怕人說了，上那當！——你們放心，我准不幹那事，做得出，就不怕人說；隨他們說去罷。我站起來是一個，躺下亦是一個；我幹我的，他們說他們的，——嚇嚇！還怕他們說這些個飛話，就別做人了！誰能像他們的姊姊妹子這般正氣！我本來就是邪氣的，怕邪氣的，就別在我面前，染着了，可不是玩的。——得了罷，我看說我自己沒有瞧瞞自己的尾兒呢，別前面吹，後邊就穿。我們是不怕人說的。——做到，就不怕人說；怕人說亦就不做了，哼……』

『得了！得了……』二阿姆笑着去掩着順保的嘴說：『我不過說這麼一句，你到似黃河決了口子，沒有完的時候了。』

『你提起了，我也不過說說罷了。』順保推開了二阿姆的手說：『我在城裏，怕沒這閒話聽見，還得比你多聽點兒呢！』

『好好——』二阿姆着急說：『我無心說了一句，你倒見氣了。——』

『誰見氣呢？』順保一嘻說：『這點兒要生氣，就不用活着。』

『是要到城裏渾渾去。——』站在順保左旁的一個老婦人嘻着嘴說：『你看，順保城裏去做了年多，嘴都學利了。——』

『是啊！三老媽，你瞧不上眼了罷？』順保迅速的說。

『我說着玩的，你又把我捉住了。』老婦說：『我年紀雖老，倒愛聽你這流利話呢。』

『三老媽，明兒你也上城渾渾去，學個老八哥兒回來。——』順保說着，哄堂的都笑了。

『勞你駕，到又打起我的趣兒來了。』三老媽笑着說：『你在家多耽擱幾天，我已經教學的了。』

『咱們走罷。』二阿姆拉了拉英蘭對順保道：『走了——我們家來玩。』

『忙什麼呢，不坐忽兒去？』順保站了起來說：『真是！照這般認真，我們五婦婦真得

愛死你了。」

『救了我罷！』二阿媽說着拉了英蘭一直跑回家去。她走到家門口時，一眼看見大阿媽和前村的金貴對立着私語；心一動，要縮腳時，可是已被大阿媽瞧見了；要退回去，又覺不便；只得漲紅着臉走了進去。接着，大阿媽的臉色也就鮮紅起來，假裝着高聲對金貴道：『——聽見沒有？可別忘了！明天上城，就替我帶回來。——要好的，太紅了，也不好。』

『知道了。——』金貴說着轉身走了出去。

大阿媽和二阿媽都覺得很不好意思，想拿些說話將方才一利問的現象遮過去；又都無從說起。幸而英蘭沒有覺察到，還只拉着二阿媽的衣袖問道：『順保是誰？——』

二阿媽借着英蘭的一問，正是遮方才的機會；就拉着英蘭的手道：『順保就是那邊胡家的小女兒，她媽要同她配人家，她一定不肯；去年就到城裏進絲廠做工去了；你看，去了不一年，嘴也學利了，人也變體面了，穿也穿得漂亮了；比咱們做人家牛馬的不強嗎？身子又自由，要怎樣就怎樣……』

『呵——』英蘭聽着想：『我爲什麼不到城裏做工去？要到這裏來受這般苦？』她想着也不再往下問去了，只默然地去拿了自己的鞋子做。其實，她只深深的思量着順保的漂亮……等等。小小的一顆心，早被順保引誘去了。

這時全屋靜默着。二阿媽就坐在小凳上紡起紗來。大阿媽也就坐上了二阿媽的織機，織着布玩。

『是自己的身子好！』大阿媽歎息着說。『你看順保多麼自由穿得花枝似的——咱們呢……』

『可不是！』二阿媽答。『咱們這輩子是沒有指望的了！』

全屋默然，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念頭；只有粗厚如拍的機聲，和着細長如歌的紡紗聲，是很調和的在奏着；間或，隔雜些英蘭怨沉的歎息聲。

二阿媽紡着紗看看在歎息深思，拿着針不動的英蘭，不覺也就迴想到以前她自己做養媳婦時的苦痛。現在，雖已很苦痛了，可是比着以前好多呢。於是就對英蘭道：『二媽



子，我唱個山歌你聽。」

『你唱。——』英蘭說。『我正悶得很呢。——我頂愛聽山歌。可是，不會唱。你教我。』

『好，我可不唱了。』二阿媽說。『我唱給你聽着解悶。——』

『好姊姊！你就唱個我聽罷。』英蘭坐近了二阿媽推着她說。

『你不要推，我唱。』二阿媽說完咳了兩聲，唱了——道：

『燈紅酒綠是新年，遊山趕市樂綿綿；只有養媳婦在門角把米打，手冷腳疲腰還酸；  
打出白米大家餐，只有我冷飯殘羹過新年。』

『杏花開時懶洋洋，養媳婦在後園種菜忙；早澆水來晚拔草，收得菜來未曾嘗。』

『桃紅柳綠是清明，家家女兒去踏青；養媳婦在田中把田鋤，意疲力盡不得歸。』

『四月裏來養蠶忙，早飼蠶來夜採桑；可憐春蠶作繭自縛身，養媳婦身上無衣裳。』

『五月將過暖洋洋，養媳婦無事學插秧；日曬水浸日似年，欲哭少淚意更傷。』

『炎暑六月熱難當，添水拔草事更忙；家家女兒搖扇喫涼果，養媳婦渴來苦瓜嘗。』

.....』

二阿姆唱到這裏止了。

『還有麼？』英蘭問。

『有還有，可是我忘了。』二阿姆答。實在她是觸起了以前自己的苦處，不願意再唱下去了。

『啊！可惜！』英蘭歎息着說。『這麼一個好歌，唱不完！——你怎麼把這下半支給忘了？——做小媳婦，真是苦……』

鄉村農家最忙煩的時期，是養蠶。英蘭到呂家的第二年，這幾年因為農家育蠶都賺錢的原故，長發家的就買了許多蠶種，養了好許多的蠶；因此，更使英蘭一天到晚奔走着忙了。白天，得採成擔的桑葉，還得替蠶揀蠶。夜裏，忙着鋪葉，更沒有睡的時候，連喫飯的功夫也沒有了。照這樣經過了二十多天，蠶上了山，方才漸漸地空閒了些。可是，又要忙着落蠶繭了。

一天，長發家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故，使英蘭得着了不少的恐怕。

這件事，連英蘭都不大明白底細；雖眼見的實事，她是記憶着的；而這事的起由，還是鄰家談講起來的。

本來大阿姆和前村的金貴是表兄妹，而且已曾有過一次愛戀的經過。據說，誰都知道的，不過不說穿罷了。而在近來呢，又有舊情重提的意思。

在鴛將要上山的那天罷，大阿姆因為頭痛睡在床上。應保爲着桑葉的交易，鎮上去了。夜晚，長發家的等都已睡了，只剩下英蘭和二阿姆坐在滿放着鴛蓮的堂屋裏，預備再鋪了一次葉睡覺。英蘭因爲已有許多天沒好好睡的原故，只伏着瞌睡。二阿姆坐了一忽，覺得口渴，就喊了英蘭，一同到廚房裏去。二阿姆拿着火，英蘭抹着眼在後邊跟着；到廚房去的路，是要經過大阿姆的房門口的。她們走到轉角處，二阿姆一眼看見大阿姆的房裏走出來了一個男子般的黑影，二阿姆一驚要喊時，却轉念想到應保今天沒有回來，心上一明白，沒有喊出來。英蘭却急聲的喊道：『誰啊？嚇死人了……！』

二阿姆連忙搖着手阻止英蘭。水也不喝了。就拿着火拉着英蘭一同到堂屋裏來。

『幹什麼呢？真嚇死人了！』英蘭同二阿姆坐停了說。『不是賊麼？咱們照照去。』

『不要嚷了，那裏來的賊！』二阿姆輕聲哼了一聲。『偷了東西，我賠，不要尋根究底了，鬧起來，不是玩的，你就安靜點兒罷。』

『到底是誰呢？』英蘭懷疑的輕聲問。

『好嬌子，你不用管了。』二阿姆答。『鬧出去可不是玩的，誰管閒事，各喫各的飯。』

『到底什麼事？』英蘭愈覺可疑，拉着二阿姆問。『告訴我，我准不鬧出去。』

『你問他又幹什麼呢？難道你還不明白！』二阿姆說。

『我怎會知道？』英蘭說。『好姊姊，告訴我，我准不能再告訴第二個人。我立誓。』

『我告訴你……可是，你不能說出去。』二阿姆極微的聲音道。『不是偷東西，是像人來的。』

『什麼？』英蘭還有些不懂，問。

二阿媽道：『你去細細想想罷。我可不能再告訴你了。』二阿媽又做個手勢道：『還不懂嗎……？』

英蘭想了一刻，不覺點頭道：『噫……我知道了。——不是黃桂花？』

『什麼黃桂花？』二阿媽微笑着問。

『黃的姓，桂是——』英蘭說。

二阿媽不等英蘭說完，就搖手微笑道：『對對——你可別傳揚出去。——不是玩的，』  
『自然』英蘭說。『我那裏會做這等事，你放心得了，我決不能多話。——這是什麼事……？』

無巧不巧這件事過了幾天，又一事件發作了。——英蘭因為疲乏的原故，夜裏睡得像死人一般。可是，在夢中被門外的喊聲給驚醒了。她醒來時，以為是賊的事故，嚇得將頭鑽到半床，氣都不敢出地靜聽着。忽然，人聲大作，她就鑽出頭來。

『好好——』一個氣急的聲音，像是應保。『你幹什麼來着？』

英蘭很覺奇怪，因為想到應保昨晚是沒有回來的。

『誰啊？』又一個人喊着問。——是來福的聲音。『不是應保！』

『捉住賊了——你們快來。』應保急聲的喊。接着一陣鬧的聲音，別的房裏也在燃火了。

英蘭驚懼到只抖擻着。聽見人聲更喧鬧了起來，也就穿了衣服，爬了起來。她聽見人聲都聚向堂屋裏去了，也就慢慢地走到堂屋屏門後邊。看時，全家的人，除了大阿媽都起來了，圍着一個男子在亂七八糟的你一言我一語的噪嚷着。英蘭就輕輕走了出去，站在衆人的後邊瞧。細細看時，原來被捉的男子，就是金貴。

『你半夜三更到這裏來幹什麼？』應保抓着金貴的胸襟狠糾糾地問。

『問他幹什麼呢？非姦即盜！』來福擊了金貴一拳說。『把他關起鎖在柱子上，明天問他。』

『奇事！奇事！』長發家的說。『我想金貴家有幾個錢，也不至於要做賊，為什麼半夜

三更到這裏來。——應保，你說今天不回来了，怎半夜三更又跑回來？可是真巧，碰着他！  
『我本來不回来了，可巧碰着前村張鈴，他說走夜路回來；我一時高興，就跟他同回來了。誰知走到門口，正好碰着金貴這賊小子走出來，我就一把將他抓住了。——』應保說。

『你抓住他的時候，他手裏偷什麼東西沒有？』長發深思着問。

『什麼也沒有拿呀。一個光身子！——等我問他到底幹什麼事來的。』應保擊了金貴一下嘴巴問道：『我問你到底幹什麼來着？』

金貴只不做聲的蹲了下去。

『哼……』長發搖了搖頭，不語地只在屋內轉着走：『別問他了，放他走罷。』他陰幽幽地說。

長發家的以至於愛保等，都默然有些覺察了。只有應保，未曾明白，只當金貴是偷東西來的，就將金貴交給了來福，尋了一根門門，狠命的將金貴打了一陣。直到長發家的說

情時，方才將打到半死的金貴輕輕給放走了。

一場噪鬧經過之後，各人也就歸各人的住所睡去。

英蘭剛剛到床上時，就聽見應保房裏鬧了起來。

『好，好！原來是這麼回事，這時我倒想起來了！可恨，只輕放了金貴。』應保覺悟似的說。『你這賤人做了這事還得上吊來害我？』應保憤怒的聲音。『幸而我來得早，不然叫我有嘴說不清——』接着就噪打了起來。而且，還能够聽見應保家細細的哭泣聲。

直鬧了半夜，方才漸漸個安靜了。從此，應保和他妻就不和起來。而應保家的對於英蘭和來福家的，更冷淡；而且時常留心着要尋她們的錯處。

天漸漸暖熱了起來，在六月中旬，更熱得像在蒸籠裏般。應保家的替長發家說：『柴是將近燒完了，英蘭閒在家裏沒事，叫她到山裏捆點山柴回來燒。』長發家的聽見了，自然極贊成；立刻就知會了英蘭。

這樣熱的天，太陽像火簇一樣照炙着一切。英蘭提起扁擔草繩，拿着鐮刀，到小山上



揸柴去。

英蘭四面回顧着，只有自己一個人是在烈日下工作。他蹲着將未長成大的，一把把草來揸着。無情的太陽，像火球般在她背上來回地烘，她熱到氣都呼吸不轉，汗珠一顆顆像淚珠般流着。她雖覺熱悶得異常，但不敢停手；因她倘回去時少揸了柴，那誰都可以指罵她了。她只得忍着她的痛苦，努力來揸。

她揸到一堆盛亂的草堆旁時，一剎間，前面草堆裏虎虎地游出來一條很大而紅色的蛇，好像要向她撲來的樣兒。她驚惶到怪叫一聲，拋了鐮刀，狂奔下山來。驚怖的心和她的腳，同時無主的運動着。也不敢回頭，一直往後奔逃了若干功夫，以爲已是經過了一個極大而長的危險時期，腳酸軟到跑不動了，心也慌盪到將要跳出腔外了，方才站住了。回頭看時，什麼也沒有，蛇更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才定了定心，覺得自己的衣服，像水裏出來的一般，被汗溼透了。眼見前面有一個小松墳，就走進了松墳裏，坐在斷碑上休息。回頭望時，原來仍舊還在半山，離開蛇的地方不遠，恐怕蛇也跟了來，躲在自己一旁，就四邊察看。

了一下，覺得沒有什麼，方才坐定了；心也就漸漸安穩了。可是恐懼經過，接着悲慘追了上來。心一酸，就蹲在松陰下哭將起來。她想自己是現在最悲苦的一人了！她孤立着，非但沒有人來援助，更加小小的蛇，都來欺侮她了。於是她覺得各物都在欺侮譏笑她，可恨的陽光，更有意罩住着她；松風微微的在唱着譏笑之歌；小鳥在枝上乘着涼調笑她；薄薄的雲，像嘻着嘴在偷視她哭喪着的臉，無援的英蘭，就蹲着大哭了一陣。她又想到自己的無靠，就是母親，現在也不來張望她，只放她一個在這苦惱之鄉裏。又想到幾年前和虎兒在松林裏放牛的景象，虎兒現在已娶了嗎？倘使和虎兒成了配耦……唉——她的命運是被姑媽和范瞎子兩人遮蓋住了啊……她覺自己的前途，已絕無希望了。

英蘭在松林裏苦苦哭泣了半天，悽慘的長歎了一聲，將濕透了的衣衫來將淚痕抹了；歎息着在松林前折了一支竹頭，打着雜草回到方才摘草的地方去。恐怕又有蛇來玩弄她，就在周圍用竹子亂敲了一陣。尋了半天，方將鎌刀尋着。看看所摘的草時，還不到半擔。恐怕回去了長發家的看見只捐這一些草又要罵，看看天倒將晚了，就努力的再捐了。

些草，捆好了挑着歸去。

英蘭挑着草走到門口時，碰着長發家的和大阿媽愛保站在門口搖着扇子受風。

『去了這半天才捎這一點兒柴？』長發家的看了看英蘭，臉一沉說。

『草兒還小，捎不着。』英蘭答着將柴挑了進去。

『誰說草兒還小！』長發家的說。『你這東西偷懶，不打不成人！』

『哼——』大阿媽嘴一動說。

『什麼？』長發家的問。

『你瞧她的臉兒多紅着呢。』大阿媽幽幽地說。『左不是在松林裏睡覺罷了。』

『對啊！』愛保接口說。『她那兒是捎柴去的。比咱們都舒服，松林裏睡覺，又涼快，又

有風。——

『是啊！』長發家的說。『要她喫飯來的——這東西，非打不成人。我問她去……』

長發家的說着火斤斤地進去尋英蘭去了。

英蘭病了！她因為愁悶疲乏而病。可是，她病的第一天，長發家的還在堂屋裏海罵說：『好好的，有飯喫，有衣穿，又不做什麼，怎會病？懶得做事罷了。喫得這麼既肥又大，開着馬桶蓋照照，比來的時候，胖多少了？還得裝病！——』

英蘭睡在房裏聽見這話，很增進了她愁慘的病態。這時天氣還很熱，她抱着病獨睡在一間狹小黑暗低濕無窗的小房裏，一張像棺材板堆着些亂絮的床上，獨自呻吟着。更可厭惡的，蠅，只嗡嗡地在她耳邊噪鬧着，成羣的蚊子，伸着牠們的利嘴，當英蘭是一個糧倉般，只喫着她。英蘭只糊裏糊塗，熱到像在蒸裏一般。頭腦，只在要漲開似的痛。她也將自己的生死拋開了，只像一塊死的肉般躺着。

夜半，英蘭稍稍覺得清爽了些，自己摸摸自己的額角，也覺退了些熱。這時，方才感到蚊子的可恨了。她小小一個身子，像在蚊羣裏似的；許多蚊子，圍着她咬。她要揮趕罷，非但揮去又來，而且手一點勁兒沒有。『唉，蚊子啊！——』她無法應付而哭泣了。我一個苦難的人，你們還是這般欺侮我！可憐我，就少咬我幾口罷。我將死的人了！你們等我死了，我的

肉都給你們喫；現在，可憐我，你們就赦了我罷……可憐我，我就死了罷！免得活受罪。將來苦的日子還多着呢！——老天爺，可憐我，我不想活了；你就快點讓我死了到乾淨……」

英蘭自怨自恨哭了一陣，覺得口渴了，起來想點着燈到廚房喝點水去，摸了半天，火柴又摸不着了；摸着火柴，燃着尋油盞時，油盞沒誰拿進來。口渴着要迫她去取水喝；只得用着全力，爬了起來。站到地上時，頭像風中的風車，一暈，差點兒跌倒；幸而靠在牆上。她就伏在床上定了定神，方才沿着壁漸漸摸出去。腳無力地輾到像燈草，只抖擻着。摸了半天，方才走出了門。再向前走時，誰知離了牆，腳一軟，坐了下去。

「誰啊——」英蘭一跌的聲音，倒將長發家的驚醒了問。

「我。」英蘭無力地答。

「你是誰啊？」長發家的又問。

「英蘭。」英蘭答。

「幹什麼呢？半夜三更，鬧你娘的魂；人家不睡麼？」——長發家的說。『幹什麼呢？』

『我口渴，廚房喝點兒水去。』英蘭答。

『哼——』長發家的怪聲的說。『好——白天懶得做事，睡在床上假病；半夜就出來偷飯喫。——我亦不同你多話，明天問你。』

英蘭不答，只慢慢爬過了一個小天井，摸着了廚房的門，才站了起來開門進去；摸着了水缸，狠命的喝了一頓冷水，就照樣的回到房裏來睡。

苦人的病，不必要醫生診治的，隨你不衛生，也會漸漸地好起來；而且，好得很快，不幾天，英蘭的病竟好了。她只歎息着道：『老天爺啊！難道我的痛苦還沒喫足？還得活着承受嗎？……』

本來梅生的對於英蘭，是毫不相關似的非常冷淡，梅生也有一個現成的情人，是就在附近。梅生時常和他情人聚首的；而且梅生心目中的英蘭，還是一個未成人而未可顧戀的女孩子；所以對她很覺冷淡。不過英蘭的對於梅生，雖很覺他笨拙得可憎；但英蘭以爲梅生，雖如此可憎，將來終於是自己的丈夫，——一個終身的靠山，所以倒很有些愛護。

的意思。可是，英蘭漸漸地感到梅生對她的冷淡，也不覺地冷淡了起來。

壯年的梅生，看着英蘭漸漸地長大起來，竟有成人的樣兒了。而且，臉兒也很美麗得可愛。於是漸漸生了愛感，不似以前般看不起了。有時，梅生碰着了英蘭，看着無人，也要動手動腳摸摸她。英蘭呢，雖然覺得梅生的可憎，不願意他，但自以為將來自己的身子都是梅生的了，也隨他去。可是禍根就種在這裏了。

梅生因為他的情人新近出嫁了，很覺得愁悶；終日愁坐在家裏，什麼事都不高興做了。而無可制止的情慾，只驅逼着他。

禍事爆發了！長發家的和愛保回舅婆家去玩的那天。——長發等都下田工作去。大阿姆等只趁着長發家歸家去的機會就都鎮上玩去。只剩英蘭，躲在房裏做鞋子，梅生很無聊地在堂屋裏徘徊。

有力的情慾，真如烈火般燒到梅生，不能制止了。在這時候，他忽然想起了英蘭，而且聯想到全家只有英蘭一個人在。於是，就走到英蘭房裏。

英蘭意料不到，忽然梅生竟會走了進來，立刻，臉兒逼到鮮紅，羞澀地低着頭。

『一個人悶麼？』梅生問英蘭。

英蘭只不答地低着頭做鞋。

『怕什麼羞？』梅生坐近了英蘭說。『將來咱們終是……』

『你就外邊兒玩去罷。』英蘭羞澀地將鞋子來遮着臉說。『爸，大伯，他們都在田裏做，你幹什麼閒在家裏胡鬧？』

被情慾所驅的梅生，不等英蘭說完，就拉着英蘭的手抱着她吻了一下。

『幹什麼呢？』英蘭急聲的說。『尊重點兒！——我可要喊。』

『得，別嚷。』梅生氣急地說。『咱們早晚——』

『那可不成！』英蘭用力的要推開梅生，可是被梅生用全力的抱住，絲毫抵抗不得。  
『我可要嚷——我可真個要喊起來了！給人家聽見了，咱們倆都不好意思的！——我真要……』



『好妹子，別嚷了。反正將來咱們亦脫不了這個。你早晚是我的人了！』梅生求着。

『不成！英蘭滿臉漲到鮮紅說。『這算什麼？我不能從你，你真——咱們……』  
梅生情急了，不管英蘭是否願意就硬做。

這時的英蘭像一只小雞，又羞澀，又害怕，又苦痛，又不敢喊，恐怕人家來看見了笑話；可又沒有力量來抵抗。

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暴酷時間，梅生飄然地躲了出去。

但英蘭這時苦痛慘悽極了。她明白自己一生是絕對沒有希望。『連他，——唉！這個狠心的都來欺侮我了！將來還有什麼好日子過……』她這樣想。她感到沒有一個人憐惜着她，更加現在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！尤其梅生的對她無禮和殘暴；這是更能勾起她灰心的。她覺得前面黑暗着，是再沒有希望的路可走了。就痛心的嗚咽着。『早晚終是死啊！活在世上，受這罪——上回這般病，不死是要叫我再受些罪過和人家的欺侮……』

英蘭想到這裏，不覺觸動了一個死的觀念。『死了，什麼都完了；也沒有人欺侮了，也不似這般受罪了；睡着了一般，多麼自由！——唉！上回的病，爲什麼不就死了呢！……』她想到這裏，忽然又想：『除了病，就沒有別的死法麼？——上吊，——投河，——喫火柴，……』她想到了這層，不覺死的觀念充滿在她腦裏。

英蘭想來想去，覺得自己一無生趣；又復想到剛才梅生對她的暴酷，覺得更是死了好，哭着，竟就想死了。『死了罷！——還是死了安逸！……』她想着更哭得苦了。而死念更像小麻繩般緊緊縛住了她，可巧，她一眼看見床上正有一條闊褲帶在，就不由自主的將褲帶在頸上試了一試，就將褲帶縛住了屋下的小樑，一端結了個寬緊結，將頭伸進結裏試了試，心一酸，淚珠雙雙流泉般拋了下來。『媽啊，爸爸！——你空養了我一場！這些人逼着我，我是沒有法子，只有這條路了！——我的媽，我負你！我……我再輩子報你的恩！——你就算沒有我這個女兒，沒有養我這個女兒。……我的媽，咱們……誰知我出了門，咱們沒見過一回面，就永別了！……』

英蘭的死心決了。

英蘭哭着站上了床，將頭放進結裏，想將腳踏開床時，心一軟，又復縮住了，看了看繩子，抹着淚道：『我的媽，我可真去了……你爲什麼生我這個命苦的人啊……』英蘭試了幾次，心一橫道：『早晚一死！死了快活！苦還多着呢。我就死了罷……』

『英蘭——幹什麼呢？』英蘭正要踏開床板時，長發家的從舅婆家回來，看見了英蘭這個樣兒喊：——長發家同着愛保回到家裏，只見門大開着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很奇怪，以爲應保家的等都躲在那裏，滿處尋了一陣，不見有半個影兒，直尋到英蘭門房口時，看見英蘭在哭着要上吊，就喫驚的跑了進去，把英蘭抓住了。

長發家的定了心，抓着英蘭的頭髮問道：『幹什麼尋死？——我什麼地方待錯了你，要來害我……你死了好圖害我，你倒想得通……』長發家的說着一面打着英蘭的臉，一面抓着英蘭的頭髮，拉到堂屋裏，坐着，氣急呼呼地問道：『爲什麼要尋死？我什麼地方待錯了你，你要害我？』

英蘭只痛哭着不做聲。

『這死了頭，誠心要害咱們吧？』愛保說。

『愛保，』長發家的說。『尋根繩子來。——大的同二的兩個東西，不知上那去了。』

『是了，——』愛保答着去尋了根繩子來。

英蘭像被捉着的賊般，驚顫着只是哭。

長發家的緊緊將英蘭的手繫住了，方才放手。這時，大阿姆和二阿姆興冲冲地從鎮上跑回來，一踏進門，一眼看見長發家的已經高坐在堂屋裏了，不覺一驚，但也只得走了進來。

『你們倆上那兒去了？』長發家的看見了她們問。『好差點兒出大事，要不是我早回來，英蘭早吊死了——』

她們兩人都驚駭地看着英蘭，大阿姆憑着勇氣道：『英蘭又爲什麼要上吊？』

『誰知道。』長發家冷冷地答：『英蘭不在這裏麼？問她自己，她自己反正能知道。』

靜默了半刻，長發家的才對英蘭道：『這時候不問你，等愛保她爸回來了再講。——你不是誠心要害我麼？——你要死也容易，我等等就够死路給你走……』

## 第五章

尋死而未得死的英蘭，受了不少的痛苦，冒了很大的危險；在一個天也未明的清早，從呂家逃了出來；也不認方向，約莫逃了有二三里光景，方才定了定心，站定腳跟。四下裏張望時，天色已微亮了。遠處的雞，狗，漸漸接連着啼吠起來。

孤獨的英蘭的微弱的心，只驚顫着。『逃是逃出來了，到底逃上那裏去呢？……』她想。她又恐怕呂家覺察了追來。在惶恐的一剎間，她忽然想起：順着這條河的路，便是到城裏去的路，於是，她無目的地，只被恐怖追趕着，忽忽跑向城裏去。

英蘭好比一只離伴失道的小山羊，急急地奔逃着盡她所夠得到的力量和勇氣。她時常回過頭去張望着，只恐怕更加比她跑得快些的人追了上來。在每個人跑着追過了

她時，她的心就能驚慌地顫跳一陣；並且接着用她不敢直視的目光，斜着偷視那追上來的人，確定了他是無關係的，她微弱的心方始漸漸地安定了。

英蘭連奔帶逃的到了飯後時分，擡起頭來看時，漸漸地可以看見城裏隱躲在煙霧裏的大煙筒了。可是，有了標的，就愈覺跑得厭氣。尤其是那大煙筒，玩弄她似的，她跑前一步，牠也好似在退後一步。從一早直跑到現在的英蘭，肚子只在叫着飢餓。雖在她步線的一旁，間或有些賣油條大餅的在她眼角掃過；可是，她很明知她囊中和小衣包裏是一個有孔的小錢都沒有。她的脚酸到提着石頭一般重了！她恐怕後方追趕來，也不敢一刻休息，只忍着飢餓的肚子，酸重的脚，儘她最後所有的勇力來跑。並且，她還時常拿『後邊追來了啊！……』這句話來鼓勵自己。在她間或碰着追着跑過一個老婦，而老婦在問着：『大姐，上那兒去？這般急急忙忙的！』時，她總說着：『我趕着上夜工去呢。』——忽忽地跑。可望不可接的城門，終於湧立在英蘭眼前了！於是，她就茫然地走了進去，只無目的地在大街上亂跑着。

英蘭轉完了若干熱鬧的大街。雖然有許多可住人的房子，有飯喫的地方，有布買的鋪子，有工作的工廠……等等；但她終未得着一個安身之處。看看天色漸漸地暗淡了下來，她只急到像失了水的魚兒。最可怕的，要是被追尋者捉住了！那——天啊！命倒沒有什麼可寶貴，死了，亦就罷了；零碎的痛苦，是最難受的啊！而且，這次倘是被他們尋到了，更得受尤難過的刑罰。

英蘭思量着，浮萍般只匆忙地在街上來回地亂跑着。——忽然，她想到曾聽人說過，城裏，倘使要到人家做女傭去，是有薦頭店代薦的。而且，店裏有得給你喫，有得給你住；同時，尋一個適當的處所介紹你去，做女傭。所欠下的飯錢，只要有了主家，付着了工錢還她。——英蘭想到這裏，就滿處的尋薦頭店。可是，她又不知道怎樣的店就叫薦頭店。又不好意思去問旁人。

再後，英蘭走到一處地方，看見一所沿街的屋裏，坐滿了些窮婦人，老的，小的，醜的，美的……都有。她感到這大概是薦頭店了。但她又恐怕她的預料是錯的，不敢去問，只得在



這裏門口徘徊着。

『街上走着的大姑娘』薦頭店裏的老板——一個肥胖的婦人，看見英蘭背着個小包兒，在門口徘徊着，現着進退兩難的樣兒，便問：『你不是要上人家幫人麼？』

『是啊，大嬌子。』英蘭在店門口站住了說：『我要尋個薦頭店。』

英蘭說完，衆人都哄然地笑了。笑得英蘭漲紅了臉兒，以爲自己說錯了話，要回身走時，聽見又有人在對她說了。仍舊住了腳。

『大姑娘，你對着薦頭店尋薦頭店，不是騎着馬尋馬麼？』老板笑着迎上去，接了英蘭的衣包說：『我這裏就是薦頭店，就進來做。——我們是第一首創老店，不是騙你的話。』

英蘭聽見了，心不覺一定血紅着臉，跟了老板進去。

『咱們後邊去，這裏人多。』老板說着，一直將英蘭領到最後一間沒有人的地方，請英蘭坐了。問道：『你肚子不餓了？一忽就開晚飯，我們這裏晚飯是很早的——你是那裏人啊？』

『我是呂橋來的。』英蘭定了定心說。

『呂橋——呂橋離這裏不有六十來里地麼？』老板問。『你怎樣來的？不是趁便船來的麼？』

『我是走來的。』英蘭長長呼了口氣答。

『走來的——』老板驚訝的說：『到底是你們年輕的人有用。要像我這大年紀，就不成了；看着我是頂肥大不過的個兒，二十里地都走不了。——可是，大姑娘，你從什麼時候從呂橋起程走的？』

『天沒大亮的時候就走的。』英蘭答。『我也沒有走慣路，所以直到這時兒才到呀，累極了！』

『走這許多路，可不得累了。到底咱們是女人，不比男子走得動路。』老板說。『道上沒喫什麼罷？可餓壞了！——反正不忽兒就有飯喫了——』

『餓倒還好。』英蘭答。『餓過火了——』

『可是大姑娘——』老板遲疑的看了英蘭一眼道：『你這大年紀，爲什麼遠離了家要出來幫人人家像你這大年紀，正是嫁人風光的當兒。』

『唉，大孀子。——你不知道呵……』英蘭痛定思痛，不覺歎息着眼淚不由自主地拋了下來。——一個人在危難過後，終能迴想到當時的痛苦而慘悽的。而在困苦之時，只要碰着一個與他稍有同情的人，就能引爲知己；同時，將他所過的危難和所處的困苦，儘量發表出來。——英蘭現在也是這樣。

『大姊，怎麼就這般悲苦起來了？到底爲着什麼出來的？這樣悲苦！』老板驚異的聽着英蘭問。

『唉！——大孀子啊……』英蘭連歎帶講的將自己以前的苦痛和私奔的緣故，細述了出來。

『可憐……』老板聽到英蘭說完了，很同情的樣兒說：『咱們做女人的，本來就是苦——還是一個人在外邊兒做做，又自由，又清淨，不比在家這個管那個罵，受盡了婆婆

的打罵，還得受姑嫂的冷謔熱諷。——將來做着存幾個放放，防防老不好麼？」

「是啊！——我想，再沒有路可走了；要是仍舊在呂家，被她們收拾死了，倒也能了；可是，唉！大孀子……活罪難受呵！……我想着沒路，只得逃了出來。可是，——」英蘭小聲的驚顫着，看了看房的四方道：「倘使呂家的人追起來尋着了，我，那怎辦？」

「不要緊的。」老板安慰着英蘭，「他們不能尋到這裏來。地方大着呢，誰知你逃向這裏來了。你就躲在後邊得了，不必到門口去；要是有人來，我只說沒有這樣兒的人得了。難道他們好跑進來搜？」

「多謝大孀子，總得大孀子你幫忙的了。」英蘭感激的意思說。『還得大孀子替我尋一個好好兒的安身之處。——』

「那自然！」老板義形於色的說。『什麼都有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送佛送到西天。都有我，你放心。』

英蘭想了想，又對老板道：『得請你尋一家不大出門的，專做內裏事的人家。倘使要

出門洗衣服買東西，被鄉裏人看見了，可不是玩的。」

『包我身上。』老板拍着胸說。『替你尋一個千妥萬妥的人家。』

停了一刻，英蘭又叮囑老板道：『大嬌子，現在我一個人是飄飄蕩蕩「舉目無親」的了。現在，只靠大嬌子，你算是我的親人；總得你老人家替我想個安身之處，我一輩子感激你老人家不盡。』

老板不等她說完，接着道：『大姊說那裏話。一個人，一輩子就沒有落難的時候？大家相幫相幫，算什麼；也是應該的。又有什麼感激不成。』

『還有——大嬌子。』英蘭接着又說。『你總得替我暗密一點兒；同大家同伴說，別揚說出去。』

『她們准不會多嘴。你就放心。』老板說。

『大嬌子啊——』英蘭悽歎的說：『要是被家裏尋的人看見了，那——唉，大嬌子！我是沒命的了……死就死；可是——大嬌子——刑罰難……難受呵……』

『你放心，大姊，什麼事都有我。』老板說着問道：『——真的，我忘了；我還不知大姊你尊姓呢。』

『我麼？』——英蘭不覺想着了她的父母，悽然地哭了。

老板想拿些什麼話來安慰英蘭，可又想不出什麼可用以安慰的話。只眼瞧着英蘭在痛泣着。『得了，不要儘悲傷了。』老板說。『自己身子要緊。』

『唉……』英蘭抹着淚說。『我母家姓楊，呂是我夫家的姓。』

『哦——』老板斜着頭道：『你就別說這兩姓，換一個姓得了。——』

『可又換個什麼姓呢？』英蘭遲疑的問。

『姓多着呢。』老板說。『你隨便換上一個姓就得。——張，王，李，趙，馮，李……多着

呢。』

『我就姓王。』——英蘭說着時忽然想起虎兒是姓馮，也就姓馮罷。就換口道：『我就姓馮罷。大姊，你說好不好？』

『有什麼不好？』老板說。『以後我們就叫你馮嫂子，人家要是問你姓什麼，你亦就說姓馮得了。』她笑了道：『可得記好，不要忘了，又說出真姓。』

『我都知道。』英蘭說。

這時，外邊在喊喫飯了。老板就同英蘭到廚房裏喫飯去。英蘭跟着跑到廚房裏，只見有許多人把着碗在喫了。有的蹲在廚房裏，有的蹲在屋簷下，有的坐在院子裏凳上，都在噪嚷調笑着。見老板走進來時，都同聲道：『王老板吃飯。』

『喫飯了。』王老板說着，同英蘭走到廚下，盛了兩碗飯，一碗菜，就伴着英蘭在菜檯上吃飯。

她們只喫到一碗時，聽見外邊喊道：『王老板，有人要老媽子（女傭人）。』

『誰要叫？等一等。』王老板含着口飯說時，外邊走進來了一個十五六歲大的女孩子，對王老板道：『媽，就是東街李家的阿福，又喊人來了。』

『阿福？』王老板說。『阿福不要緊的，你就請他進來得了。你說，我正在這裏喫』

飯呢。」

『我叫去。』那女孩說着，就去叫了阿福進來。

『王老板，阿福賊頭鬼腦，笑嘻嘻地走了進來，對王老板說。『我們太太還得要個老媽子。』』

『阿福，好久沒來了。』王老板調笑着說。『要什麼樣兒的？粗做？還是細做？年紀大的？還是輕的？』

『你聽我說。——這是我們太太告訴我的話。』阿福笑着說。『要好看點兒的，年紀輕輕的，要會粗做，可又要會做細；又要沒有皮氣的。又要——』

『別說了，別說了。』王老板搖着手笑了說：『你們太太叫起人來，就是這麼一大套。上回你來叫的時候，聽了我耳朵酸；這時，我還沒忘呢。——我叫個好的你。——劉嬌子來，你，跟來人去試三天。』

『我去——』劉嬌子應聲而至。



『你告訴你們太太』王老板對阿福說：『這個是我們店裏再好沒有的了；什麼都能做，細到鞋頭花，做衣服；粗到倒馬桶，掃屋子，——』

人們聽見都好笑了。

『好，——』阿福打量了劉大嬸子一下道：『我到眼一看，就是體面能幹的。——走，咱們走。——你不是姓劉嗎？劉大嬸子，咱們就走罷。』說着，同劉大嬸子走了出去。

『阿福，』王老板喊。『你告訴你們太太，先試三天工，第四天我自己來上工。』

『是了，——』阿福走着說。『誰不知道呢。』

英蘭因為跑了一天，累了，喫過晚飯要緊睡了。王老板就安排他睡在東邊一間小房間裏。與她同房睡的有六個人，分睡在三條狹板床上。一個是五十來歲的老婦，一個是四十來歲的婦人，一個是二十來歲很體面穿著得也還漂亮的少婦，一個是二十多歲很長的異鄉婦人，還有一個，同英蘭差不多大，十六七歲的女孩子。她們喫完了飯，都聚在房裏，有的拿出鞋底來做，有的在談講，有的爬上床要睡了。

英蘭坐上床要睡時，和她同床的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，問英蘭道：『大姊，你姓什麼呀？』

『我姓楊。』英蘭答着時，却忽然想起了方才改姓的事，又改口道：『不是我姓馮。』

『是馮大姊。』婦人又問道：『這麼青青年紀，有了夫家沒有？正是風光的當兒，幹什麼要出來幫人做苦工？不比我們這大年紀，儘着一身做。』

『唉——大姊子，你不知道呵……』英蘭不由自主的歎息着答——『只要有機會，她總想將自己的苦痛儘量說出來。』

『有什麼爲難的事，要出來幫人？年紀輕輕的說得了，好在咱們同是落難的人。』婦人細看着英蘭說。

『唉——大姊子說起來，我的命真苦……』英蘭也不睡了，只感歎地將自己的痛苦和爲難，儘量的說了出來。到後來，竟嗚咽起來了，這時全房的人，也寂然的都注目着英

蘭聽她說。

『唉——你的命亦真算苦的了！可是，事到如今，還有什麼說的。——』婦女歎息着同情的說。『可是，你總是年紀輕，有好日子在後邊呢。像我——唉……真是沒有指望的了！過一天，度一天，度死日。』

『大娘子，你又有什麼苦？』英蘭說。『像我們年紀輕，苦日子真還在後邊呢……』

『你那能知道。』婦人微閉着說。『我亦是沒有法兒才出來的呵。我亦不怕醜。說給大家聽聽。我家裏本來可亦不是頂好的日子。只可恨我們那沒良心的——唉！我提起了多心痛。可不是，我爲這個，心口都氣成了一個塊。唉，事情亦真奇怪！好好兒的四十來歲的人了，交起桃花運來。新近——這句話就是今年春天。在外邊胡鬧，姘着了一個妖婦；從此，家裏亦不來了，錢亦不拿回來；一天到晚，只躲在妖婦那裏，人面不見，事亦不做；見了我，碰着了仇人似的。慢慢兒的，將田地去賣了，供應妖婦化用；真把我氣得七死八活。咱們一個娘們，打亦打不過他，罵亦罵不過他，又不好意思老和他鬧；再要在家看着牠們，氣都得氣』

死。一想，還是自己出來做做，弄點飯喫，自己養活自己。反正，一輩子人半世過了，度到那裏說那裏話；省得在家受他們的無名氣。——』

『我不是麼。一個男人變起心來，就沒有底的；不比咱們女人，還有點回心。』較漂亮的婦人，接着說。『像我們那個殺千刀，同我好不了幾年，就將我棄了，要說咱們年紀輕，就再姘不着一個好好兒的男子，非得他們養不成？好才在外邊幫人做做，亦餓不死了。沒有這些個要債的，到覺干淨。一個人做給自己喫，我幫了兩年人了，到如今，亦沒有餓死，反覺得比有男人的時候舒服。——』

『唉！——』坐在牆角的老婦接口道：『你們都還年紀輕，做又做得動，餓不死的。還有許多好日子，在後邊呢！像我這年紀的老傢伙，做亦做不動了，真才叫沒有指望了！』老婦人慢吞吞說，『我這條老命，才真苦呢；年紀這般大，死都將死了，還得交這麼一部老壞運。——唉……說起來真傷心，要不是我那不孝的狗賊，我又何必要出來幫什麼人，家裏苦粥苦飯，有得喫呢，我男的死的時候，——就是大前年死的哦。——』老婦說到這裏，

將老化眼鏡探了下來，嘴抖擻着說：『死時，亦留下不少的家業，可恨，不兩年多被我那狗才上賭場給輸了。田賣了不穀，把房子亦押了。慢慢地，將房子裏的東西亦多變賣了，弄得我這大年紀的人，沒有安身之處；沒法，只得出來。躲開他們吧！——唉！——隨他們去啵！我逃出了這窠，把房子賣了，我亦不管。好在我這大年紀的人，就快死了，還是出來幫着人過這殘年，沒人要，就將來死在路頭路尾，反正總有做好事的人家來收屍。——真是空的！兒子要他幹什麼！老話說得好，「兒子一堆堆，不及丈夫一支腿。」真不錯的！只可憐他早死了害我，要不然，怎能弄到這步田地。我是年紀老了，要哭，亦沒有眼淚，想起來，真是傷心……』

『你們苦雖苦，終還有個家，只可憐我，——唉！是無家可歸的了呵……』異鄉婦人聽她們都說着，不覺也就想起了自己的苦痛，落着淚接下去說，——『我們是安鎮人——』少婦不等她說完，便接着問道：『安鎮離這裏不很遠麼？——』

『不就是上次打仗的安鎮？』中年婦接着問。

『是啊。——』異鄉婦人抹着淚說：『聽我講，——上月，不知怎麼，來了一大羣的兵。唉，真可怕！可怕極了！你們沒有看見呵，——看去，沒有邊，像螞蟻這般多。來了，就將鎮上的空房，廟宇，都給住滿了；就不肯去。要喫，要喝的。買東西，不給錢；看見好東西，拿着就是他的。還說就要打仗。鬧了這裏幾天，姦淫，搶，什麼都幹。過不幾天，果然，老天爺啊！聽說前面亦有好許多兵來了，就打起仗來。鎗呀，砲呀，響得天倒了似的。我們嚇得沒有法兒，只得同當家的和一個七八歲大的孩子，逃了出來。逃不多路，回頭看時，老天爺啊！眼瞧得我們的屋都燒了起來！可憐，我們的窠兒都毀了啊！接着，大兵打了過來；逃難的人又多，把我們三人給衝散了。那時，我又不認得路，瞎走了一陣；在一個小村上住了幾天，聽說兵過了，再回到老家看時，老天爺啊！……還有什麼家呢！一個鎮，燒成一堆瓦礫了。尋了半個來月，都沒有尋到他們父子倆。沒法，想起這裏有我一個表姊在，就這裏投親來。到了這裏，滿處尋不着表姊；身上帶的錢，這時亦快用完了，只得尋一家人家做做事，——可憐，唉！……不知這時他們父子倆，是死……是活！』異鄉婦人哀哀的哭將起來了。『這……這輩子我……』

……們還……還能見面麼？……老天爺啊！……保佑我們活命！……我要再見得他們……我得喫……喫一輩子長素呵！……』

全室的人，多愁視着異鄉婦，漸漸地，一個個都歎息着，各個抱着各個的，愁苦睡去。  
英蘭在王老板裏住了好幾天。她的心，時常慌蕩驚怖着，恐怕鄉裏追來的人，尋着了。直到第五天，有人來叫婢傭時，王老板才同她到一家人家做女婢去。

英蘭現在的主人，是姓張。全家，只有四口人。一個張先生，是全家之主；聽說是在一只學校裏做教員。一個是張先生多病的妻，張少奶。還有二個五六歲大的小孩。還有一個，是管門洗衣和燒飯的老媽子李媽。

那天李媽到王老板處將英蘭叫去時，英蘭以為是到一家很富貴的大人家去，誰知不然，李媽同走進了一條狹暗的弄裏，還走進一家中等門戶人家去了。在穿過第一進屋房時，李媽告訴她說，這是房東胡家，走過了胡家，方才走進了一間中堂，再彎進一間很低暗的廂房，英蘭踏進門看時，床前一張藤椅上，躺着一個三十左右的瘦小婦人，伴着兩個

孩子在讀書。

『少奶，叫來了。——』李媽一腳踏進房，對張少奶說着，回過頭對英蘭道：『這就是我們少奶。』

『少奶。——』英蘭照例叫了一聲。

張少奶拋開了手裏的書本，回過頭來對英蘭細細看了一下，便問道：『你姓什麼？』

『我姓——馮。』英蘭想了想答。

『叫什麼？』張少奶又細聲細氣的問。

『我叫英蘭。』英蘭答。

『這個名字，到頂好聽的。』少奶笑着說。『你是那裏人？有了夫家沒有？』

『我是顧山人。——』英蘭答着又想了想道：『我還沒有夫家呢。家裏只有爸和媽和幾個姊妹。家裏人多沒有喫的，才出來幫人的。』

『哦……』張少奶說。『到我這裏來，亦沒有什麼事，只要看看小寶們，相幫着李媽』



做點兒雜事；有空，做點兒小孩子的鞋，你願意嗎？」

『我什麼都願意做。』英蘭答。

『那很好。』張少奶答，『你就在我這裏做罷。天兒亦不熱，晚上睡，你就同李媽同床睡得了。』

『我那張床大着呢。三人都睡得下。』李媽接口說。

『就這麼罷。這時沒有事，你同李媽到下房坐坐去。』張少奶對英蘭說完，又對李媽道：『李媽，她有什麼不懂的，就教教她。』

『是了。』李媽答着就同了英蘭走了出來，轉過中間，走到她們的下房去。

李媽和英蘭在下房，漸漸談得親熱起來；英蘭就將自己的以前，也都講了出來。並且，和李媽約好，她是不能出門做事的，恐怕被鄉裏來尋的人遇見了。以後出門的事，都叫李媽代她做。李媽也就告訴她說，張少奶是很和氣的，叫她就安心在這裏做着事；將來，總有好日子的。英蘭也就聽着李媽的話，安心在張家做事。

薦頭店的規則，薦了一個人，到第三天便到主家去說合的。倘使主家看中了，就留着當日支工錢；不合，是仍由薦頭的帶歸。到了第三天，王老板照例到張家下工錢來了。

英蘭到張家的第三天的早晨，坐在只有一張床這麼大的天井裏洗衣服。這時，英蘭的心緒比較的安定些了。她一面洗衣服，一面在想着。雖覺得後顧茫茫，只要眼前得了一個安身之處，且過一日是一日；比在呂家，受說不出的苦，終得高一點。後頭呢，到那時再說得了。——她想到這裏，擡頭看見王老板走了進來。便嘻着嘴，站了起來迎上去。道：『王老板，你來了真早。』

『不早了，楊大姊。——』王老板說着笑了道：『我又說錯了，馮大姊。張少奶起來了沒有？』

『早起了。』英蘭答。『這時候在梳頭呢。』

『你做了幾天怎麼樣？合意麼？』王老板走近了英蘭輕聲的問。

『有什麼不合意。誰家我都合意。我有了個安身之處就得。』英蘭說。『而且，張少奶

頂慈善的。』

『那，你就在這裏做吧。』王老板說。『咱們就到張少奶那裏上工去。』她說着，領了英蘭走進張少奶房裏去。這時張少奶坐在窗口梳頭。她的孩子大寶和二寶，伏在桌上玩着玩具。

『張少奶，你起得早；已經梳頭了。』王老板一直走到張少奶的身旁說。

『是王老板？』張少奶回過頭來對王老板說。『這裏坐。』

『謝謝你。』王老板說着坐下了道。『呀——張少奶，你真好福氣。兩個寶寶，都這麼大了，你看，頂乖的。兩人坐着玩，鬧都不鬧一聲。真好福氣！』

『還說什麼好福氣。』張少奶說。『有了孩子，真才可厭呢。老得當心，我的心，都費在他們身上了。我看見了他們就頭大。』

『呵呀呀，少奶。說什麼客氣話。』王老板接着說。『我看着他們就可愛，多麼乖；真算小孩中頂乖的了。我碰着好許多的少爺小姐，都沒有這般乖的。就像胡太太家的兩少爺，

多麼淘氣。看見人，就發皮氣，沒有這麼會鬧的。我要去，就怕他們兩少爺。」

『我們這倆不淘氣。』張少奶接着說，『你沒有看見他們淘氣呢，淘起氣來，誰亦管束不了。』

『少爺在家麼？』王老板想着問。

『他麼——』張少奶一擡頭答，『一清早就出去了。八點鐘，學堂裏就得上課。』

『真是辛苦，這麼一早就要起來。』王老板說到這裏，想想沒有什麼說的了，方才提着正題，問張少奶道：『真的，少奶，英蘭大姊，你用着合意麼？』

『我用着到頂合意的人亦不錯。——』張少奶答。

『是啊。』王老板接着說，『你張少奶要人，我自然得送個頂好的來。英蘭年紀雖輕，做事是頂能幹的，什麼不會做！我聽說你張少奶要人，總得送一個頂好的來。沒有錯的。』

『可是，英蘭她願意在我這裏做麼？』張少奶問。『老實說，做我這裏的傭人，是很苦的。——』

『呀——少奶，還說這客氣話！』王老板接着說。『像少奶你這般好說話的，現在真少見了。誰家的太太奶奶們沒有點兒皮氣，——真是我們的英蘭大姊，運氣好，碰着了少奶。你這般的主家，還有什麼不願意的。那沒少奶，就叫英蘭大姊在這裏做得了。就今天上工得了，今天是二十二——』

『很好，就今天上工得了。』張少奶答着又問：『多少錢工錢一個月？』

『少奶，你還不知道。』王老板說着笑了道：『總是那個老價錢吧。反正，你少奶不能少給。』

『二塊——』張少奶說着站了起來，在床前方桌鐘座上拿了二塊二角錢，給王老板道：『這兩塊錢，工錢。這二角錢，一點兒小意思，你買碗點心喫罷。今天二十二，算十九上工的。英蘭不來了三天？』

『我還要錢？這兩角錢，我不能拿的。少奶，你真會客氣。』王老板笑說着將兩角錢袋了道：『准這樣得了。——英蘭大姊，咱們下房坐坐去。——張少奶，謝謝你破費，我下房坐

忽兒去。過兩天，再來張望你。我可去了。——」王老板辭了少奶同英蘭來到下房，對英蘭道：「我忙着呢，我亦得走了；咱們將這帳算算明白。」

「隨大嬌子你說罷。」英蘭答。

「反正我亦不能欺你。」王老板說。『照老規，我們薦一個人上了工，就得半個月工錢，那時你看見我同少奶講是兩塊錢，一個月。付了兩塊錢，我就得一塊。還有，你在我們店裏住了五天，我們那裏每天房飯錢是兩角錢。你住了五天，二五得十，正好一塊錢。我亦不用找給你，你亦不用找給我。今天付着的二塊錢，就全給我得了。——你懂不懂？』

英蘭直視着王老板，只點着頭。

「不錯罷——」王老板說着做出很忙的樣兒道：「我還有好些個事忙着呢，我得走了。——你就安心在這裏做罷。一個月兩塊，十個月亦二十塊錢呢。自己做點兒穿穿，亦般了……」

王老板說着走了出去。英蘭也送到她門口，方才回轉來，仍舊去洗衣服。

英蘭在張家到很覺安心。每天，只要機械式的做她每天的事務，而且張少奶待她到很和氣。就是同李媽，也很和好，漸漸地，英蘭覺得張家就是自己的家了。也不想再打別的主意，只預備就這樣過她的時間。不到幾個月，張少奶也知道了英蘭的底細，同時因同情而發生出愛護之感來；加之，英蘭皮氣又好，做事勤勞，也漸漸地當她一家人看待。主僕，不過成了一個空的名分罷了。——這一部分，大概是英蘭命運中較好的一幕。

一個秋夜罷？——英蘭將大寶和二寶安排睡好了，就同張少奶對坐在房裏做着孩子們的衣衫。無意中，張少奶問英蘭道：『你一輩子人，這般過着就算完了麼？——永生做一個孤單的人……』

英蘭聽見張少奶忽然這麼問她，只默視着張少奶問道：『少奶，你說的什麼？我不大懂得。』

『我說——』張少奶拉長了語氣問：『英蘭你一輩子人，這般過着就算完了麼？』  
『不這般過，又怎樣過？』英蘭迅速的答。

『你不想進一步……』張少奶看了英蘭一下問：『——就這麼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一輩子——』

英蘭這時方才懂張少奶問的，只不語地太息着。等了一刻，方才道：『還有什麼期求？照這般的日子，我已經算很快樂的了！我只望一輩子有像今天的日子過；可不知，老天爺許不許呢……』

『你就一輩子不想回呂家了？』張少奶又問。

『少奶，——你就別再提這話了；提起，就叫我心酸自苦。』英蘭放下了手裏的針線，深思着說：『我還到呂家幹什麼去？我再不能進這個籠了！』

『你自己的家呢？』張少奶問。

『我的家裏……』英蘭用手來抹着眼淚說：『誰不想回家！可是——我的媽！我又怎樣回去呢？……我真憶念着我媽。可又不能回去！我那一天不夢到我的媽，只得將來托人帶一個私信給我媽；就可以等我媽上來會面。——可是，又有誰替我帶個信自己？』



不能回去……我不知我這輩子還能見媽不——她們還許疑我尋死了，這時她們的心上，或許早已沒有我這個人了……」

『你還想她們呢？』張少奶說。『就把她們拋開罷！沒有她們，你亦不會到這步田地。趁早，自己的事，終別去靠人；自己的事，得自己打主意。本來，那時候你不聽你母親姑媽的話，不到呂家去，不就好了麼？』

『那裏能殼少奶？』英蘭說。『我們鄉下，男娶女嫁，誰都自己打不了主意；都得從父母主持。而且，一個女孩子家，又有什麼好意思自己說這個事。聽見了父母在提起這事時，早已臉兒一紅，溜了；總得碰運氣。運氣好，碰着好點的婆婆夫婿；運氣不好，那亦不用說他了。那能像現在城裏的小姐們，自己管自己的婚事？在我們鄉裏，要有這等事，不成了笑話？就得當新聞了！還有什麼臉子見人。而且，唉！本來是我自己不好，皮氣硬怪了一點，才鬧出這許多事來。老實說，像我這般苦惱的養媳婦，多着呢；誰家養媳婦不喫苦的？只不過她們喫了苦不反動，只像木魚般儘敲着不動；我，可不然，所以鬧起一場事來——人家弄堂裏

生孩子的，（即小媳婦未與丈夫併親即產子）多着呢！亦沒有說個個要上吊尋死。只怪我自己皮氣古怪罷了……」

『可不是麼！』張少奶接着說。『現在的女子，就可分爲三等：第一等是儘受着苦，只忍受着的，像你剛才說的養媳婦一般。二等就是你這般的人，受不了苦的時候，生起反動來；有能力的，就逃；沒有能力弱軟的，就尋死。三等呢，就不然了。她們在沒有嘗到苦的時候，就想起苦的難受；於是自己來解決自己的事，不肯把這主權落在旁的人手裏。——』

『鄉下人，那裏做得到！』英蘭接着歎息說。『老實說，鄉裏還崇女兒嫁的時候弄身錢呢。不是說笑話，誰家女兒不在嫁的時候弄身錢？凶點兒的父母，真想將養你半世的衣食錢都賣出來呢。至於女兒將來到婆家受苦不受苦，早不在她們心上了。鄉下的女孩子，大半是這樣的。』

『可不是，你明白這個，你亦就不必去記念着她們了。』張少奶說。『還是自己打算——以前不必說了，以後呢？終得自己打算你自己的終身了！你要是能一輩子自己

做給自己喫，最好了；要是不能呢，你亦得計算計算了。」

『唉，少奶……』英蘭紅着臉說：『又叫我怎麼打算？照現在這日子，我到亦知足了。而且，唉，要尋一個好好的伴侶，可亦不是容易的事，碰着好，固然終身的一個依靠——』

『你又錯了，依靠什麼呢！』張少奶接着說：『本來一個人要依靠人家，那自然得受人家的管束了。以前的女子，只知道依靠丈夫，所以一輩子沒有出頭日，只受着人家的管束使喚。本來呢，你要依靠人家，人家自然得這般對付你了。譬如，咱們養一只豬，豬是依靠人們才有喫的，而且自己又不會做什麼，將來，自然只得隨人家宰割了。譬如鳥兒，鳥兒不會做什麼，只躲在籠裏依靠着人給牠喫，自然得受人家的玩弄了。而出了籠的鳥兒，固然一無依靠，得自己很苦惱的尋食；可是，他多麼自由！所以，要自由，就不要去依靠人家；要依靠人家的人，就不能自由，夫妻是什麼講究，本來不過是抱着互助的精神，做一對伴侶罷了。女人的嫁人，不是要尋個人依靠依靠，不過人們一個性的要求；尋一個伴侶。我總聽見鄉下人說，女子嫁人，是一輩子的衣食飯碗，嫁了人，就一輩子有了依靠。因此，她們就都得

受人家的管束玩弄了——」

英蘭也不注意張少奶說的是些什麼，只深深地思量着她的以後。以前，她蒙蒙懂懂只以為就這般過她的一生了。但聽見了張少奶這番話，好似一個隱謎，被說破了；就尋思到以後些問題去。可是現在她的感情，仍然異常薄弱，「尋一個伴侶」這個問題，也不過薄的浮雲般，在她心上飄過；只一剎那，就遺忘了，而且，也不願再要求着要得些新的生命。

『唉，少奶……』英蘭說了，『我亦不想有更有趣的命運了！只要像現在的日子，我就能很快活，我就，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來過這一輩子。我亦不想再去依靠人們，可我，亦不願意有什麼人在依靠我。我很願意這般孤寂的過我這一輩子，誰是可靠的……誰亦是靠不住啊！最靠得住的，只有自己個人。我憑着我的力，來換點兒喫的罷了。我真不想再尋一個什麼伴侶了啊！少奶……我，是喫過苦的了呵……我不要什麼親戚朋友，我亦不要什麼丈夫子女，就這般過我孤寂的生活得了……』

『能這般，到亦頂好。』張少奶說，『只恐怕將來你不能照這話實行……』

『看我將來自己的命運再定吧。』英蘭說。

『可不是，有點兒活意了。』張少奶笑着說。

英蘭臉兒一紅道：『我說的，不過是目前我自己的意思。至於以後呢，誰又能料得到？本來，一個人的心，是很活的；而且，主見亦是時常在變着，誰又能拿得住！——』

『咱們說正經話。一個人孤寂的，也很沒有意思。悠悠的命，真長着呢！在這個無味枯燥的世上，總得尋一個同情知心的伴侶。可是，——』張少奶說到這裏很正經的面孔道：『英蘭，這種事總得自己很細密的去應付，不是糊裏糊塗可以成功的。主意一錯，就得受一輩子的累。』

『到那時再說罷。』英蘭感歎着說。『以後的事等着以後再說罷。……』

英蘭少情感的心，好比一具鎖，自從聽了張少奶這大篇話，被開了似的，漸漸地感到自己的單調孤寂；但仍舊像薄雲般，只輕輕地吹過，毫沒留一些痕蹟；只在孤寂的時候，感着孤寂單調罷了。而在孤寂時，英蘭的情感，漸漸沸熱起來；很想有一個伴侶的意向。但這

是一個暫時的另個性情的生命。

英蘭很愁慮，自從得到了張先生要到天津去的消息。她明知張先生的家况不見得好，決不會帶她同去，但她又很希望或者張少奶同張先生商量之後，竟能將她帶去，也未可知。但終於她的希望成了空。不幾天，張少奶很決絕的回絕了她，說：她願意帶着她同去，只因張先生說，這裏離天津很遠，路費很貴，而且天津的生活程度很高，到了天津，不再雇僕人了，都只得少奶自己做了，所以不能帶她去。英蘭聽見了，自然很是悽慘，好似要將她的寢毀去一樣。她本來將張家看做自己的家一樣，現在，忽然要離開，好比她又進了一條沒有方向的路，從新要尋一個安身之處了。而且，離了張家，又去做什麼好呢？——自然還是幫人去。可是，幫人未必再能碰着張少奶這般慈善的主人——因此，她很憂慮。她只希望再後，張先生能將天津去的成議打消，同時她又希望日子過慢些；可是，實現和希望，只成了個反背。張家的搬天津去，決不能打消的了；而日子仍舊是過得迅速，或者比平時更迅速些。

在張家要搬家的早一天，各色都捆理好了；箱子等，都上了夾板，一只只眠在中屋。網籃什物等，都亂放着，呈了一種寂寞可悲的景象。張少奶奶房裏，只剩了一張沒有帳子的床，和孤單的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。一間房間空闊着，好似比平日大了許多。這時，張少奶奶和英蘭默然的對一盞孤燈坐着。全屋承着陰森森的氣象。

『明天一准得動身了！』英蘭注視着張少奶奶說。要墮淚的樣兒。『我在這裏做熟了，真像自己家裏一樣；這時候你們拋開我走了，叫我浮萍似的，上那裏去呢？……真同小孩兒失了母親似的可憐！我，更是沒有家的人——』

『唉——我亦很願意同你去。可是——唉！這亦是沒有法子的事……』張少奶奶說。『英蘭，我替你說。照你這般浮萍似的靠着幫人家做着，喫人作嫁，終不是長久之計。而且，多麼單調沒有情趣！我想，你總得自己打算打算你終身的事。你年紀還很輕呢。日子長着呢！……』

『唉！……』英蘭只歎息着。這許多話，更添了她不少的愁緒。

『你自己想想。』張少奶只注視着英蘭說：『你，亦是一個很可憐的人呵……』

英蘭聽見了心一酸，淚留不住地儘命拋了下來。『真叫我打不定主意……』英蘭泣了。

兩人只相對愁視着。張少奶想想些什麼話來安慰英蘭，可總想不出些什麼適當的話。

『你們明天一准得動身了！』英蘭將手來撐着臉，目光定視着牆上的掛鐘說：『以後，叫我孤獨的人，更得感着枯寂了！——一個人活着，有什麼趣味。我覺得沒有意思！』

『本來，「人」有什麼意思。』張少奶說。『不過既已成了人，就跟着時間做你所應做的罷了。』

『時候不早了，張先生怎樣還不回來——少奶，你早點睡罷；明天可以早點起來。』英蘭說着站了起來。『誰能顧到以後。碰着什麼事，用什麼法子應付得了。——這只鐘，亦得帶去罷？怎麼忘了沒有包好。』英蘭說着將鐘取了下來，用報紙包裹好了。對張少奶道：



『這鐘放在網籃裏罷。——你有點睡罷；我亦得睡了。——我失了什麼似的，心上很煩悶。』她說着用希望的目光看了張少奶一下；同時，見張少奶也很愁酸的目光直視着她，微點着頭。直到英蘭沒有勇氣而且不忍再留待時，就回到中屋，將掛鐘裝進了網籃，還到自己的臥房去。

英蘭睡在床上思量着，自己終不能決定她自己以後生活所應走的步程。『像蝴蝶般飄蕩着，在遇着每個可以停留的處所就停留一刻麼？像浮萍般只隨環逼着的水跟着風的意向飄浮着麼？……或者學燕兒來尋一個伴侶努力的創建一個新的巢？……』她總不能決定她所應走的途徑。

『英蘭，你愁些什麼呢！』同英蘭同床的李媽，只聽見英蘭在歎息就問。

『唉——』英蘭深深的歎了一口氣。

『你捨不得離開他們麼？』李媽問。

『李大媽子……』英蘭說。『你知道的，我這麼孤孤單單一個人。少奶們上天津去

了，我又上那兒去……那裏又是我安身的地方……」

『可不是麼！』李媽說。『少奶頂好說話的，這時候要搬上天津去了，叫我亦很捨不得的。——』

『可是，李大嬌子。』英蘭問。『明天少奶她們走了，你預備上那裏去？』

『我麼？我亦不是同你一樣，麻雀兒似的落到那兒喫那兒。』李媽說。『我想明兒仍舊到王老板那裏，請她尋一家人家做着糊口罷了。——你呢？』

『我麼——』英蘭呻思了片刻道：『我又有什麼去處？我亦想到王老板那裏去。除了王老板，我又認得誰？明天少奶們走了，咱們同去得了。』

她們默然了半刻。李媽幽幽地對英蘭道：『英蘭，你們到底年輕，有後福在呢。不比我們是老太婆了，而且，像你臉蛋子生得這般體面，誰不愛？將來碰着了好女婿，真一輩子喫穿不盡呢……』

『你又說這話了。』英蘭小聲的說。『你還要拿這話來開我玩笑？不知我心中，真何

等辛酸呢……」英蘭每在聽見人們提着了這事，很能勾起她綿綿的愁思。

『咱們說正經話。並不是同你打趣玩。』李媽說。『英蘭，你到底不想想你自己的終身大事？難道你就這麼浮萍般得了一個人，終得有根。你家裏又不能回去了，難道你一輩子一個在外邊幫着人過？我雖也浮萍似的，可到底還有個家在。你呢？——英蘭，我替你說的是好話，後日長着呢，總得自己打算打算。你年紀亦不小了，像你這麼大，真是風光的當兒。不要到將來年紀大了，後悔，可來不及了。你到底年紀輕，不比我們這大年紀，死都快死了。後日長着呢！我告訴你的，都是真老實話，銀錢都買不到的。不是和你打哈哈。你自己細細想一想。』

英蘭只不答地不絕的歎息着。

李媽不聽見英蘭答話，就再叮囑一聲道：『英蘭真的，趁早自己打主意。到將來年紀大了，後悔可來不及了。你細細想一想。我替你說的話對不對。』

『又叫我想什麼法子呢……』英蘭微喟說。

『傻丫頭！』李媽說。『憑着自己兩只眼去找罷。男人還少麼？男人尋一個相配的女人，不易；女人要尋一個中意的男子，可不見得難。憑着你這副可愛的臉蛋，就找不着一個能幹體面的夫婿？怕什麼羞！現在是民國世界，大戶人家的小姐們，都自己看中了配呢。運氣好，碰着一個好好丈夫，下半輩子，就不用愁了。只要自己兩只眼睛想想清。別上人當。』

『唉——難呵……』英蘭只歎息着。悠悠長夜，只跟着英蘭綿綿的愁思慢慢地轉過。

英蘭只覺失掉了什麼似的惆悵。她送了張少奶等上車，便和李媽一直到王老板處。她只鎮天愁坐着憂思。她同時也感到缺一個知心而同情的並能安慰自己的伴侶；也感到自己單調的孤寂，像漫漫長空一只失伴迷途的孤雁。因此，她也時常將張少奶和李媽所說的來細細咀嚼。但同時，也更增加她的愁緒和煩悶。她真如一隻迷途之鳥。『無所適從！』

英蘭脫離了張家不過幾天罷，又由王老板介紹到一家富鄉紳家去做婢女了。本來

英蘭在張家時將所得的工資做了幾身衣服。在第二次到王老板處時，王老板看見英蘭裝束得很整齊，就告訴她說：『照她這般漂亮和清爽，只要有機會，她就能薦她到紳富家做婢女去。富家做婢女，比在貧家做小姐都舒服些！將來真是「後福無量」呢！果然，一天機會來了。有一家富紳楊中正家，到王老板店裏來喊婢女，說：『要清爽而且不討人厭些的。』王老板因愛憐英蘭的原故，有意要提拔她，就將她薦了去。』

據來喊英蘭的人自己說，他是叫做劉貴。——劉貴將英蘭領到楊家，英蘭一路只覺得說不盡的富貴華麗。跟着劉貴一直跑到第四進樓上的一間房門口，只聽見劉貴輕聲說道：『蔭少奶，人叫來了。』

房裏一個細小的聲音道：『叫她進來得了。』

『你進去罷。』劉貴說着將英蘭一推，回轉身走了出去。隨後，來了一個三十來歲很清潔的婦人，問英蘭道：『你不是劉貴喊來的麼？』說着時，也不等英蘭的答話，就一開門，領着英蘭走了進去：『蔭少奶，叫的人來了。』

英蘭走了進去，看時，只見一對少年男婦，坐在一間很華麗的屋裏，在鬪着紙牌玩。英蘭直立着等了半天，等着牠們一付牌打完時，方才看見蔭少奶回過身來，將她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『你叫什麼？』

『我叫英蘭，』英蘭答着時，無意中看見蔭少奶對面坐着的，大概是蔭少爺罷，只用帶着慾望色彩的目光細細看着她。英蘭一個不好意思，連忙收回目光時，聽見蔭少奶在說了道：『英蘭，你就跟着陸媽，到下房坐去。這時候，沒有你的事。』

英蘭答應着，跟了陸媽來到下房。看時，一間很潔淨的廂房，鋪着兩張床。大約就是陸媽們住的了。

她們互問了幾句姓名，陸媽就告訴英蘭說：『這裏的老爺，是叫楊中正。太太，早已亡故了，只有一個姨太太。咱們侍候的是三少爺。一共四個少爺。住在第二進樓下的，是葉少爺。樓上的是蔭少爺。這裏底下的，是芸少爺。他們喫，多在一塊兒喫。平常，就各歸各。每房有一個媽媽，一個丫頭。我們這房，本來的丫頭秋菊，昨天回去了，所以今天來叫的，你安心在

這裏好了，反正一天到晚亦沒有什麼事，做很舒服的呢！

英蘭在楊家很安逸舒服。每天，只要侍候着蔭少奶們起來後，就沒事了。終日只和陸媽在下房談笑着做些自己的鞋襪。有時，跟着陸媽到各房的下房和些同伴們談論說笑，或者在少奶們打牌時，侍候在一旁看打牌。

在安逸自由中的日子，是過得很快的。並且，在安逸自由時，便更進一層要要求適意和快樂了。英蘭在靜閒時，時常能憶到張少奶和她說的許多話。同時，感到自己單調的孤寂。漸漸地，這種感念，就時常刺進她的感覺，不似從前般，只像朝霧的無力。

英蘭很妒忌蔭少奶和蔭少爺的相愛。牠們倆像春林裏的小鳥，時常相依在一處的。她感到這種滋味——甜到像蜜的滋味，非但她從來沒嘗過，實是一個新的發現，她很仰慕蔭少爺像這多情的美男子，倘是她碰到了——唉！醜笨的梅生，倘使你能像蔭少爺這麼多情——唉！又何至於要成功現在的局——唉，粗笨的梅生，倘使你用你細膩的情，——唉——總之英蘭的性情，是漸漸在改變了。

的確，英蘭的性情是在漸漸的改變了，而且改變得很快。她時常感到單調和孤寂，而更感到單調和孤寂的可悽慘；因此，她又進了一個煩惱愁慘之境；終覺身心悶到像有什麼遮蓋了似的。她每在早晨掃地掃到蔭少奶們的床前，看見蔭少爺和蔭少奶的鞋子同列着時，立刻能使她的心驚覺一下，受到一種異味的刺激；直能使她眼睛定視着那兩隻鞋，而耳朵也同時精密的聽着床上或者在要發現些什麼聲音。同時，或又要迴想到她在呂家時要上吊之前的一剎間。接着，就要歎息了！心也，酸痛了起來。——漸漸的，什麼都可使她嫉慕了。在林間唱着雙雙的小鳥——不止這些，只要是成一對的，無論什麼，都是這樣和好；只她可算世上唯一單調孤寂的東西了。

『以後——日子長着呢！仍舊這般孤單麼？不想想！』在前不過別人來勸詢英蘭，現在，英蘭也時常拿這些話來問自己。『不想尋一個知心的伴侶麼？……』經歷時常能變移人的志向，以前英蘭只覺得世上除了自己，是沒有一個人可靠的。就像梅生都如此欺侮她，可是她現在，又感到男子不盡如梅生，以前的見解，是錯誤的；像蔭少爺的對蔭少奶，



唉……只要也能碰到蔭少爺這般的人……

英蘭每在梳頭時，時常對着鏡子出神；只嘆憐自己這樣美麗，而境遇可異常的壞。在鏡中，她可以證實平日同伴贊歎她美麗的不虛。她非常憐惜自己的不遇。並且，她想倘使她有好的命運，像自己這般的美麗，難道就碰不着蔭少爺這般的人……

英蘭時常將蔭少爺來當做多情男子的代表，漸漸地，蔭少爺就深深地印進她的心。同時，她又覺得蔭少爺待她異常的好，而且有時還用眼睛來挑引她，直使她的心煩亂而且失落了什麼似的惆悵。但這，不過是無可決定的非常感知。她也不敢決定，蔭少爺是否愛她，而有意的挑引她。並且她還時常能記憶到張少奶對她所說的：『——這種事，終得自己精密的去應付，不是馬馬虎虎可以成功的；一個失足，就能受一輩子的累！——』即使蔭少爺是有意的去挑引她，她也決不會不假思索，就答應他。可是，使英蘭悵悵的，是知蔭少爺究竟是有心，還是無意。

這是使她明白這個問題的機會了。在蔭少奶到葉少奶家去打牌的那天，房裏只剩

蔭少爺一個人在看小說；英蘭因為要拿衣服，就走進了房去；一眼看蔭少爺時，誰知蔭少爺也眯着眼睛在看她；英蘭一個不好意思，低下頭拿了衣服就出來。走出門時，聽見蔭少爺在喊了道：『英蘭——』

英蘭聽見了，心接連着跳躍起來；只得答應着走了進去，遠遠地站着。可是半天，不見蔭少爺分付她什麼。便問道：『幹什麼呢？——』只見蔭少爺臉一紅，對她瞟了一眼道：『我這時忘了，等等再叫你罷。——』英蘭聽到這裏，一轉身走了出來。

『英蘭——』在英蘭剛走出門時，又聽見蔭少爺在喊了。英蘭只得仍舊很羞澀地回進房去。

『幹什麼呢，蔭少爺？』英蘭不見蔭少爺說什麼，便嬌憨的問。

蔭少爺想了想，答道：『倒碗茶我。』

英蘭答應着，倒了碗茶給蔭少爺。蔭少爺在接茶杯時，似無意，又似有意地捏了一下英蘭的手腕。雖英蘭平時是怎樣的慕蔭少爺的多情，但這時她的本性，使她忽然生了憎

惡和「蔭少爺現在是在欺侮她」的心；不過她不敢立時表示出她的不滿，只一回身，飄然地退出房去。但在這一剎那過後，英蘭反感到那一摸的多情和奇趣，使她如喫青果般，漸漸由苦而甜起來；並且覺得餘味滿口。然而，她又憶起她自己身世的可悲和張少奶所說的「莫失足啊！」——她自己在規勸自己了。「他明明已有蔭少奶在了，——莫上當……」但她終於不能忘情於蔭少爺的一摸。這種奇趣，是她從來沒有感受到過的。她現在迴想起張少奶和李媽所對她說的不虛。倘使有一個人時常伴着我，使感受到這種奇趣——唉！這種單調孤寂的生活……」她時常這般想。

英蘭感到蔭少爺的對她竟是有意了。非但如此，連茱少爺都有勾引她的意思。照嚴格說，又何止於他們倆！連中正老爺對她都有些說不出的意思！現在的英蘭，真似一只美麗的蘋果，許多小孩圍着，誰都想搶來喫。

因為和陸媽經過一次長久的閒談，楊家的底細，英蘭都明白了。以下些話，都是陸媽說的：「你以為大戶人家就很有禮規麼？哼！——更是渾淘淘的。反正你住上一年半載，你

就都能明白了。——你可不能說出去，我告訴你罷。誰是正氣的？像蕙少奶，——你可不能說出去。——外邊都有相好呢！誰不知道，你問拉車的阿二，他都知道；只蕙少爺還睡在鼓裏罷了。——老爺，哼！你看着他老，心可不老！這裏體面點兒的丫頭，誰不得經過他！茶少爺的秋月，同咱們家蔭少爺就有那調兒。咱們蔭少爺更是色鬼。秋菊走了的那個秋菊，本來同蔭少爺鬧得頂熱的，後來看上了秋月，就把秋菊拋開了。你知道，秋菊好好兒在這裏爲什麼要回去，就是爲蔭少爺將她拋了。愛上了別個，氣不過，才回家去了。唉！要說大戶人家的少爺們，就沒有長情。見一個，愛一個；可愛上那個，又把這個拋了！——『這些話：很能使英蘭驚覺；想到蔭少爺，現在是在勾引她呢；但並不是真的情，看自己長得體面，鬧個歡樂罷了！同梅生的行動，有什麼分別？因此，英蘭雖覺得單調的孤寂，但明白蔭少爺的多情，不過是一種人工的做作，來做勾引的工具，於是她就時常的躲避開他們，不讓他有下手的機會。

英蘭很覺奇怪，她在中正老爺房門口經過時，中正老爺喊了她進去，很詳細的詢問

她的家世，英蘭自然照樣的答覆了。也不見有什麼下文。就放她走了出來。她信步到後園門口看時，園裏的芙蓉都開了；一支支直立着。英蘭就走近看了一看，同時採了一朵，想帶回去插在瓶裏。轉到假山洞口時，忽然聽見洞裏有很親密的談話聲；細細聽時，一個尖細，一個粗濁，可聽不出是誰的語氣。聽到有趣時，直使她的心顫盪了起來。聽出了神時，忽然想起：倘使牠們出來碰着了，她那時何以爲情？便輕輕的退出了園。還到自己房裏去，她想到照如此，陸媽告訴她的，是實在的話了。她又想照這般，自己恐怕終也要免不了。可是從陸媽的話裏可以得到，誰也不是真情，玩弄罷了。又憶起張少奶所說的，於是她就有了想離開這裏的心；只因「離開這裏，又上那裏去呢？」的意見，所以仍舊攔了下來，沒有實行。

在蔭少奶回娘家去的一天罷，英蘭又受了人家的欺侮了。

在下午，英蘭托點心——是一碗麵給獨坐在房裏的蔭少爺時，蔭少爺對她眯着眼道：『英蘭，你等我喫完了將碗拿出去罷。』

英蘭答應着，遠遠地站在房門口，瞧蔭少爺喫着等。

『英蘭，蔭少爺慢慢地喫着麵，瞧着英蘭問道：『你穿這點兒衣服冷麼？』』

『我不覺冷。』英蘭無意的一笑。

『你的衣服怎都是布的，沒綢的麼？』蔭少爺又問。

英蘭瞟了蔭少爺一眼道：『沒有錢，穿綢的。』

蔭少爺想了想道：『明日我叫少奶做給你。』

英蘭不答，只低着頭。

『英蘭，蔭少爺沒有什麼可說的喊。

英蘭回轉身不見蔭少爺有什麼說的，便怒聲道：『幹什麼呢？——』

『唷，好狠！』蔭少爺瞟了英蘭一眼，微笑的說：『你看，』他將手指上一只戒指，探了

下來說：『這只戒指，是我昨天打的。你看好不好？』

『喫完了沒有？』英蘭無興的說。『你少爺打的戒指，有什麼不好。』

『你愛麼？』蔭少爺說着站了起來。『給你。』

『我不要這些個。』英蘭縮後一步冷冷地答。

『唷——』蔭少爺仍舊微笑着說：『我看你這兩天有氣呢。爲什麼有氣？』

『誰有氣？』英蘭說。『快喫麵罷，冷了。』

『勞你駕，』蔭少爺說。『今天少奶奶不回来了，請你替我把床早點鋪好了罷。』

『呵——』英蘭不答地去鋪床。

『你看這被好看麼？』蔭少爺也走近了床間。『你的被，亦這樣麼？』

『你們蓋的，還錯？』英蘭仍然冷冷地答。『我們是沒有福氣蓋這種被兒！』

『你沒有福氣？誰有福氣！』蔭少爺遲遲道：『你不信，今兒咱們就蓋……』

英蘭臉兒一紅道：『蔭少爺，尊重些！』

蔭少爺沒等英蘭說完時，已情不自禁地親了英蘭一下。

『這算什麼？』英蘭急聲的說着便逃出房來。她很憤怒，又不敢反抗。『誰都來欺侮』

我了——你們左不是有錢，使喚我；就這般欺侮我？英蘭愈想愈氣，沒有地方出氣，便跑到後園；坐在假山脚哭將起來。

這時，葉少爺家的春桃，到後園來採花；聽見園裏有幽幽的哭聲，很覺奇怪，便滿處的去尋。可是轉到後邊，哭聲到前邊去了；尋到左方，哭聲又好似在右方；尋了半天，方才看見一個女子，在假山洞口痛泣。

『誰呀？』春桃走近了看道：『不是蔭少爺房的英蘭姊麼？爲什麼在這裏痛哭？』

『唉！——不是春桃姊？』英蘭抹了抹淚道：『你那裏知道？——苦命呵……』

『幹什麼呢？英蘭姊，這般苦苦的哭？』春桃坐在英蘭一旁問：『快別哭，誰欺侮你？』

『英蘭抹乾了淚，仰頭看了看春桃，歎息道：『春桃姊——唉……』』

『你說得了，咱們都是一樣的。』春桃細看着英蘭的臉兒說：『到底誰欺侮了你？』

『誰欺侮我呢？唉！春桃姊？』英蘭憤懣地將方才的事，細細地告訴了春桃。末了道：『你』



亦不要見笑。——我的命，本來是苦！到那裏，得受人欺侮。」

『英蘭姊，』春桃說，『本來這裏是渾淘淘的。到了這裏，就如進了魔宮。誰是——唉！別多說了，你亦是明白人。要說咱們是一個丫頭，好壞只得受些委屈；又怎樣好反抗他們？不是說笑話，姊姊你臉兒長得好，來了就血紅的了。好在我臉兒醜，算免了這個。姊姊，我老實說：要在這裏，就只能媽媽虎虎，大家渾淘淘的。可是，唉！姊姊——我是眼見多了！他們那些個，又有誰多情？左不是來一個，愛一個；愛一個，拋一個罷了。要是真情，咱們亦願照他們，唉！弄着咱們玩哦！——我反正亦得離開這裏了。——』

『姊姊你上那裏去？』英蘭很迅速的問。

『我麼？』春桃答，『我有兩個姊姊，在無縣做廠呢。不等一個月，我亦得去了。做廠，是很快活的，不比在這裏老得受人家的氣。多麼自由，自己身子，是自己的，誰亦管束不了。高興做做，不高興，就不做。這裏又有什麼好處？——』

『像你這樣，在這裏到也罷了。』英蘭說，『要說在這裏做丫頭，舒服是很舒服的，亦

沒有什麼事做；只可怕那些個魔——唉，像姊姊，你就安心的在這裏得了；比做廠，總要安逸一些，聽說做廠，亦很喫苦。」

『英蘭姊姊，你不知道。』春桃悽然拉着一條垂柳出神地說：『一人有一人的難處呵——我一定不能再在這裏了，今年我非得離開這裏不可。』

『你真的要離開這裏了麼？』英蘭接着問。

『誰騙你呢，我一准得走了！實在，我亦有說不出的苦處，再也不能在這裏。再要下去，我——唉……』

『你肯將我帶出去麼？』英蘭注視着春桃問。『我早想走了，只可憐沒有伴兒呵。』

『有什麼不肯。』春桃說，『你真的要同我一塊兒出去，我真求之不得呢。可不能騙人。』

『噲，姊姊，我那能騙你。』英蘭懇切的答。『你能同我去，我真感激你不盡了。』

『咱們也不必說這些個客套。』春桃拉了英蘭的手說。『你既然肯同我一塊兒做廠去，咱們今天就說定了。咱們下月三十就走。我家裏有人領我來呢。說定了，可不能反悔。』

『誰反悔？我能立誓！』英蘭迅速的說：『就這般得了，——我可作準了。不是說得玩的。』

『那，自然！』春桃說着站了起來道：『咱們等等從長計較。——茶少奶叫我採芙蓉花來的，芙蓉花可謝了；又採什麼呢？我得進去了，等等裏面又叫。准這般辦——咱們晚上談。』

『我亦得進去了。』英蘭擦去了淚痕，說着站了起來，同春桃一路談講着進去。

忽然的，有一天王老板叫人來將英蘭請了去，英蘭也不知是什麼事故，要不去罷，心裏又很狐疑，就跟着來人，雇了輛車子一直奔向王老板家來，一路上，英蘭異常疑懼，雖來人說，並不是她的呂家有人趕來。『或者是媽來了罷！』英蘭這般想。

英蘭一見王老板要問原因時，王老板已笑嘻嘻地先對英蘭道：『英蘭姊，請你沒有別的事；我很記念你，請你來談談心的。』

英蘭心一定道：『沒有什麼事，我到駭得什麼似的，連忙趕來了。』可是仍舊有些疑慮。

『沒有什麼事，英蘭姊，』王老板只噙着嘴說。『咱們裏面坐，這裏噪鬧極了。』說着，對她的女兒道：『阿媛，去泡壺熱茶來。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同着英蘭走到最裏的一間。就是英蘭第一次同王老板談論的那間房裏。

英蘭很狐疑。王老板對她的景像，是從來沒有的。坐定了，便又問王老板道：『到底有什麼事？』

『沒有什麼事，請你談談心的。』王老板說。『英蘭姊，你不餓了麼？咱們買——』

『我不餓，你快不要去忙。』英蘭連忙說。『我剛喫完飯才來的。我一會兒就得走呢。』  
『呀，英蘭姊，這點兒臉都不肯賞？咱們還有什麼客氣！』王老板一撇嘴說，『我得和』

你談談心。」

這時阿媛已經泡了茶來，替英蘭和王老板每人倒了一杯茶。

『咱們喝口茶再講。』王老板托起茶對英蘭說着，喝了一口，對阿媛道：『阿媛，去打兩碗餛飩來——』

『王老板』英蘭站了起來去阻止她們說。『別去買什麼餛飩了，我一忽兒就得走。』  
『呀——』王老板推開了英蘭說。『這點臉兒多不肯賞？一碗餛飩，是小東道；將來你還得好好兒請我呢。』

『爲什麼——你說這話，不有緣故麼？』英蘭一呆，坐了下去疑慮的問。  
『什麼也沒有。』王老板也坐了說。『我請你來不過談談心的，好久沒有見你，我怪記憶你的。』

『我——』英蘭要想說什麼，可又縮止了。

『英蘭姊，你可不要疑心，我請你來，真不過是談談心。』王老板注視着英蘭，鄭重似

的說完，又改一副面像語氣道：『英蘭姊，楊家是不錯罷？』

『唔……』英蘭瞟了王老板一眼點着頭。

『可不是英蘭姊，我不能給常你上罷？』王老板很注意似的說。『他家是多麼富有闊氣，你看——真是一輩子穿着受用不盡——』

英蘭不等王老板說完，就斜視着她道：『這些個咱們講牠幹什麼。——反正在一天算一天，他們富也罷，貴也罷；與咱們沒有什麼相干，他們富貴，是他們的；咱們又不在他們家裏一輩子——哼……』

王老板狠狠的瞟了英蘭一眼道：『啊，這亦不過是我在便中提着了談談罷了。——我說英蘭姊，你在楊家做着合意麼？』

『我想——』英蘭縮住了改口道：『有什麼不合意的，這裏做工，那裏亦是做工，全是氣力換來的錢。中意，就多做兩天；不中意，就少做兩天。——』英蘭說着時轉了個念頭，便笑道：『我是很合意的，這麼大富貴人家，一天到晚，有得喫，有得穿，一天到晚亦沒有什

麼事做，還不好麼？還要怎樣舒服？

『唉——』王老板長歎了一聲。

『你又歎息什麼呢？』英蘭注視着王老板問。

『我想，咱們要生在這富貴人家不就好了！』王老板悵悵說。『做他們家的人，多麼舒服！咱們一天到黑奔走着，半夜還得計算計算明兒有喫沒有。』

『咱們有那福氣？』英蘭不覺也悵然地說。

『唉！』王老板坐近了英蘭一步道：『我們是沒有指望的了。像你，這大年紀，這體面臉子，後福大着呢。只要將來得發了，提拔提拔我，就算交情了。』

『哼——』英蘭瞧了王老板一眼，深思着說。

『真的——』王老板想着了什麼似的對英蘭道：『英蘭大姊，楊老爺楊中正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，到底是個什麼樣兒的人？這般又富又貴又有福氣！』

『左不是兩只耳朵一個鼻，又不多什麼。』英蘭笑着說。『我告訴你罷，很瘦長清氣。』

的這麼一個四五十歲的人——」

「嘴上面有稜痣的是不是？」王老板問。

「我想……」英蘭想了想道：「對了。」

「就是他——」王老板驚覺了似的說：「曾經托過我一件事的呢——有太太麼？」  
「太太早死了，現在只有一個姨太太。」英蘭答：「醜極了的這麼一個娘們，我看看就不愛——」

「王老板笑着道：『本來都得像你這般體面像你這般美麗的人，本來是很少的呢。』——」

「唷——」英蘭羞澀的將手巾來抹了抹嘴。

「餛飩來了。」阿媛托着兩碗餛飩一路喊了來。一人給了他們一碗。

「這裏沒有什麼喫的。」王老板對英蘭說：「喫兩只餛飩，點點飢罷。——」

「王老板，你真客氣；我這時實在不餓呢。」英蘭拿起筷說：「你既已買了，我亦只得



領你的情。」

王老板喫得很快，只幾口，將餛飩喫完了；抹了抹嘴。等英蘭喫完了，便叫阿媛倒了兩碗茶，將餛飩碗收了去。又復對英蘭道：『英蘭大姊，不是我又多話。一輩子人長着呢！像你這大年紀，真是風光的當兒，別錯過了，將來後悔來不及。趁這時候——我說的都是老實話，不能給常你上。趁早，自己打算打算自己的終身，一個人這般飄盪着，到那兒喫那兒，總不是事，咱們女人，總得有個靠防。像我丈夫在的時候，多麼舒服，誰敢說句閒話；從他死了，就不成了；誰都可以欺負了！多麼苦——唉……這時候你還年紀輕，過兩年，你就能明白了，而且，現在年紀輕的時候做得動，總有得喫；將來歲數一大，就不成了。要說一個人，總得有根。你的底細，我亦不是不知道；家裏罷，都不能回去了；將來又靠誰呢？英蘭姊，你是明白人。』

『唉——』英蘭觸着了心事，不覺默然長歎了一聲道：『王老板，又叫我怎樣好呢？我是真沒有主意！』

『有什麼有主意沒有主意。』王老板更坐近了英蘭一步說：『有機會，就把這件大事了了，不就得了。這些話，我亦是爲好，看着你孤零得可憐才說的。』

『又有什麼機會不機會，到那裏說那裏話；隨着我自己的命跑得了。』英蘭很惆悵的說。

『英蘭姊，我有句話替你說。——這，亦不過說得玩的，願不願在你，你可別多心。我對人家罷，亦不過傳傳話；對你，也是好意，你可別願意時，感激我；不願意時，又見惱我是頂直不過的。——』王老板遲遲的瞧着英蘭的臉兒說。

『什麼話？』英蘭心一動問。

『你別當真，願不願隨你。』王老板說。

『你就說得了，我怎能恨你惱你。』英蘭愈覺疑慮了說。『你快說，我決不能惱你。——說呀！』

『我告訴你，——』王老板說完噤了聲嗽，又坐近了英蘭一步，差不多可以碰着英

關了。又看看四下沒人，方才輕聲的道：『昨天楊中正叫了我，——』

『你不是不認得楊中正麼……』英蘭迅速的問。

『你聽我說，我本來可不是不認得他麼，昨天叫了我，我亦不知是誰呢。』王老板說。『我細細告訴你。——他把我叫去了，我亦不知道是什麼事。——』

英蘭聽到這裏，心一動，只搖盪着，就裝着鎮靜的樣兒，微哂道：『同你今天來叫我不一樣？』

王老板看了英蘭一眼，停了停道：『我不說了。』

『說到這裏，怎又縮住了？我亦有點兒明白了。——』英蘭推着王老板道：『你說下去得了。』

『我說你聽着。』王老板接着說。『可是，隨你願不願，你也別見惱。——他——是楊中正的意思。說你頂莊重的，就——他亦不知怎麼，你的底細，都知道了。——』

『哼——』英蘭想：『我說呢，那天無緣無故的叫我進去了，頂詳細的問了我這麼

一套，就不懷好意！想到這裏，臉兒也漲紅了道：『你說，你說！』

『有什麼可說的，反正你亦明白了。』王老板細細察看着英蘭的臉色說：『左不是想要收房罷。——英蘭姊，你的運兒來了……』

英蘭冷冷地哼了一聲道：『怪不得她們都說他心不老。——哼！王老板，對不住；你就告訴他：我窮小丫頭，萬萬不敢當；可亦擡舉不起。——』

『可不是，你見惱了罷？我也不過替他傳話的。本來我那時候聽見了這話，我就不願傳。——本來這大年紀的人了，死都快死了，還打這念頭。真是想喫天鵝肉！——可是，英蘭大姊，你終身亦得打算打算了。——這話，我是衝護你的話，你別多心……』

『喂……』英蘭默然。

兩人默然了半刻。王老板又道：『英蘭大姊，——咱們一個人活在世上，有得喫，有得穿，就得了；還顧別的什麼。一個人可以往上爬，就該向上爬；我是年紀大了，像你這像年紀，正是爬的當兒。要說，——英蘭姊，你別多心。我不過說說空話。楊中正家，多麼富貴榮華；想

踏進她們家，真才不易呢。要是做了他家姨太太，這真才一輩子喫穿不盡了。而且，又沒有太太了，誰不敬重；要怎麼着，就怎麼着，多麼榮耀？將來家產，誰敢哼一聲！——』

『王老板，時候不早了，我也想走了。』英蘭不耐煩的站了起來，說：『謝謝你，——』

『忙什麼呢？』王老板悵然的說：『再坐會兒去。』

『我要走了，來了這麼半天，她們得滿處尋我。』英蘭說着便走了出去。

『明兒我望你去。——英蘭姊，自己總得算計算計，趁這時候；將來後悔來不及。』

英蘭也不答什麼，告辭了王老板；就在門口雇了輛人力車飛奔回去。

一路上，英蘭愈想愈氣憤。『誰是可靠的啊……』她想：『誰都看中了我想……唉！

……』她一路想着，也不覺得，現在，是有人在跟着伺候她了。在她回到楊家門口時，忽然聽見自己後方也有一輛車子停的聲音；回頭看時，心一驚；看見一個人對她細細打量了一下。英蘭連忙躲進去，想時，覺得那人似乎有些認得的，這時心上記念着方才王老板所說的，以爲是偶然，也不在意；便忽忽地一直跑回自己房裏去。

## 第六章

也不與英蘭有考量。王老板所說的那問題的機會，不幾天罷，英蘭就又碰着以後的事。

英蘭很高興的一天早上，將要梳頭時，看見自己結子上的頭繩，已很髒了，便興忽忽地跑到街上絨線店裏去買了幾個銅子頭繩，又復買了兩個饅頭，回來時，將要走到楊家門口，離開還有四五十丈罷，沿河一只小船裏，跳出來了幾個大漢，英蘭一驚，看時，是不認得的，也就不在意。以爲幾個大漢，是鬧着玩的，誰知走到英蘭身邊時，竟將英蘭圍住了。有一個，英蘭細細地看時，似乎是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，迅然的，將英蘭抱住了。英蘭知道出了事，要喊時，已覺有一塊軟的東西，塞進嘴裏。一剎間，微弱的英蘭，已被他們從進船裏去了。英蘭在糊裏糊塗中，覺船已在行着。最可異的，英蘭心稍微定了，張開眼睛看時，唉，天啊！

……英蘭驚惶悲慘到絕點。冷嚴的長發家的，傻笨的梅生和長發高坐在中艙。看自己時，手已被縛，橫眠在船底。英蘭萬感交集，心一冷，將頭也眠了下去；全身的機能，多停止了似的，懷着絕望的念頭，只閉着眼睛，『唉——現在——隨他們去罷……』英蘭所能思量到的，僅僅乎這些。『本來，唉——到處得受人欺侮，不如早死了……』英蘭只眠在長發們三人的腳邊，驚頭着。

『哼——』長發家的只對着英蘭冷笑。長發也一聲不作，只狂吸着旱煙。梅生獨做着得意的樣兒，坐着搖擺着頭刁笑。

全艙慘淡的靜默着，滿藏着啞謎般的神氣。只有櫓聲，是在努力的合拍地叫着，和些船戶喊叫的噪亂。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，船搖出了水關，只見長發家的方才伸了個懶腰。『哼』了一聲，對英蘭道：『我以爲你真是尋死了，——亦有這般一天！我想你總跳不過我的手心罷……這時候，你還有什麼法術試試？上吊，你手上有的是繩；投河，窗外就是河。——我亦沒有什麼可替你說的，到家再說。』

英蘭存了個必死之心，到也不什麼悲慘驚懼。長發家的說了這麼一大套，只當沒有聽見；只靜閉着眼，眠在艙底。心裏也一些兒什麼不想，像入定的老和尚般。『隨他們收拾罷，總只有一條命。』她只有這麼一些意念。其外，心上一一些兒痕蹟沒有。

『別假清高了！』梅生說。『原來要私奔？我們住在小船上候了你一天一夜。』

『這還是咱們的運氣呢！正好，她出來買東西。』長發擊去了煙筒裏的煙灰說。『要不然，真是侯門深似海，又上那裏去尋她這麼個人？』

『總是咱們運氣好。剛巧，全餘會碰着了她。否則咱們又上什麼地方去尋她，不便宜了她？咱們真得蝕本人財兩空了。』梅生說。

『照我，一直將她』長發家的說到這裏蹴了英蘭一脚，『搖到上海賣去得了。』

『又何必將她搖到上海？』長發接着說。『在呂橋就賣不掉？照我，咱們將她領回，亦不用打她，亦不用罵她；將她鎖在廚房，等主顧。有主顧，一百二百賣不到？看她的臉兒，到值幾個錢呢，真是知面不知心！』



『對啊！這種丫頭，要她幹什麼？趁早賣了乾淨，省得將來又鬧什麼玩意兒，人財兩空。』長發家說。

『將她賣了，丈母家答應麼？』梅生問。

『什麼丈母家？——還是你的丈母家呢！你有這般私奔的媳婦，算你闊！——傻孩子！』長發家說。『你別多嘴！賣了，就怎樣？誰敢哼一聲！要私奔的養媳婦，不賣放她在家幹什麼？——哼！——』

『准這樣得了。』長發又裝上了一筒煙說。『要仍舊給梅生罷，我看她這皮氣，這輩子亦改不了的了；將她收拾死，看錢面上。——還是賣了好！有錢，難道尋不到這樣的丫頭？回家亦不用打她，可是得好好兒鎖在空屋裏，免得又逃走了。』

『我說，長發。』長發家說，『最好還是搖到上海賣去，照她那付淫浪臉兒，別說二百四百亦有人要，你說怎樣？咱們總得將這本兒好好撈出來。』

『到家再說罷。』長發答。

英蘭只似睡非睡的等候着以後，長發等三人一路只商量着處置英蘭的方法。船搖了好許久時候，來到呂橋靠了岸了。

『捉到了沒有？——』船剛靠岸，已經聽見是大阿媽的聲音在喊着問了。『不是娘回來了？』

『是的』長發家一路說着，興冲冲跟上岸去。『捉到了，這個賊貨直候了她一天一夜。』

『阿彌陀佛……』大阿媽拉長了聲調說。『我不說准不能尋死麼？這容易呢，尋死！』  
『我說准能尋到罷果然。』二阿媽也說一句。

『得了，得了。』長發家高興的聲音說。『人來了，你們亦該說太平話了。』

一個個上岸去。末了，梅生拉着英蘭也上了岸，成羣的回到呂家去。

一路的人們，愈擠愈多，在進呂家的門到中屋時，看的人們擠了一院。英蘭只低着頭，存了個必死的心，熱血只陣陣的湧上頭部來，臉都鮮紅了。

『呀，到底要喫外邊飯的。你看英蘭姊，城裏去了不久，臉兒喫得胖胖的；又白，又美。』一個看的說。

『可不是麼？』又有在說了。『咱們亦喫外邊飯去罷。沒有愁惱，沒有心事，多麼舒服！不比在家好？』

這時許多人在談論着，有的譏諷，有的調笑，有的咀咒着。全場的人，沒有一個是同情於英蘭的，還有些在對着長發家的道喜。苦惱孤獨的英蘭，像待決的犯人，只微微擡起眼皮，對全場的人渺視了一周；沉沉微聲的長歎了一聲，仍舊將眼閉了。這時，忽然感到一種異味的悲苦和悽慘，心像小刀般在割將起來，淚珠簌簌地在拋了。

天暗將下來，看的人們也漸漸地散了。長發家的們舒舒齊齊喫過了晚飯。『得了，現在咱們好舒舒齊齊安排她了。』長發家說着對應保道：『應保，將大門去關了！』又對梅生指着英蘭道：『還不將她牽到廚房去。——』

梅生答應着將英蘭一直拉到廚房去。一行人，都跟着來到廚房。

『尋根長長的繩子來。』長發家坐在一張方凳上，指揮着衆人說。大阿姆去將繩尋來時，又吩咐梅生們將英蘭緊緊的縛在柱上。這時的英蘭，只像被捉住的小鳥，儘着他們捉弄，也不反抗。她也明知反抗是沒有用的，或者更可增進些他們的羞辱；只靜候着最後的解決罷了。同時，她很希望最好，她們今天就將她收拾死了，免得零碎的痛苦和以後的欺侮。最難的日子，恐怕還在被賣之後呢……

長發家的尋了一支長長的桑枝，舞着試了一試，就迅然的擊了英蘭一下。『你好，』說着又是一下。『你要害倒我們這家人家，——我到以為你真死了，原來躲在他們家。』更重的一下。『現在你又有什麼法術？』連擊着說：『你逃，——你逃，——你逃……我看現在能逃不能逃！——逃……』

英蘭只泣着將身子左右扔着躲桑枝。直打到英蘭泣不成聲，滿身痛楚到像無數的小針在刺，而長發家的也已力乏時，方才停了。長發家的將桑枝投了老遠道：『我力乏了，明兒再問你。』

『娘，你奔波了一天亦累了。早點兒睡。』大阿媽斜視了英蘭一下說。

『實在，我是累了。』長發家的長長呼了口氣說。『你們將她縛緊了，盛碗飯給她喫，餓死了，不要緊；咱們還得賣兩個錢化呢。』

大阿媽聽着長發家的話，盛了一大碗飯來給英蘭。英蘭將手臂遮着臉部苦泣着，也不接碗。

『不喫？——』長發家冷笑着說。『隨她去。你將飯碗放在椅子上。她餓了，少不得喫去。』

『你就喫罷。』大阿媽說着照長發家的話，將飯碗放在凳上，將凳搬到英蘭面前。『走，咱們走罷。喫不喫，隨她去。』長發家的說着，將大衆推了出去，將廚房裏的火也吹熄了，自己方才退了出去，將廚房門鎖好，都睡去了。

人們都睡了，英蘭一人在黑暗的廚房裏苦苦哀泣着，這時天氣已很有些冷了，只有微微尖利的風，簌簌地從紙窗裏吹進來；寒淡的半月，也漸漸地移過來偷偷地從紙窗縫

裏窺視她。寂寂的落葉，只被風吹着在地上打戰，發生陰森森的聲音。

英蘭思前想後，也不喫東西；只有哭泣，是現在可做的事了。要尋死罷，非但無法可死；身子被縛着，也不得死，只能僵僵地直立着。又累，又冷，又餓。哭到無力再哭，而眼睛裏面的眼淚也已乾了；就擡起頭來，悽絕的長歎了幾聲。『我的媽呀！你知道我現在在這裏受這種苦痛嗎？你養了我是爲叫我受苦的？——媽呀，你聽了姑媽的話，可害了我這一輩子了。

——可恨的范瞎子啊！……你，……你，——』

漫漫的長夜，像沒有時間的這般難過。但終於，也漸漸地過了。在英蘭，好像經過了無數苦痛的世紀，方才看見天色，慢慢地亮了出來。雀噪，雞啼，狗吠。英蘭糊糊塗塗好似在另一個悲苦黑暗的世界。各種，都好似在表現出或者在哭唱出牠們的悲苦。英蘭好似在夢中，一個黑暗烏陣陣的恍惚的夢中，天雖已在亮了，但仍舊好似在沒有亮的時候的夢境。各人都奇怪了！不過經過一夜，看見英蘭已消瘦到同昨天如換了一個人似的。於是長發家的發議了說，倘使照這樣，不必幾天，英蘭就會死的；死了，不要緊，這筆錢何處撈照

這樣不妥，就同合家的人商議了好幾次後，決定照着長發的話，在廚房的一角，舖些柴給英蘭睡。至於縛繩的放寬，切不可過；他的範圍，只可止於這個舖的大小。而舖的四周，只要可以用以自盡的，就是一只釘，都不能放。並且每天須叫她喫三碗，免得餓死了。不喫時，就打到她喫。

以上的，就是現在英蘭所過的日子了。

要死不得死，要活不得活的英蘭，時常可以聽見她們在商量出賣她的方法與時間。有的說，還是趁早將她賣了，免得夜長夢多。有的說，快年底的時候了，誰有錢辦這事？不如過了年再說，亦好多弄幾個錢。英蘭只要微微聽見她們提起這時，就能如在火上烘的繭兒這麼難過。可是，她想來想去，總想不到一個反抗和自解的方法。

『明兒搖你上海賣去了。』有這麼一天罷，英蘭蹲着思索時，忽然聽見在洗着碗的愛保，含着譏諷的色彩這般對她說。『爸爸自己同于二商量好了，叫于三同着三哥同你到上海賣去，總在這幾天之中罷。』

英蘭聽見了，心裏一驚；木然的瞧了愛保一下。但這時，愛保已將碗洗好了，飄然走了出去。

『除非你是將來不出去做養媳婦，不嫁人的……』英蘭無聊的咀咒了愛保一下。接着想，愛保所說的，必有原故。死也在今天，自拔也在今天了！明天，就得被她們搖到上海賣去了啊！——唉！愈跌愈深！要是被她們賣了，不知更得喫怎樣的苦呢！——可是，又想什麼法子自拔呢？逃？——身子是緊緊地這般縛着。死——又拿什麼來自盡！

英蘭只這樣盤算着，漸漸地天色已是黑夜了。眼看着她們，都喫過了晚飯，收拾好了廚房，出去睡了。這時，天已很冷，風像被激怒了般的號叫着。英蘭凍得簌簌地在抖擻。幸而，燃在灶上的一只油盞，最後出去了人，忘了沒有將她吹熄，被風擊着，狂發出陣陣的火焰。英蘭只沒沒八愁思着。她也不知現在是什麼時候了。她在無意中，忽然看見她手能伸到的地方，有幾根火柴；這大概是她們燒飯時落在這裏的。就無聊地去了，在手裏玩弄着。半天，在無意中，她忽然驚覺了。『倘使將這火柴燃着了。——』她想『再燃着幾



根柴，就用這些火，可以將縛着我的繩子燒斷。繩子斷了，我不自由了麼！——』她想到這裏，全屋看了一眼，沒有出路；只有一個天窗。鄉下的房子，是很底的。在灶上放一張椅子，就可以接到天窗了，她又想：『倘使現在繩子是斷了，就拿張凳子，放在灶上，爬上凳子，就可以接到窗了。這扇窗，本來可以開的。開了窗，就可以爬上屋去。——可是，爬上了屋又怎樣呢？……有了屋的後面，不有棵樹麼？緊接着牆的，就可以沿着樹落下去。——逃罷……』英蘭想到這裏，看了看手裏的兩根火柴，心跳了一陣，滿身的血，熱沸了起來。禱告着道：『火柴呀！我的命，也在你身上了啊……可別熄了！』

英蘭將柴另外堆了一小堆，就細心的將火柴燃着，却被風吹熄了。『天啊！——』英蘭驚惶地想：『只有這一根了。再熄了，老天啊，我是沒命的了！——』想到這裏，就又將最後的一根燃時，着了，可又手一脫，落了下去。幸而，可巧落在柴上，柴就着了起來。英蘭這時再也沒有心思去想什麼了。不加思索將手臂上的繩，引到火上。居然不一剎，繩被火燒到寸斷了。『唉！——』英蘭淒然的落了兩滴淚，站了起來，將火踏熄了。這時，方才想起：『倘

是有人看見了，——『心就很驚惶地跳躍，身子也顫抖起來；就四面去看了看，沒有什麼響動，心方始定了；將手上的繩結，用嘴來咬着解了。於是，搬了張凳子，放在灶上，爬了上去，將天窗推開了；又試試，凳子還低些，身子爬不上去；就又爬下來看看，沒有什麼是比凳子還高些的，只有刀板架，比凳子高上一倍；就將刀板架放上灶頭，重又爬上灶，踏上了凳子，再踏上刀板架時，頭已探出了天窗。風很大，四下裏望時，滿處黑刺刺的不辨西東。這時的英蘭，也不顧什麼了，手一用力，爬上屋去。也不將天窗關好，就在屋上爬到後邊有樹的地方去。幸而風大，將瓦的碎雜聲給遮蓋了，這時的英蘭，也不怕懼，似喫了狂藥似的，只照她現在所能做的做去。慢慢的，爬到後方樹邊時，正好，樹是靠着牆長的，樹枝還交到屋面上。英蘭就吊上了樹枝，緊抱着樹，一節節地落下去。直到地時，不覺便英蘭驚駭得要狂叫起來。原來有一個黑刺刺的東西，蹲做一團，在離樹腳不遠的地方，她還以為是眼花，抹了抹眼睛看時，何嘗不是一個人！就輕輕的問了一聲，『你是誰？』也不見那人答應。英蘭真駭到毫毛直立，要拔出腳來逃，忽然想到：『一准是賊，難道真有鬼不成？反正我亦死裏逃』

生，要是鬼將我抓死到也罷了——」想到這裏，膽子壯了起來，便細細去看了一下，可不是個人麼！『一定是個賊了。』英蘭想着時，對那人道：『你拿去得了，你可別瞞，你做我的事，我做我的事。——』說完，也不顧什麼，就逃。黑暗的夜晚，只微微有些月光，從雲縫裏射出來，英蘭也不辨方向，只瞎走一陣。走了不多時候，忽然想起，走過村莊時，是有狗吠的，只能向冷落的去處跑，又復想起方才的賊，倘使進去偷東西將牠們驚醒了，察看我不見時，准得四處的追來。想到這裏，心一陣的亂跳，便狠命的逃，經過了無數的松墳，墓墟，這時，也顧念不到怕的一事了。雖然有頂面像尖刀般銳利的風虎虎吹過，和像冰屋裏的這般冷。

英蘭逃到力乏氣也回不過來時，覺得已經跑了好許多路，似乎已經過了危險地處。看看前面，有一條河阻着去路，便站停了腳，想了想，呼了幾口氣，就決定向左走去，她也不思慮什麼，現在所最要的是盡着她所有的力量來逃。

英蘭盡命的只沿着河逃，也不顧腳的酸痛和自己的有無力量。每在碰着前面有拉着絛的夜船來時，便在桑田裏躲過他們。英蘭這時機械的車般，腳如鑼槌的走着，好似她

一生的使命，只爲着現在的逃；也沒有別的情事，只要逃，儘力的逃。

英蘭只逃着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，也不顧腳的提不動。還拿手在捧着腳幫着逃——經過了說不出記憶不到的這般些時間，天漸漸地有節級般的在亮了起來。她從朝霧中看見前面好似有個城在，等到看得見時，可不是麼，前面就是城！就是以前她居住的城！而自己已站在離城不遠的地方了！跑不多路，道旁有一只亭子，英蘭就走進亭子坐着休息一下。她很奇怪，她現在是坐在這裏——離城不遠的地方，她好似經過一個長長的惡夢。她想就算早上她們覺察了追來時，最速，要到飯時方能够追到這裏。現在，她是又飛出烏籠了。『到何處去呢？』她自己不覺問自己。『東西不在楊家麼，逃到楊家再說——』她自己答着，就站了起來，忽忽地一直跑進城，逃向楊家去。

自然，楊家的人們看見英蘭來了，並且帶着這種疲乏，消瘦，骯髒的樣兒，很奇怪；便都來圍着問她。英蘭就將她這次的經歷，細細地宣佈了一下。並且說，現在她要帶着她的東西，逃到遠遠的地方去。家裏又要尋來的。就將自己的東西，都收拾好了。問起春桃時，李媽

說春桃在前三天有人領去了。並且說春桃走時曾留下一個信，說她是到無縣做廠去的，住在生一廠後背生德里，到那裏問信得了。同時將去的路徑，都說明白了。只要這裏雇輛車子，一直拉到火車站，買無縣票，到了無縣，雇上一輛黃包車，一直可以到生德里。英蘭聽見了，心一定。這時還早，英蘭就跑到蔭少奶房裏，將要走的話告訴了蔭少奶。蔭少奶自然答應了。蔭少爺叫了起來說，在這裏得了。難道他們敢進門來搶他來，我還告他一狀，痛打養媳的罪名呢。可是英蘭想到這裏也是不懷好意的虎口，也就不去答應蔭少爺，就回到下房，背上了個包袱。在告辭陸媽時，千謝萬謝的叮囑陸媽，叫她不要露出話鋒，說她逃到無縣去的；即使呂家有人來，只說沒有到這裏來。陸媽滿口的答應了，一直送到英蘭門口。英蘭就在門口雇了一輛人力車，一直奔到火車站來。英蘭知道時光很早，即使呂家覺察了追來，可是這時飛也飛不到城裏呢；所以也很膽大，沒有什麼顧忌。

英蘭跑到火車站時，真巧，早車在將要開的時候，便詢問了買票的地方，在包裹裏拿了些錢出來，買了張票，走上火車去，揀了一只車廂角坐下了。直到火車開了之後，英蘭方

始定了心，現在她不怕了。即使有人追，可是無論如何，追不上火車，而且誰又知道她是逃向無縣來的？地方大着呢！

因為是冷天的早車，旅客很少，所以英蘭只要一眼看去，就可以知道這一羣中是沒有注意她的人，她自己覺得好像經過了一場長久的惡夢，從被捉至現在。更長的一個夢，從她有了知識到現在。可是現在，恍惚地未嘗不仍舊是在夢中！

## 第七章

英蘭聽着人們說，這站就是無縣了，就靠着窗子探頭看時，遠遠的許多煙筒，在噴着煙。她聽見人們說過，無縣是很熱鬧的，果然，房屋都是這般高大；人們這般多，都忽忽地來往着；車輻更如穿梭般奔馳着。

車停了之後，英蘭恐怕下錯了站，問訊了一下，是無縣了，方才跟着八羣下去，湧出了站，雇了一輛人力車；也不管車錢的貴賤，只要能夠到生德里，就坐上了車子。

英蘭坐上車子後，心裏到驚慌了起來。『倘是到了生德里，尋不到春桃——』她想。『唉——到了那裏再說。』

車子奔馳過了許多大街小巷，轉過了一個很大的廠，在一個街口停了。

『這是生德里麼？』英蘭遲疑的問着車夫，四下裏張望了一下。

『是生德里呵。』車夫轉着身子，踏着步，氣急呼呼地抹着頭上的汗說：『你看，這裏不有字麼？』

英蘭就付了車錢，提着包，茫然的走進街去。走不多路，巧極了，看見遠遠地站着的一女子，有些像是春桃，走近些看時——可不是春桃。

『不是英蘭姊麼？』春桃已經看見了她，迎了上來說。

『春桃姊……』英蘭如在茫茫沙漠裏的小島，得着了一枝樹枝般，親熱的叫着，淚珠不自禁地跟着酸楚了的心，簌簌地拋了下來。

『想死我了呵……』春桃一把將英蘭的包袱搶了過來說：『爲什麼又哭？咱們見了面，在一塊兒了，不就該樂嗎？——那兩天你到底上那裏去了？你怎知我在這裏？陸媽告訴你的不是？』

『唉——春桃姊話長着呢。』英蘭嗚咽了。

『咱們家裏講去，』春桃說着一把拉了英蘭，一直走進一家門裏，上了樓，到一間小



小的房裏去。這時，後邊也已跟上來了幾個女子。

她們都坐定了，一個女子看了看英蘭問春桃道：『這不就是你時常說的英蘭姊麼？』

『對了。』春桃答。『這就是我時常說的我的英蘭姊。』說着時，又對英蘭道，『這都是我的小姊妹們，』指了指穿綠的道：『這是我的表姊順保姊。』又指着一個瘦長的，和一個微胖的道：『這是來縵姊，這是秋波姊。——她們都住在隔房。這裏，很熱鬧呢，今天正好禮拜，我又在門口；要不然，你得尋不着了，——咳！我真天天想你，那一天不在門口望你，今天，你果然來了。真叫我好樂，——你餓麼？——』

『唉，姊姊——』英蘭定了定心，悽然道：『不騙你說，我幾天沒喫東西了……』

『怎麼能幾天不喫東西？』春桃驚駭的說。『快點兒買點什麼來喫。——麵好罷？』  
『正便當得很。』

『我買去。』順保說着，忽忽地下樓去了。

『快別，姊姊們又忙了。』英蘭感激不盡的說。

『到底怎麼回事？英蘭姊。』春桃問。『那天我在楊家聽說你逃了，而且，什麼東西沒有帶；我就很奇怪。我想，總不至於要逃。後來我出去的時候，知道你的東西在楊家，一定還得到楊家取東西來；我又等不及你，只得將我的地處告訴了陸媽先來了。我真記憶着你——到底那幾天你上那裏去了？』

『唉！春桃姊，你那能知道，說來話長……』英蘭淒然地將這回的經過，連鳴帶咽，歎息的講將出來。春桃們多靜靜地默歎着很同情的聽，在英蘭講到被長發家的狠打時，聽着的她們，都憤憤地在咀咒長發家的，甚至秋波聽到憤怒極了，擊了下桌子道：『英蘭姊，長發家的是什麼樣兒的一個人？我下回碰着了，非得打她兩下出出氣不可。——』說着時，順保托着麵走了上來。聽見她們這般難碎歎息憤怒的聲音，便問道：『怎樣了？你們都要瘋？』說着，拿了雙筷和麵給英蘭。英蘭千謝萬謝，接了麵來喫。

『我下回碰着了那老東西，非打死她出氣不可。』秋波又復這樣說了一遍。

『秋波姊姊，怎這般憤怒？』順保莫明其妙的問。『又打那一個什麼老東西？街上老

東西多呢！』

衆人聽着多哈哈地笑了。來縵接着就將英蘭所說的，又復學了一遍告訴給順保聽，講到長發家的狠打英蘭時，講不下去了。順保還在問以後的。『以後的，你問英蘭姊自己罷，誰叫你送麵來了。』來縵說，『坐着聽，——』

『英蘭姊，以後呢？』順保又走到英蘭旁問。

『忙什麼呢，早晚你能知道。』秋波說，『人家好久沒喫東西了，又緊着問。——』

『唉——』英蘭喫完了抹了抹嘴說：『以後？聽我講。』英蘭又復將被打到現在的經過，都講了一遍。

『英蘭姊。』秋波聽完歎息了一刻說：『你能幹，竟能逃了出來。』

『可不是！叫我再沒有這膽子逃出來了。』來縵說，『賣，就隨她賣去罷。賣到上海，或許到有好日子過，要是被她們覺察了，那——』

『你本來是個沒用的。』春桃靠着來縵說，『賣到上海有好日子過？那你賣自己到

『上海去得了。』

『要說，英蘭姊真有本事。』順保說。『一夜逃了這些路，還得在松林墳墓裏經過，不害怕麼？』

『哼——』秋波接着說。『還害怕？那時候什麼時候，還害怕？一個人到緊急悲苦的時候，就什麼都不怕了。——怕呢，這時候怕鬼？』

『咳——』英蘭想了想又歎息着說：『逃是逃出了虎口，可是他們尋到這裏來呢？……』

『不能尋到這裏來。我保險，你放心得了。』春桃安慰英蘭。『地方大着呢，她們怎能料到你到無縣來的而且，即使尋到無縣來，無縣地方大着呢，又怎知道你是住這裏。無縣尋個人，真如大海撈針這般難呢。——你安心在這裏，決不能尋來。』

『對。他們不能料到她是這裏來了。』來綬說。『他們還得當你自盡了，或是來回母家去了，還得以爲上楊家或是在別的地方幫人去。』

『只恐怕問上楊家去，陸媽告訴了他們，我是到這裏來的，那不一尋就尋着了麼？』  
英蘭恐懼的說。

『不會——』春桃搖着頭答。『我到這裏來，誰都沒有知道；我只告訴了陸媽，而且陸媽那人頂好不過的。你叫她不要響起，她死都不能將這事宣佈出去。可是，你不叮囑她，她就什麼都得說，她頂老實的。要不然，我爲什麼只告訴陸媽一個人？』

『怕什麼呢？』秋波接着憤憤地說，『什麼事都得講理，在他們家受不了苦，自然只得逃出來了。就是到得公堂，有理說理，亦不怕他們。』

她們說着時，英蘭因爲疲乏極了的原故，迷迷地要睡了。春桃們就叫她睡在春桃床上，天氣冷，儘可與春桃同睡。英蘭睡上了床，不一刻，就睡着了。直睡到第二天早上。

春桃因爲英蘭睡了，第二天也沒上工，只和英蘭談講了一上午，喫過飯，恐怕英蘭累出病來，又復叫英蘭睡了一個下午。直到喫晚飯時，英蘭方始醒了。英蘭休息了這麼許久，精神也漸漸地復原了。到喫過了晚飯，睡時，反到睡不着。

英蘭是同春桃同床睡的。她們很親熱地睡在一頭，輕輕地談講着。

『英蘭姊，春桃說，『還是做着廠，一個人自由多了。你休息了幾天，我就帶你進去學織布，鐵機織布，是頂易不過的；只要接接頭，沒有什麼難處，像你這般聰敏人，學兩天就會了，管一只機，就够喫的；要是管兩只機，就可以存一只機的錢了。一個人頂少可以管兩只機呢。』』

『春桃姊，總得姊姊提拔我帶領我了。』英蘭說。

『說這話呢，咱們姊妹們，有什麼客氣。』春桃說。『自己做着存兩錢，自己眼兒看准，就是一輩子的依靠。反正咱們直說，亦不必隱瞞的。』』

『唉——』英蘭只歎息着。

『英蘭姊，咱們亦不必說什麼客套打轉灣說話。』春桃又說，『像咱們這年紀，真是風光的時候；別誤了，傻姊姊，你想想。像你這樣，有什麼趣味？到處受人欺——你又何必這般傻，咱們女人，本來就苦過一天，是一天；過一天快樂日子，就是拾着一天，誰又能顧到將

來？——

英蘭默然的思量了一刻道：『春桃姊，——』說到這裏縮住了。

『什麼？』春桃隨口的問。

『我說出來，你可別多心。』英蘭遲遲的說。

『呀！——咱們還有什麼話不可說的？』春桃說，『我的事，都可以告訴你。怕什麼呢？——你說。』

『春桃姊，』英蘭遲遲疑疑的說。『你爲什麼不肯在楊家？要出來做廠來！我想做廠，總沒有在楊家這般清爽安逸罷。而且，在楊家亦不少賺錢。』

春桃聽見英蘭提着了心事，不覺長長歎了口氣道：『要說咱們這般親熱，亦沒有什麼不可講的話，儘可以都同你講。——可是，姊姊你別見笑。』

『姊姊說那裏話，我那能見笑。』英蘭說。『你說得了。——咱們還有什麼不可談的話？』

『唉！——英蘭姊。』春桃只歎息着說。『可不是同你去的時候一樣。你是主意老，我沒有主意，上當罷了！——有錢家的人，真是沒有恒心常情的。——英蘭姊，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要見笑。咳！咱們的主義，是沒有準力，一來就上人家的當。我去了不多天，葉少爺就千方百計的來引誘我。只怪我主見不定罷，竟上了他的當。可是有常心，到也罷了；不知怎麼，又愛上了饒太家的秀弟；將我拋了不說他，更當我眼中釘似的。你想，可氣不可氣。我想着再在楊家，亦沒有什麼好日子過，不如離開了，讓他們啖……』

『可不是麼？我亦差點兒上了當！』英蘭說，『老實說，幸而陸媽將他們的底細早告訴我了，才自己耐住了，算沒有上他們的當。』

『可不是還是你的主意老結。』春桃說。『英蘭姊，還是做工，自己賺幾個錢；將眼睛睜亮些，碰着相當的人，了了這輩子。一個女子沒有靠依，總難。英蘭姊，又何苦呢。這世界，大家混淘淘；咱們又何必假清高。你還是自己往快樂地方走。過一天快樂日子，就算拾着一天。英蘭姊，——咱們過了半輩子苦日子，有得快樂，還不向快樂的地方走？——』



在第二天，英蘭覺得身子已很健全了，精神也已恢復，便一清早天在剛亮的時候，就跟着春桃到廠裏做工去。

一路上，英蘭只見些女子們都提着一只鉛桶抹着眼睛到廠裏去。跟着春桃走到廠門口時，只見許多人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，美的，醜的，都有成羣的追跟着進去。

英蘭跟着春桃一直走到布機間裏。一踏進門看時，只見一間很大的大房子，無數的布機排立着，每個在發出「括括括括」的聲音，合成一個大而雜噪的聲音，還有許多在轉着的皮帶輪，在「無……」地響着。

這時正在日夜班交代的時候，人們像穿梭般水往的忙亂着。春桃帶着英蘭穿到靠後的兩只布機前，只見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對春桃道：『春桃姊，你來了。』說着抹了抹一夜沒睡的脸，眯着眼，讓了出來。布機，仍舊在括括括響着，這時，就是春桃接手的時候了。

『巧勤姊，你乏了罷。』春桃說着時看見前面的一只布機的梭子，線斷了，就將機旁

的一根軸一拉，機停了。看看，接上了線；只將軸一推時，機又括括地在走了。

『一夜不睡不累麼？這行飯，真不是好喫的！』巧勤說着伸了個懶腰，在機下提了只鉛桶去了。

『你在這裏看着我做，不兩天你准會了。』春桃對英蘭說。『頂容易不過的，沒有什麼難處。只要紗線斷時，接接頭就得了。在斷的時候，你看我接上幾次，你也就會了。最要緊的，就是斷了得趕快去接；不然，梭子就得飛出來。梭子飛出來可不是玩的。一個碰巧，飛上眼睛，就了不得。上次東廠不是有個管機先生，修機時，一個梭子飛出來弄瞎了一只眼睛；後來裝上了一只假的，——你可別害怕，這也不是常有的事；一個巧罷了。——』春桃說着時看見後邊一只機的梭線又斷了，便將機拉停了，喊英蘭道：『英蘭姊，你看我接線。』

『你的手太快了。』英蘭笑着說。『我亦沒有看出你怎麼一來，就將機給拉停了。』春桃不覺也笑了道：『你來看——這裏不有一個皮帶盤麼？皮帶帶着盤，盤轉時，機

就走了，你這將杆子一拉時，皮帶滑出了盤；盤不轉時，機亦停了。你要機走，只要將杆子一推時，皮帶又滑上了盤；盤轉時，機不又走了？——」

『這東西真巧！』英蘭細細的看，樂了說。

『你看。這麼一來，線頭就接上了。』春桃接着線說。『你看線接上了罷？』說着隨手一拉時，機又很爽脆的走了。

『這個東西真巧！』英蘭說。『可是這東西怎又會老轉着？』

『咱們走進來的地方，你不見有許多人在燒機器麼？像火車頭這麼一個機器。可是，比火車頭大多了。鏘鏘鏘地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在走着。機器走，這東西亦就走了。』春桃演講着。『你看，樑底下不是有個大盤子在轉着？大盤子上一根皮帶，就緊到靠地的一根軸上；大盤子轉，軸自然亦就轉着；這根頂長的軸上，有許多的輪盤，都分別布機上來。那個大盤呢，亦有一條皮帶再通到機器房後邊的一個最大的盤子上。那個盤子，就連着機器，好比火車頭底下的輪子似的。』

『姊姊你怎會知道你真聰敏！』英蘭說。

『我亦是來的時候人家告訴我的。』春桃答，『可不是和你一樣。明兒人家問你時，你亦同我一樣在演說給人家聽了。』說着笑了。

這時英蘭看見全屋的女工們，都在嘻嘻哈哈地調笑着。雖然天氣是很冷，可是在機場裏，到很暖和。人們都只穿着一件單布衫，外面再加上一個棉背心，再難看使英蘭不耐的，看見竟有在修機的男工，在和女子們調笑着。可是很奇怪的事，忽然全場又靜寂了起來。英蘭不知是什麼原故，四面張望着時，看見有一個穿西裝的年輕男子，很莊嚴似的直視着四處走了一轉，轉出去了，立刻機場裏又復熱鬧了起來。『那是誰？』英蘭目送了那男子走了出去，問春桃，『怎麼他一進來，就一羣鼠子見了貓似的都不響了？』

『那個——』春桃一斜嘴說。『機場總管！』

『什麼機場總管？』英蘭問。

『機場什麼事，都由他管罷了。』春桃說。『我看見他就有氣，僵屍似的。喫了飯沒事』

做，這裏闖闖，那裏闖闖，他自以爲是廠長的女婿——什麼東西！

在飯時，她們——春桃和英蘭只站在機邊將帶來的鉛桶裏的飯，到機器場旁熱水龍頭前放了些開水，和了和喫了。

照例在飯時有不到一個鐘頭的休息。春桃們喫完飯，看看還有半個多鐘頭方才上工，就在廠裏四處玩了一轉；回到布機場時，英蘭因爲站了半天疲乏極了，就坐在地上休息。

『你沒有站慣，累了罷？』春桃說，『我們每天整整得站一天呢。早上六點，一直得站到下午六點放工，慣了，到也不覺得怎麼累法。——做布廠還算好的，做絲廠，更得苦了！清早三點半，就得起來，進廠，直到晚上七點，好在有坐的，——可是，打盆的小孩，還不得站一天，真苦！打得不好的時候，還得被做工的用熱水澆，——做鐵機布，還算做廠中頂舒服的呢。』春桃說到這裏，聽見鳴鳴地在放氣了。道：『快上工了。這次放氣，就是叫回家喫飯的人們應該來了的記號，你聽見二次放氣，機就得動了。動的時候，做工的還沒走到時，廠門

已經關了，沒法進來了。」

『這裏一共有多少人做工？』英蘭問。『我看着真沒有數。多極了！』

『有三四百人一班罷？這裏一共五百部機，有一人管一部的，有一人管兩部的。沒有一定。』春桃說。『英蘭姊，你就學得了。你會了，咱們兩人管兩部機。一人兩天日工，兩天夜工，好不好？』

『有什麼不好呢？』英蘭說，『做這，到很易。我雖傻，學上兩天亦能會了。——順保姊她們呢？她們不同你一塊做麼？』英蘭忽然想着了她們問。

『她們不同咱們在一處。』春桃答。『秋波是在咱們東邊的一個絲廠裏。來縵和順保，就在咱們後背的絲廠裏做絲。——』

她們在談論着時，只見人們已經一羣羣地在湧了進來，看看差不多人已齊了時，第二次的放氣已在響了。響過之後，春桃將機一拉時，又復括括做下去。

英蘭站着看到心灰意懶時，聽見又在鳴鳴的放氣了。『這時又放氣幹什麼？』英蘭

問。

『這時五點半了。』春桃說，『這次放氣，就是叫做夜工的人們得預備了。到六點放兩聲氣時，就說做夜工的人們該來了，到六點半放三聲氣時，做日工的已走完，而做夜工的亦來齊了，廠門亦得關了。——我告訴你，你不聽見人家說：「頭回聲喊，二回聲站」（無人俗語走叫站）三回聲坐監來。」你記着這句話，你就明白了，而且亦就不會誤時候。——我替你說，實在是咱們廠裏的老板揩油。本來別的廠在拉頭回聲時，做日工的就能走了。到拉三回聲，方才做夜工。咱們廠老板，他的計算好，要照這樣中間不得停一個鐘頭的工麼，他就想起了交替的法子。非得做夜工的來接了手，做日工的不能走，照這樣一來，又多做個鐘頭工？』春桃說到這裏，看見前面只機的布已織完了，便將機拉停了對英蘭道：『今天真巧，這正布又織完了。你看我上好了機再走。』說完對坐在窗下的一個男工喊道：『二寶——』因為機聲的熱鬧，喊了幾聲，二寶方才來了。『換布，——』春桃對二寶說完，二寶忽忽地去背了一軸經好的紗來，替春桃換上，一面在調笑着。

『春桃姊——』二寶揸着軸，笑嘻嘻地瞟着英蘭對春桃說：『又帶來了一個頂體面的大姊。』

『你管麼？』春桃狠狠地說：『快落布罷！』

『呀呀！好狠！』二寶嘻皮笑臉的落着布說：『咱們今天上新世界看戲去。』

『你可別儘笑皮笑臉的同我胡調，看你那賤樣兒。』春桃上着經紗說：『你少同我多話，我可不是那些個賤骨頭。人多着呢，又何苦來魔我。』

『呀，我知道你是正氣的。』二寶只笑着說：『不開棧房不——』

『你就少說。』春桃迅速的說：『你自己開着馬桶照照你那個樣兒，配麼？』

『本來我們怎配？』二寶說：『頂少得先生們才够得上同你開棧房遊新世界呢。』

『你說這話！』春桃要去打二寶時，二寶已將布落好，笑嘻嘻地逃了。

『不是東西！做廠的男工，都是壞骨頭。』春桃對英蘭道：『你看我上經紗——』說



着就教着英蘭將經紗上好了。織起來時，沒有一些不對的地方。

『這不是二回聲了麼？』英蘭聽見了二回聲說。

『是二回聲了。』春桃答。『等巧勤來了，咱們同去交了布再回家。』

『交什麼布？』英蘭問。『交那裏去？』

『將這布交收布間裏去。』春桃答。『凡做好了布，就得交去，等等咱們同去。』

這時已在日夜工交替的時候。全場喧嘩了一遍，來的去的，像每只機上的梭子這般忙碌，不多時，巧勤也來了，走到春桃前放下了鉛桶道：『又得一夜……』

『你剛做上一天夜工就這般愁煩了。還有九夜呢。』春桃對巧勤說。『這只機又換上經紗了。』

『那只機不半天亦得落了。』巧勤說着看了看英蘭問春桃道：『這位姊姊是你的誰？』

『英蘭姊，』春桃說，『是我的親戚。』

『呀，頂體面的！』巧勤說，『英蘭姊不亦織布來？——做廠是很苦的家裏有得喫，總別出來做廠。』

『巧勤姊，爲着家裏沒有喫的，才出來學做廠呢。』英蘭羞澀的說，『總得姊姊們照應。——』

『呀——姊姊說的那裏話。』巧勤說。

『真的，巧勤姊，』春桃接下去問，『咱們這裏有空機沒有？初學，只要管一只機就得了。』

『空機多着呢。』巧勤說。『不是英蘭姊姊要麼？我想，——就是東邊四百三十號一擡機空着一班呢。織着的是秀弟。同我很要好的，明兒放工的時候，我同她商量好了，就到帳臺上工去得了。』

『好極了。巧勤姊，這件事就托你。』春桃說。

『自然——』巧勤說，『明兒准能辦妥，後天上工，——英蘭姊學會了麼？』

『有點懂了。明天再學上一天就會。』英蘭答。

『英蘭姊很聰敏，一學就會。』巧勤說，『要說這亦沒有什麼難處，只要懂幾個過門，就好了。——』巧勤說着時看見一個紗頭脫了，去繫紗頭去。

『明天見』春桃拿起織好的布說。『這件事就托你——勞你駕。』

『我知道。』巧勤說，『明天我就把牠說妥了。』

春桃拿着布一直同英蘭到交布間，將布向一張很大的檯上一放道：『張先生，交布來了。』

『到這時才來交布？』張先生——一個年青的先生，很嚴冷地說着時，慢慢地走了過來；眼睛光從眼鏡的玻璃片上，射了出來；細細地對春桃和英蘭看了看道：『你不是春桃？四百六十四號布機的。——那個又是誰？這麼頂體面的。』

『你管麼體面怎樣？不體面怎樣？』春桃嘻皮笑臉說，『快點兒罷，關廠門了。——肚子餓極了！』

『你肚子餓，我飽呢。』張先生不去接布，只看着對她們說。『你真餓，咱們上天一飯店喫晚飯。』

『看你那個樣兒。』春桃一撇嘴說。『快點將布收了，我們可得回家了。勞駕，張先生快點。』

『忙什麼呢。』張先生說。『咱們今天真的去不去喫過晚飯看戲，看過戲咱們就——』

『就什麼。——』春桃問。

『就嚇嚇……不能說了。』張先生笑着說。

『張先生，你嘴就少作點孽罷。——』春桃噙着嘴說。『我們是頂規矩乾淨的。』

『噲——得了罷。頂規矩乾淨的！』張先生說。『除了惠山的桂花栗子，就沒有——』  
是乾淨的。女人總得桂花栗子般，不能碰；碰着，就着刺，才是乾淨的。你要乾淨，趁早買個栗子皮披上——』

坐在帳檯上的和坐在牆角椅子上的兩個先生，也都笑了道：『老張，別打趣了。當心腦袋（指廠長）滾來。』

『張先生說了這半天，費了罷！連你家奶奶都說下去了。你家奶奶不老披著栗子皮兒麼？』春桃說。

坐在帳檯上的先生，哈哈地笑了道：『老張，好，怪不得你滿身是疤，原來是你奶奶刺的。』

『張先生，收上罷。什麼時候了！』春桃着急說。

『收上罷。』張先生說着照例翻了一翻，看了看；對坐帳檯的道：『四百六十四號春桃。』

『走罷。』春桃拉了拉英蘭，忽忽走到了廠門口時，僵僵站着的一個稽查，走上來，先開了開春桃提的鉛桶看看；隨手在春桃身上摸了一摸。摸過，又在英蘭身上滿摸了一遍；甚至褲襠裏都摸到了；直摸到英蘭紅了臉，方才停了手。

一路上，英蘭咕嚕道：『廠門口這幾摸，真要命，有人看見，不差？什麼地方都摸到了！』

『過幾天就要好些了。』春桃說。『你初來的時候，稽查不認得，就得摸得認真些。本來初來的人，稽查得給一個下馬威，叫你知道他的利害。』

『剛才在收布間，怎麼要他——那姓張的報過數才能走？』英蘭問。『還得這般儘胡調！』

『英蘭姊，你不知道。做廠，本來不是好行業。』春桃說。『本來，咱們女人，到什麼地方都得受人欺侮。交布間裏的先生們，最可惡，他同你胡說八道，只得隨他去；咱們要是當真，他就儘命的將布看。這裏不好，那裏織壞。輕點兒罰工錢；重點兒，連布都不肯收。你要隨他嚼舌，他就同剛才似的，不看就收下了。他們報了號，坐在帳檯上的先生就記下了。到月底，做多少布，領多少錢。』

英蘭聽着微喟道：『唉！總不要生做女人，到什麼地方都得受人欺侮……』

英蘭同春桃回到家裏，燒了晚飯喫了，看看已是絲廠放工的時候，便到隔壁去尋來縵們。到了隔壁，順保和秋波同坐在竈下燒火，只不見來縵，英蘭和春桃就也都擠在竈倉下烤火。

『英蘭姊，學會了麼？』秋波拉着英蘭同坐在一條凳上，很親熱的問。

『有點兒會了。』英蘭微笑着答。『秋波姊姊，你不就在我們後邊絲廠裏做絲麼？』

『對了，就在你們後邊。』秋波說。『明兒我亦學織布去。做絲，頂苦不過的。老早起，老晚放工，工錢也不見得多什麼。只沒有夜工，算舒服點兒。可是，人家說出來總是做絲的，不是正氣女人。』

『以前只說做絲的多不是正氣的。現在，人家一提到做廠，就搖頭了。本來，做廠正氣的少。』順保說。

『你算是正氣的，還是邪氣的？』秋波問。

『我麼？既不能算正氣的，可又不能算邪氣。』順保說。『反正同你差不多罷，正氣的

時候正氣，可說不定也有邪氣的時候。隨着便罷。本來做廠的，有誰是正氣的？正氣的，只有栗子皮。可是栗子皮，到底得給先生們停了。——」

春桃和英蘭聽見栗子皮，不覺都哈哈地笑了。

「笑什麼呢？——」順保看着她們問。

「天下的事，真巧。」春桃笑到氣也回不過來了說：「剛才我們廠裏張先生說過栗子皮，你又說起栗子皮來了。難道真有個栗子皮？」

「誰說沒有栗子皮，你問秋波姊。」順保正正經經說。『栗子皮，是我們廠裏做絲的不騙你。』

英蘭和春桃看着順保這副正經面孔，儘說着栗子皮，更笑不可仰了。『你講，栗子皮是怎樣人？』春桃問。

『栗子皮不就是栗子皮。』順保說。『栗子皮是在我們做廠的，長得非常體面。於是做小工的先生們，都同她胡調，可全被她罵了一場。末了，我們的工帳房劉先生，也同她胡



調起來了；她不管什麼，將劉先生都罵了一場；人家因為她中看不中喫，就替她題了這麼一個綽號。後來，終於被劉先生停了。」

『真的——』老問順保道：『來綫上那裏去了？怎麼老看不見她的人？』

『來綫麼？』——秋波接着說。『左不又是同阿二到那裏去了。不信，咱們到那裏尋去——』

『我老聽着阿二，可到這時還不知道阿二是怎麼樣兒的一個人。』春桃說。

『左不是一個下等流氓這樣兒的一個。』秋波說。『我勸過來綫幾回了。她老不聽，沒有法兒。我時常勸她，別老同阿二在一塊。就是要姘人，亦不要阿二這樣的。阿二是什麼人！一個下等流氓，不值同他在一塊，她不信，迷在這裏面；就是勸她，亦是白勸的。——我看來綫總得上當。——還得給阿二賣了呢。我們廠裏，那一個月不得逃去一兩個？全是被這種人拐賣了的。春桃姊，你有空，也得勸勸她。再照這個樣，我可得搬場了。男兒真的逃了，她家裏來尋人，還得說同我們住一起的，又得疑心。——』

『可不是麼。』順保這樣接着說。『來綬的量也太小。像阿二這樣的人，也不值姘他，要姘，也得姘一個好好兒的。——』

『那有你能幹，姘着——』秋波說到這裏時，順保儘命了去遮秋波的口道：『你呢？』

『今天地上廠做去沒有？』春桃問。

『怎麼沒有去，我們三人同去的呢。』順保答。『放了工出廠的時候，我就奇怪。覺得我們後邊，有兩個男子在跟着。我也不敢回頭瞧，到底是誰。我想，或者就是阿二，也說不定。我同來綬到街口時，她只說要買東西，將飯桶叫我帶回，她就去了。——』

她們談講到這時，飯已經燒好了，秋波盛着飯，順保拿着菜，就都到房裏喫飯去。

在飯後，順保說，英蘭姊來了還沒有街上去玩過，還是同到街上走走，衆人都答應了，就鎖好了門，一同到大街玩耍去。在大街上轉了一圈，買了些頭繩鞋面布……之類，方才歸來，分着二起，各歸各的家。

英蘭同春桃回到房裏，想想沒有什麼可做，也就上床睡去。

英蘭只記着剛才所談的來縵的事，睡上了床，便問春桃道：『春桃姊，方才講的來縵姊，是怎麼回事？——來縵姊也不規矩麼？』

『又有什麼規矩不規矩呢！』春桃說。『做廠的，大半是這樣。老實說，老靠着做廠的錢過活，餓都得餓死，誰不在外邊胡調弄點外快？可是，也有分等，有的媽虎一點，有的就自大一點——英蘭姊，像我，是有背累的了，自己總得顧名譽，不能真的胡作亂爲——英蘭姊，還是你，沒有掛念，愛怎麼着就怎麼着；將來自己眼睛看清了，就是一輩子的依靠——英蘭姊呀！咱們趁年紀輕的時候，喫喫穿穿，過一天是一天，老實說，這世界大家混淘淘，過了這輩子就算完，誰不得死？好也得死，壞也得死，又何必這般自苦？英蘭姊，你是個明白人，——過一天算拾着一天，誰不歡喜過快樂日子……』

英蘭聽了尋思道：『唉！可不是麼，以前過了這麼半輩子苦日子，有快樂，就該走快樂地方去了。譬如那時候死了，這日子，不是白拾着的。唉！又何苦呢。隨便怎樣罷。隨着我自己，』

愛怎麼做，就怎麼做。譬如那時候死了……

她們兩人各人尋思着各人的心事，漸漸地入夢。

不兩天，英蘭已將織布學會；就同秀弟同管着一部機，每天，同春桃同去同歸的去做工。

起先，英蘭最不慣的是廠裏的男工和先生們的調笑。尤其是放工後那些遊民的引誘。可是不幾天，英蘭也漸漸地慣了，到後來，反感到和異性人相調笑和異性人來引誘的有趣，本來英蘭很不願人們注意她，後來反要裝得很美麗，要使人們來注目她。本來她在放工後，倘使有人跟誘她，她就很憤怒地頭也不回的忽忽地歸去；漸漸地，可不然了，愈有人跟誘她，她愈能做出羞澀的樣兒，同同伴調笑着使人注意，她的性情，是漸漸地在變移着。

從此，英蘭很安心地跟着春桃做廠。每天早出晚歸，做她機械式的生活。這也算是英蘭一生中比較安逸自由的一個時期。

有這麼一天罷，英蘭同春桃同在廠裏回來後，正在喫飯的時候，順保和秋波都驚惶的跑了來，上氣不接下氣地，順保只惶然地對春桃道：『現在可怎麼辦了？我說總逃不了要出這件事，果然。春桃姊，你說現在怎樣辦？我是沒有主意的了！春桃姊。』

『唉！春桃姊，』秋波接着歎息說。『咱們得商量商量，想個法子。——』

『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？』春桃問。

『還有什麼事。』順保說。『來縵逃了……』

『來縵逃了？』英蘭緊接着說。

『可不是逃了麼！』秋波歎息着說。

『跟誰逃的？』英蘭很奇的托着飯碗問。

『那又誰知道呢！』順保答。『左不是阿二麼。』

『我想不見得能是阿二，不像是跟阿二逃的。』秋波說。『或許同別的人逃了，也未可知。』

『除了阿二還有誰？』順保說。

『不見得是阿二的，新近你沒聽出來縵的話錄？好像已經同阿二不對了，或者是被拐誘到上海賣去了！』秋波說。『你看來縵傻裏傻氣的，上人當！』

『可不是我早說，她總得逃。』春桃說。『可是你們又怎知道她是逃了什麼時候走的？』  
『的？』

『那裏是今天。』順保說。『昨天她就沒有上工，直到今天早上，還不見她回來，本來她每回出去了，第二天一早就能回來的。今天上工的時候，還不見回來；我們還以為她一直進廠去了，我們就到廠裏去。滿廠尋到，沒有尋到她的人，我們還以為她今天起晚了，不來了，亦不以爲奇，到我們放工回來，想她一定在家了；可仍舊不見。我們這才很奇怪了，就看她的衣服東西時，箱子裏，空空的，什麼也沒有。這才想起她一定是逃了。』春桃姊，現在怎樣辦呢？』

『她在什麼時候逃的？』春桃問。

『想來是昨天早上罷，』秋波想了想說。『一定是昨天早上我們上了工，她就帶了東西逃走。』

『現在怎麼辦呢？』順保驚惶地說。『明兒她家尋人來，怎辦？只說是同我們在一起的。』  
——唉……』

『人是逃了，有什麼辦法？又不是咱們叫她逃的。我看這傻丫頭，逃了出去，亦沒有好日子過。才不值呢。』春桃說着問順保道：『來纔不是與你同鄉麼？你認得她家麼？她家離你不是很近的？』

『誰說不是。』順保說。『她家同我住在一個村上。而且，我們兩人是同出來的。唉，這怎麼辦好！』

『有什麼辦法？』春桃說。『我看明天你得回去報個信，省得將來她家怪你。你以為怎樣？』

『我亦這麼想。』順保說。『明天只得走一趟了。唉，真是害人，弄得我心不定……』

『來綬家還有什麼人呢？』英蘭問。

『唉！說起來可憐。』順保歎息着說：『有什麼人呢？家裏只有一個老娘，什麼人也沒有了。而且頂窮的。她娘自己一個人種點兒菜地，賣賣菜過活，真可憐！只有這麼一個女兒，現在可又逃了。唉……』

『唉……』全屋的人都歎息着了。

『明天你只得回鄉跑一跑了。』春桃說。『又有什麼法子呢？要說，來綬亦不該這般。家裏只有一個老娘。她逃了，老娘得怎樣？真是沒有心肝的？看中了，嫁他就嫁他，姘他就姘他；又沒有男家，就是老娘前，總能商量。難道老娘不許？又何必要逃！——』

『對啊！』秋波說，『既然做了，那還怕人家？要怕人家說閒話，就別做；既做了，還逃什麼？傻丫頭！』

『只有上人家當罷了。』春桃說。『跟他逃的那人，真愛上了她，難道就不知道她是還沒夫家？為什麼不明媒正娶的娶她回去，要同她逃？真是騙她上海去了賣給人家做小，



或是賣給妓家去了。』

『我也這般想。』秋波說。『傻丫頭，上當了！——來縵本來是個沒有主意的人。我想着她，怪可憐的。現在許已經被拐她的人賣了，也沒有准呢。』

『我想，你們還沒喫晚飯罷？』英蘭問。

『誰曾喫晚飯！』秋波答。『談着，倒也不覺得餓，——唉，來縵呵！頂自由的身子，又何苦……』

『你們就回去燒晚飯喫罷。』春桃說。『順保姊，你明天打早就回鄉報信去，自己脫了自己的責任。這蹺，是省不了的。省得將來老太婆說閒話。』

『自然，只得我回鄉走一蹺去了。』順保說。『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。不去，又怎辦？』  
『走罷，咱們燒飯喫去。』秋波說。『提起了，我肚子也餓了，明天我還得上工去呢。』

說着就同着順保忽忽地回去燒飯去。

這件事，倒又很能使英蘭、春桃和秋波掛心的。直到了第二天，她們從廠裏回來時，看

見順保和一個老太婆已經坐在房裏。春桃們三人都走進去時，那老婦已抖抖擻擻地站了起來，哭着道：『小姐們——唉！這件事又從何說起呢？……老天爺啊！我只剩這麼一個女兒，可又逃了。也不知是誰拐了去的。唉——我的命這般苦麼，一個女兒都不許我有？唉——可又逃上那兒去了呢？……這個沒有心肝的，她竟會拋開我逃了。她也不想我這苦命的老娘，怕我老不死，要急死我麼？天呀！……』

春桃等一踏門，就看見一個老婦這樣對她們說着，不覺都一呆。只看着她那副着急的樣兒。

『來縵媽，可不來了麼？』順保對春桃們說完，又對來縵媽道：『這許多，都是我們小姊妹們。』

『唉，小姐們！』來縵媽坐了搖着頭說：『我們來縵那沒良心的，怎會逃了？又不知是被誰拐了的！』

『可不是麼！』春桃接着說。『平常看着來縵姊，頂正氣的，也不見她有什麼人來往，

真奇怪！亦不知怎麼竟會逃走了。真是料不到的事——

『對啊，誰又料到她會逃呢！』來縵媽拍着膝蓋說：『我要早知道她有這狠心，就是我們倆在家餓死，也餓死在一塊，不叫她到城裏做廠來了。——唉！誰又料到有這麼狠心的人。真是我做娘的，也是生她的人，不生她的心。——』

『來縵媽，你就看開點兒罷。——』春桃要說下去時，來縵媽就哭聲的接着道：『小姐，又叫我怎樣看開呢。我一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。——唉，小姐們講起來傷心，我生了她五個月，她爸爸就死了。家裏，又頂窮的。真是糠餅粉糲子，喫辛喫苦養她這麼大，不是容易的，我下半輩子的心血，都化在她身上了。直指望有那一天，替她招一個好好的夫婿，我也好靠靠老；那知道她狠心的，現在竟拋了我這麼個苦命的老……老娘逃了……唉！你們想想，她這人還有什麼心肝！——小姐們，我這條老命，亦活穀了。我想再活着，還有什麼意思……』來縵媽講到這裏，抹了抹老淚。求春桃們道：『小姐們呵——看我這條老命可憐，總得幫着我尋找尋找。我糠餅粉糲養到她這麼大，真不是容易的。我要找不着她，我這

條老命亦是沒有的了，你們小姊妹們時常在一處的，總有點兒路用——」

『來縵媽，』秋波接着說。『要說來縵姊是同我們住在一塊的，可又誰知道她的心？現在逃已經逃了，又上什麼地方找尋去？真是比大海還難——』

『來縵媽，』春桃不等秋波說完接着說：『你放心，我們終幫着你招尋。要是能尋到，總是你老人家的福氣；尋不到呢，你可亦別怪我們。大家盡力的留心找得了。——』

『是啊，小姐們，總得你們幫忙了！——』來縵媽說着站了起來道：『我還得到我小叔那裏去托托他……我去了一忽兒就能來的。——』

『來縵媽，你認得嗎？我送你去罷。』順保說。

『不必你送了。』來縵媽走到樓梯頭說：『我是認得的，我今天可還得睡在這裏，你等等我。』

『知道了，你好好走。』順保送到樓梯頭說：『你可得早點回來，省得我們老等。』

『一忽就來。』來縵媽說着，開門出去了的聲音。『唉，這，這，怎麼辦呢……』還在抖

撒着默念。

順保回到房裏道：『可憐不可憐？唉……』

『來，綬這丫頭，真不應該。』秋波說。『拋了這麼大年紀的老娘，逃走？她的心是什麼做的！這般狠！我聽了來，綬媽這大套，怪心酸的。——不應該呵！』

『可不是麼。』春桃說。『你看，娘對女兒的心，是何等慈愛。——緊急得這個樣兒，我想來綬這時，不知在什麼地方尋快樂呢。可憐她的媽，熱鍋底裏的螞蟻這般，她亦想得到麼？唉！——真是狠心的！聽來綬媽說的話和看她那急樣兒，真叫鐵石人亦得心酸，來綬在外邊，亦知道麼？唉！——看了這個，就能知道媽媽對女兒的心了……』

『春桃姊，——』英蘭聽她們說着，不覺想起了自己的飄蕩着一無可靠。雖然媽仍舊活着，但分離了幾年，媽到底活着不活着，也無從探悉。在她媽知道她逃了或尋死時的悲急，當然也是同來綬媽現在的景象差不多的；她又怎會料到自己仍舊很安逸的在這裏呢。——她想，悲苦了起來，便喊春桃道：『咱們睡去罷。明兒還得做去呢。』

『又忙什麼呢？』秋波瞟了英蘭一眼說。『咱們再談會兒，我們還得等來縵媽回來才能睡。』

『你們等得了。』春桃說。『我們可得回家睡去了。』春桃說着同英蘭回去睡去了。英蘭想着了自己的母親，翻來覆去思量着，終覺不能入夢。只聽得春桃睡上床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英蘭好容易拋開了一切，將要入夢時，聽得有人在儘命的敲門，一驚，醒了，心只恐怖的顫着。問道：『誰啊？——半夜三更闖來。』

『是我，——』順保的聲音答。

『幹什麼呢？』英蘭聽見是順保的聲音，心稍微定了，便起來去開了門。順保和秋波都走了進來。

『這可怎辦了！』順保急忙的對英蘭說。

『又有什麼事了？這個急腔！』英蘭看着順保問。

『英蘭姊——這又怎麼辦呢！』順保着急的說。『來，縵媽去了，到這時沒有回來，我同秋波等得不耐，就尋到她小叔那裏去了；誰知她小叔說，她簡直沒有去。我想來，縵媽這大年紀的人了，城裏的路，她又不熟，許失了道。——這怎辦？這冷的天，又不認得去，又不認得回來；不凍死麼？我又有什麼臉子再回鄉去。人家不說將來縵領出來賣了，又將她媽給騙走了，誰當得了這罪過？天啊……』

『怎麼來？縵媽又不見了？』英蘭說。『真是！——她又上那兒去了？乾急也沒有法子，你們到街上找尋去。』

『又上什麼地方找去呢？我們滿處尋到了，不見她的人。這麼大的人失了道，不是笑話。』順保說着歎息道：『我也沒有什麼方法。明天不見她回來，我也沒有臉子再在無縣了。我也只能逃了。』

『別瞎說了！咱們儘咱們的能力找去。』秋波說。『你逃了，責任不都在我身上？難道我不也得學你逃？照這麼說，英蘭、春桃，也全得逃了。咱們全逃了罷，省得我逃了你逃，你逃

了她逃——」

『半夜三更，你們鬧些什麼？人家正好睡呢！』春桃睡裏朦朧，頭從被中伸了出來，說着，看見秋波們多在這裏。驚訝道：『你們怎麼又來了？——』

『你到好睡。人家急死了！』順保說完，將來縵媽失蹤的事，又對春桃說了一遍。

『走了一個不穀，又走了一個！』春桃擦着眼睛說：『真要命，這又有什麼法子可辦！』

『春桃姊，你睡着了，我也不便叫醒你；這時你醒了，還得請你想想法子。你的主意，比我大。』順保坐到春桃床上說：『好姊姊，總得請你想想法子。』

『又有什麼法子可想？』春桃說：『今天時候已晚了，乾急也不是法子；明天再說罷。找尋得着，最好沒有了；找尋不着，——那也沒有法子，隨她去罷。』

『要說這大的老婆，也沒有人要。』順保接着說：『只恐怕這冷的天，找不着住處兒，凍死在街頭路尾，可不是玩的。又怎辦呢？』



『那能就凍死了呢。』春桃說。『睡去罷，半夜三更。——這事，真是笑話……』

『順保姊，走罷。』秋波拉着順保說。『我累極了，眼又撐不開了。——明兒再說。』

『唉！——』順保長歎了一聲。『走罷，明天再說。——沒有影兒的事……』

第二天，順保一定要拉着春桃和英蘭伴她去找尋；但春桃等因為工錢的關係，沒有允許，仍舊進廠做工去。終於，來綬的逃走和來綬媽的失蹤，成爲一件沒有結果的疑案；時常印在她們一羣的心頭。

英蘭做了若干日工人之後，漸漸的感到做工也是很困苦的事；老實說，沒有做婢僕安逸得多。同時，也感到經濟的拮据。每在月終她支到了工錢後，便能使她更感到支配工銀的困難。這天，又碰到支工錢的日期了。一心記憶到的，只要看見同伴們都沒有心緒，和在談論着些關係着金錢的困難時；這天，決是支工錢的一天。

許多人，不能計數的許多人，都擁擠在一座四層樓像煙囪這麼高的最低一層工帳房門口，一個個爭先恐後的進去支了工銀，穿心從後門出去，雖然天是在落雨，這些人，仍

舊撐着傘站在雨中等候着自己可能進去的時候。

英蘭和春桃每人撐着一把傘，從橋上走向工帳房去。——從工場到工帳房，是要經過一座橋，她門在橋上，只見無數的傘，像走進荒蕪松林中，遍地許多的草一樣；可是，都在雨中搖盪着。尤其是笨重拖着的雨鞋聲，在耳朵四邊響着，使人煩惱。春桃在橋上看見工帳房門口，已有這許多人在鵲候着了；而後方，仍舊在源源不絕地笨遲的跟着雨鞋聲追上了。『咳——』春桃憂慮着對英蘭說。『今天又得到黑才能到家了。這麼大的雨，到那時咱們不得像水老鴉了麼？』天湊到今天，又下雨！

『等着罷。』英蘭無意的答着。『回家換衣服。』其實這時她的眼線，早已不自主地飛到透平間前了。因為每天——她只要有機會經過這裏時，終能覺到有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年男子站在透平間前斜視，或竟直視着她。雖她總是忽忽地經過這裏的。倘使她有時想試試躲開這條路從河對過走時，她仍舊可以感到他像箭也似的視線，在許多同伴中尋尋到她時，像蜜蜂或是蝴蝶得到了一朵花，一直目送她進工場。她久想等個機會來

探詢那男子是誰，但終未得機會。自然的，她不是十年前的她，豈能不知這些意思；但她，只很鎮靜的罷了。

她們——英蘭和春桃已走下了橋了，直擠向工帳房前人羣中去。春蘭站定了時，覺得那男子是站在煤堆上高高的遠視着她。英蘭雖然無什麼意思，可自己都不明白是爲些什麼，時常要回視那男子。

英蘭因爲在工廠久了，也得到了了一種習慣。在工場裏，手時常得動着做，腳時常等得跟着手的方向動；於是她在無事時，站着時，總覺不很自由；因此，雖一只手是撐着傘，另一只手，終覺得要做些什麼。不是抓抓頭髮，便摸摸衣衫；腳呢，只交着踏步。——她的視線，仍舊不自主地在看站在煤堆上的男子。那男子漸漸的走近了。英蘭站住了；雖然這大的雨，在他雨衣的四角流着。

等了許久，天色已黑了。英蘭和春桃方才擠進了工帳房，便一直跑到第三張發工桌前，將工摺給了高坐在寫字檯前燈下啣着紙烟的一位先生。那先生看了看工摺，擡起頭

來，又看了看她們，便在摺上寫了些什麼，在桌上一堆堆的銀元中，取了她們應得的；連工摺給了她們，目送她們穿出後門。

『要桌上的都給了咱們才好。』春桃將工錢包在手巾裏，走出後門對英蘭說。

『哼，要瘋！』英蘭看了看手裏的說。『春桃姊，你看這點兒，那穀一月化的。唉——怎麼辦？真難！』

『可不是，』春桃答。『靠這兩個錢過活，總是難的……這樣勤勤苦苦做了一個月，才得這幾個錢。』

她們在雨中忽忽地回到家裏；換去了雨鞋，拿了些米和菜之類，到廚房燒飯去。

英蘭既拿到了工銀，到使她憂慮了。她在灶下烘着火，默默思量着。『一塊錢房錢。』

她這樣想：『這一塊錢，是省不了的。兩塊錢米——一個月喫兩斗米，總算省的了。——可是，唉！米又貴了，聽說一斗米，一塊錢還得三十八個銅子。每月喫一塊錢菜，要算省的了。油，糖……五角。——算一塊錢罷。還得另用。褲子，是非買不可了。一角八一尺的廠布，五尺得

九角，——自己做罷。——那裏發呢？唉！人家都穿這般體面的衣服，我呢？——非做不可了。多麼寒酸樣。可是，——真奇怪！人家同我賺差不多的錢，怎麼都穿得花枝兒似的？怎麼我——奇怪！——唉，別想了！想到這裏時，忽然又憶起方才雨中的男子；便不由自主的問坐在她一旁也在深思着的春桃道：『春桃姊，剛才站在雨中的那男子，你認得嗎？是誰？』

『誰？我沒有留心。』春桃回過頭問。

『就是時常站在機器間前穿洋裝的那個，——高高兒的有三十來歲罷。——』

『我想想……』春桃想了想道：『噫，阿成？』

『誰？阿成？』英蘭又問。『幹什麼事的阿成？』

『阿成，你都不知道麼？』春桃燒着火說：『是機間裏的老貴。機間的事，全得他管。鬧着呢，賺三四百塊錢一個月。你問他幹什麼？』

『我問問罷了。』英蘭默然。又深思着說：『這人很奇怪，咱們經過時，他老看着咱們。不知幹嗎？』

『哼！』春桃斜視了英蘭一下，微笑道：『你想罷，幹什麼？反正，——總不過，——別說了……』

英蘭臉兒一紅，默默只用火筷將柴挾進灶去。

『你以為他是好的？壞透了的這麼一個東西！家裏有了一個大老婆，一個小老婆，還是餓鬼似的胡鬧。這裏體面些的，——別說了。見一個，好一個；好一個，拋一個。真是一個女中賊！不是東西……』

英蘭覺得很不好意思，便劈開問道：『春桃姊，為什麼咱們付了幾個工錢都不殼用，可是她們同咱們賺一樣的錢，都穿得花枝似的？什麼道理？』

『傻子！』春桃看了英蘭一眼道：『誰都像你這麼傻？誰都有人在後邊貼補呢。沒人貼補，還不是同咱們一樣！賺那兩個錢，真不殼化的！——』

『誰貼補她們？』英蘭很速的接着問。

『呸！——你這傻丫頭！』春桃將臂端一推道：『不都有男的在？喫男的，用男的；自己

賺的，就買些衣服穿。沒有男的，就不許有相愛的？相愛的不做給她們穿？——『傻丫頭，你別儘傻了！誰像你這般清高？我又得說我的老話了。別自己儘糊塗了！好容易做了一個人，不歡樂一輩子，儘像你這麼假清高——自己想想後路罷。一輩子這樣？人家說得好：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你的根在何處？家裏家裏可又不能回了。夫家罷，更不用說。將來你就怎麼歸你的根？不自己想想！咱們女人，總沒有用的；總得有依靠。像你這般飄飄盪盪算什麼？一個人有什麼樂趣，孤孤單單的！』

英蘭聽着，只不語地撥着灶肚裏的火灰。思量了忽兒，擡起頭掠了掠頭髮道：『又叫我怎麼好？——我不是不願意有，——唉！只可——誰又是靠——』英蘭說到這裏，搖了搖頭；長歎了一聲道：『春桃姊，咱們在一起這麼好久，比姊妹多親熱；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事？——上回我不同你說過麼？我的春桃姊！——唉……』英蘭被春桃觸起了心事，覺得無限惆悵悽慘；像在茫茫的夢中一樣。微弱的心，好比無數的雲霧包裹着這樣迷糊。兩人默然了一刻。春桃看着英蘭道：『要說，——英蘭姊，你亦是很可憐的一個人！這』

麼孤孤單單，沒有一個親近些的人可以商量商量。可是——既這樣，你自己總得替自己想想以後的了，儘這麼着總不是了局。要說，——英蘭咱們說正經話，像你這麼能幹美麗，就配不着一個好好丈夫？老實說，這時你孤孤單單一個，不比在家有父母替你主持了。現在，總得你自己留心，自己看中了相當的，就不了了一件——難道你真的就這樣孤寂的過一輩子……』

英蘭只不語地睜視着灶肚裏熊熊的火。『我何嘗不想——』她將兩只手撐在膝上，捧着鮮紅的臉兒說，到這裏縮止了。『可是——』她接着擲了一個草結在灶肚裏。『春桃姊——』她說到這裏又縮住了，搖着頭道：『難呵……』

春桃看了看英蘭，撥着灶裏的火灰道：『英蘭姊，——』很爲難的樣兒，遲疑着道：『我——』

『你什麼？』英蘭疑慮地迅速的接着問。

『我喫過飯回得到——今天許不回了。』春桃答。『到我娘舅家去。——明早我一——』



直到廠。」

『天不下雨麼？』英蘭說着心一動不語了。

在一個小小的靜默中，英蘭感到春桃大概在今天又要和情人聚首了。英蘭明知春桃有一個很相得的情人，並且感到好像某人，或者就是春桃的情人。每箇月中，牠們倆總得聚會一兩次。但英蘭固然有些覺得，同時春桃也明知英蘭的切知；終不說穿罷了。

『春桃姊——』英蘭不自主的喊春桃。

『什麼？』春桃看英蘭時，英蘭又不語了；以爲英蘭要說穿她的隱處，臉兒一陣的紅了起來。兩人只不說地相對着，各有無限的情緒；要談講時，又都不敢先表示出來；但兩顆微弱的心，無意的接觸了。

『你的心事，我亦早已知道了！……』英蘭不由自主的說。『我的——唉！想來你亦能明了吧！——』

春桃臉兒一紅，接着心猛烈的跳躍着；連忙接着道：『要說咱們倆，比親骨肉都親熱，

有什麼——』

『是啊！』英蘭接着說。『春桃姊，我有什麼爲難的事，你都知道。你——』

『唉——』春桃這時不覺也將心事儘量的勾了起來。——這時她們倆了解同情到恨不得互相吻着一下。鍋內的泡飯，沸到在怒聲的響着；她們也未曾覺到，只機械式的只將柴擲進灶膛去。

『我亦知道你的難處呵……』英蘭又說。

『可不是麼！』春桃覺得好比一個擠滿水的瓶子，被人開了蓋，就想儘將她一肚子的憂悶發揮出來。『你想——唉！我父母替我配的那誰，不知道是一相儂窮的！你問順保，她就知道。幸而我出來了，攔到這時沒有拼親。他家，亦沒有錢娶。否則——可是，唉——總有那一天——英蘭姊，我不願意再說了。咱們同是苦命的人呵……你，現在到自由了……』

她們似乎感到現在泡飯已經燒好了，就都站了起來，拍去了衣上的柴灰，去開鍋看

時；泡飯成了糊了。『噲——』春桃看了看，但也不注意，就盛了出去，同去喫晚飯。

因為有這次同情的了解，直使英蘭得到與外界接觸的機會。

春桃和英蘭在放工後談論着歸家時，忽然從弄口走出一個年青的工人來。春桃看見了，追上了一步，和那工人很親密似的講了幾句後，那工人忽忽地去了。英蘭明知是春桃的戀人，但忽然的感到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面熟，可是一時記憶不起。想了想時，也已追上了春桃；春桃臉兒微微的紅着，兩人也只微笑一下，將方才的事遮瞞過了。

『咱們亦不必客氣了。——還得這樣兒，誰不知道呢！羞澀些什麼！——』英蘭微笑地看着春桃說。

『噲——誰還怕你呢？』春桃睜了英蘭一下，『要怕你，他還不給你看見了。』春桃趁這機會，便疑遲的看着英蘭道：『咱們——』

英蘭不顧春桃所說的，便問道：『他同你說什麼來着？這般親熱！叫人看着怪——』  
『我告訴你。』春桃說。『他約我——』春桃說到這裏一笑道：『左不是——』很羞澀

地止了。

『喫晚飯開——』英蘭調笑着拉了春桃說。『能同我去麼？』

『老天爺，我求之不得呢。』春桃答。『咱們同去。本來我不敢邀你同去，可是現在你自己說的。』

『我不去，騙你的。』英蘭說。『一個人不認得，怪羞的。幹什麼去？你是有公事的，我呢？』

『噲，這怕什麼？咱們倆還——』春桃撇着嘴說。『你喫過飯就先回家。——咱們到家再說。』

英蘭被春桃逼邀着，只得答應和春桃同去。她們回到家後，都換上了一身較新的衣服；將頭髮掠得很光潔，說笑了一陣，便鎖上房門，走出門來。

『我糊裏糊塗，不知到底上那裏去啊。』英蘭微笑着問春桃。

『你別管，跟着我走就得了。』春桃說着隨口喊了兩輛人力車道：『到馬路上多少』

錢？  
『

一羣人力車都湧了來，沒七沒八將她們圍在中心，八個七個的噪嚷了一陣。最後，春桃和英蘭各人坐上一輛，飛也似的奔向馬路上去。英蘭坐在車上，只見房屋，行人燈火，車輛轉也似的從眼角掃過。不一剎間，只聽見春桃喊聲停時，兩輛車已停在一座高樓底下了。春桃不由英蘭分說，給了車錢，拉着英蘭走進那房屋去。只見裏面燈光輝耀，英蘭這時也不知如何行動，方才得當；只得跟着春桃奔上樓去。樓上是有許多的門，像鴿棚一樣。春桃可很熟悉的樣兒，尋了一遍，尋到了一扇門，就推將進去；嘴裏還默默的念着：『興三來了麼？——』

門開處，可不是方才碰到的工人已在笑嬉嬉地迎將上來了嗎。『我等了好久了呢。』他這樣說。

春桃微哂着同英蘭走了進去，反手將門砰的一聲關上了。

現在英蘭走是已走了進去了，可是愈想愈覺不好意思起來，只微紅着臉，坐在壁角

的一張椅上。

這時興三已倒了兩杯茶，一杯隨手給了春桃，餘一杯恭恭敬敬給英蘭道：『英蘭姊，喝一杯茶罷。』

『他怎知道我英蘭？』英蘭一驚奇，斜過眼看時，猛然的憶起想道：『不是在楊家做聽差的興三——怪不得剛才春桃在說什麼興三來了沒有呢。——噫……』英蘭想到這裏，很羞的接了茶。

『咱們好久不見了。』興三看着英蘭說。

英蘭微笑地不覺道：『你怎麼亦到這裏來了？』無意中觸着春桃和興三心事，兩人都不覺都微紅起臉來。

『興三，春桃瞞了英蘭一眼說：『我們還沒喫飯呢。——你喫過麼？——咱們叫點什麼喫？』

興三答應着去喊了茶房進來，便問英蘭和春桃道：『你們喫什麼？叫點什麼？』

『隨你罷。』春桃說。『我們不知道有些什麼菜。』

『茶房』興三便對茶房道：『你去喊一個圈子，一個活落，一個三鮮湯，帶三客飯。』茶房答應着去了。

這時正在旅館上市的時候，很熱鬧。隔壁房裏，有的在興高彩烈的鬪着牌，有的有些女子唱些使人聽了發春興的曲兒。有些男女雜出着些奇趣的歡笑聲。直使英蘭聽了，忘了以前的單調和孤寂。

『你聽，英蘭姊。』春桃拉着英蘭坐在床上說。『這裏多麼熱鬧，到了這裏，簡直將愁惱都能忘了。你聽——什麼都有，比在咱們家熱鬧多了罷！』

『是啊！我都不知道有這麼熱鬧的地方。』英蘭答。『咱們在街上走過時，我總以為，像這樣大的房屋裏面，不能更有什麼熱鬧的玩意兒了。誰知——』

興三笑着道：『這能算熱鬧了麼？熱鬧的地方更多着呢。——咱們一不做二不休，喫過晚飯再聽戲去。你去看，新世界，才熱鬧呢。多少人！』

「對了，咱們喫過飯看戲去。」春桃說。『聽說又來了一班做新戲的，好看極了，我久想去看了。』

牠們忙着要去看戲，便催了好幾次飯。茶房方將飯開了來。牠們就坐在一桌談講着晚餐。

英蘭一面喫着飯，一面想道：『像這樣好喫的菜飯，這樣美麗的住房，我真做夢都沒有夢到呢。——唉！——春桃好福氣，碰到了這麼——……』

三人忽忽地喫完了飯，便到新世界看戲去。自然的，更加鬧熱好看了。直使英蘭好像又進了一個快樂的生命。戲散場之後，英蘭一想時候已不早了，要回家，又疑遲時，春桃便對英蘭道：『咱們怕什麼。——你就住在旅館得了。』春桃和興三便將英蘭拉回旅館。因為親近的原故，也不顧什麼，叫茶房添了一牀被褥。興三和春桃就睡在大床上，英蘭一個人睡在一旁的榻上。在睡的時候，興三還笑咪咪的對英蘭道：『你不用害羞。不要緊的。你沒有看見工房裏住的人們麼？兩對夫妻都住在一房呢。你安安逸逸睡得了。你睡你的，我



們睡我們的其實——你那張榻好睡麼？不好睡，咱們三人睡一床亦沒有什麼要緊。——』說到這裏，春桃狠狠瞟了興三一眼，興三方在縮住了改口道：『我看你人小，那榻亦睡得下了。』

英蘭也只得羞羞澀澀地睡上榻去。

英蘭睡上榻後，萬感交集，總睡不着。尤其是四圍的熱鬧，使人興奮；同時又感到孤寂的更可悲苦，她想：我這等熱鬧的……唉！——她睡上床不多時，似乎又聽見些什麼聲音，使她青春的心熱烈的顫抖着擺盪着，像搖籃裏的小孩，接着自悲青春的無伴，又嫉慕春桃的知道及時行歡。漸漸地使她的心，像在火上燃燒着。到實在疲乏之後，方才入夢。她在夢中，好似得到了同興三一樣多情的戀人，這樣的在安慰她。

自然的，第二天她們醒來時已很晚了；也來不及再去上工，就趁機睡了一個晚起；直到中午時分，方才都起來，洗過臉，喫過點心，就都含羞歸去。

## 第八章

昨天的熱鬧，深印在英蘭的腦中；同時，更反感到自己的單調和寂寞。似乎她很希望能得到一個同情的伴侶，他——伴侶，或能將自己從深井裏似的地方提拔起來，領她到這樣熱鬧美麗像昨晚所經過的一樣。

漸漸地，她由期望進了幻想之境。她，好似已經走進了她所希望的地位。她穿戴着市面上最時新的衣飾，她的伴侶這樣親密的陪伴着她；他們微笑着緩緩走進熱鬧美麗到使人遺忘了一切煩惱愁苦的市場。在這時，有無數各式的服線，像星光般閃閃地注意着他們，——像羣鴉裏走進來了一對鳳凰。——這樣美麗漂亮時新！而店鋪裏的夥計們，也笑着似的，在期望「或者牠們能光顧一下。」

英蘭得意極了。『像這樣，——』她很自然地搖着頭想。——可是，她在無意中將這

幻想推翻了，仍舊還到她本來的地位。——她旋轉着頭，四邊看了一眼，深深地長歎了一聲。黑刺刺充滿了灰塵。像渾渾地一個灰色的寂寞的木板房裏，仍舊獨坐着，只她孤孤單單一個；只有一只小小的孤燈，伴着她飄出縷縷綠焰。

『嚇——』她尖酸的冷笑了一聲。——自己在譏諷自己。——『別儘做夢了！有那麼一天能骰得到安逸，就謝天謝地了。還想——』英蘭想着，目光移到春桃睡的一張床上去。春桃上夜工去了，只留着雜亂的一張床。『她不在一塊，更叫我感到孤寂了。——這般日子，有什麼生趣？……』

思潮像無數的箭，環伺着她射；只覺好似有無數的小手，在分她的感覺。她好似處在有刺的床上，翻覆着，終不能入夢，床，是在和着沉默——少女的心在燃燒着悲哀的沉默，咯吱着響。

大約是那天罷。——風和日暖的那天：許多工廠的回氣聲，雜亂的牛也似的接連着吼。英蘭提着一只小鉛桶，從廠裏隨着人潮湧了出來。——因為春桃是做夜工，所以沒有

同行。——她只覺心是在燃燒着；頭腦好似蓋在蒸籠裏的煩悶。她青春的心，被在工場中聽見同伴所唱的一支春女曲挑引到燃燒着無可壓制，她朦朧着，隨着腳走；轉了一個灣，灣進一條冷落的小弄裏去。

一個輕速的腳步，在英蘭後方急促輕浮的跟着。『又是那人……』英蘭想着，心一陣的燃燒；臉兒飛紅起來，羞澀着不敢回過頭去，只俯視着腳尖前數步的地方，忽促地走。『到底是不是老跟着的那人……』英蘭想。她不能止住熱燃着慌盪的心，只在酸驚似的顫動着。她不自止地稍微移過頭，斜着眼看了跟在後方的一下時，更飄盪了的心思，索道：『可不就是他麼……』她只覺那少年身上所穿的衣服，是怎樣的美麗；層層的光線，穿到她目眩。

少年得着了英蘭一瞬的機會，便追上一步，差不多同英蘭並行的時候，微微地對英蘭道：『放工了……』

英蘭臉兒一紅，也不答應，仍舊忽忽地向前走。

『唷——』少年做着低卑的樣兒，瞟過一眼輓聲的說：『爲什麼老不開口？』

英蘭無意地不覺瞟了少年一下，微微地一笑。

少年以爲唯一的機會，在目前了。便更走近了英蘭些。『唉——』做着期望忠誠的色彩，『老實說——』少年好似啞叭忽然得了能言語的機能，悠悠地說。『我化了多少心血在你身上了！你——就可憐可憐我囉。唉……』他好似一個化子跟着富人在訴苦；而且，也偃着身子這般低卑的樣兒。他不見期望者在答話，便激憤了些說：『天都知道，我爲你——』可是又復緩和了些，無力的口氣道：『你不信麼，英蘭姊？——天知道的……』

『唷——』英蘭脫口而出問：『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？』她用着驚異而又帶些自得的目光瞟了他一下。

『我——』唉！我自從見了你一面之後——那天，在渡頭的那天，連喫飯，我都感到乏味；睡也睡不着。你聰敏人，看我這樣兒，你可憐我——救我罷……』少年如宣佛號般日

不斜視地至誠地說。

『誰問你這些個！』英蘭羞澀的紅着臉，心酸趣的跳盪了幾下。

『天知道的，英蘭姊，』少年鄭重地又說。

在平時，英蘭聽見這些話時，不以爲奇的；但在感到孤寂的悲哀的今天，直使她微弱的心，驚盪得要跳出腔外來了。

『英蘭姊，』少年注視着英蘭的臉兒，好像已竟窺破了她的心，就更對準她的弱點攻擊道：『你就救我罷，英蘭姊，除了你，唉，誰又能救我……』少年喃喃地說着懇求的道：『我在東戲場等你，萬望你來。——英蘭姊，你救我，我在東戲場。——就是橫街頭東戲場，你可不能失約……』

英蘭看見前面有許多上夜工的同伴們，迎面的來了；又好像後方的腳步聲，已不止一個，她很恐怕，恐怕在道上碰着上夜工去的春桃，或其他認識的人們，便假意的對那少年道：『你去，你先去；我就來。』

少年驚喜的道：『果真你來？可別失約！』

『准來，准來——你就先去罷……』英蘭默念着。

『可不能騙我，英蘭姊——』少年又叮囑了一句，彎進一個巷裏去了。

英蘭懷着遲疑，悵悵地忽忽地歸去。

英蘭失掉了什麼似的，好比處在迷網中的朦朧着，一直跑到廚下。開蓋看時，飯已由春桃燒好在鍋裏了；便胡亂喫了一頓，稍爲收拾了一下，便回到樓上臥房去，獨坐在床上惆悵地默思着。

『去麼……』英蘭在問自己。『剛才說的，固然是一時騙他的話。——可是，既已對他說了去的話，怎麼又不去呢？不害得他在那裏老等——於心何忍。而且——去了之後，說幾句決絕的話，冷了他的心就得。——去一次，就這麼一次！』她想到這裏又轉念道：『別去了！誰又知道他是什麼樣兒的人？上他當——怕什麼！』她反覆駁自己。『到那裏絕了他的心，不結了反正，——還是不要去的好——倘使到了那裏被他——』

英蘭疑遲不決地在小小黑暗的室內轉着。『到那裏看看去，只要——就得。』她這樣想：就照着床前小拼桌上的一方缺角鏡子，掠了掠頭，抹了些粉，在箱子裏拿出一件比較漂亮時新的衣服換上了，又復照了幾下鏡子，便吹熄了小壁燈，遲遲地走了出去，剛走出了門，轉念有些不妥，縮進門來時，可又轉念道：『怕什麼，——譬如一個兒去看本戲。』想到這裏，便決定走了出去，喊了輛車子，講好價錢，坐上，一直奔馳向東戲場去。

英蘭坐在人力車上，仍舊很遲疑着；但車子只儘命往前奔馳，不一刻已經停在東戲場門口了。她下了車，仍舊遲疑着，可後方，好似有人在推着她，主使她進去。她躲在人們後方跟着要去買票時，看見剛才的少年，在前面分開了人羣迎了上來，手裏拿着兩張票道：『票已買好在這裏了。』不由得英蘭開口時，便追着英蘭走進門去。這時的英蘭，好似進了迷途，不由自主只聽着少年的指示，一直跑進包箱坐下。

雖然戲臺上在做着，少年在對她親密的談着，她都不留意，她只在思索自己應該怎樣應付少年。可是她既膽小，又糊塗，她不能，也沒有勇氣決定現在自己應該用什麼方法



來應付他。那少年，可很殷勤地倒茶她喫，問她飢餓不，愛喫什麼：像捧着了明珠似的歡欣。

『這戲好麼？』少年看着多心事的英蘭在憂慮似的，便懇摯的問。

『嘿——』英蘭無力的樣兒答。

『你厭煩麼？』少年拉了拉英蘭的手袖：『這戲，沒有什麼可看，倒鬧得使人心煩。你說怎樣？——你喫過晚飯了麼？咱們還是到別處玩兒去罷。』

英蘭聽着好似提動了她一陣不可思議的味兒，很羞澀了起來。不過騎上了馬背，只得答應着問道：『又上什麼地方玩去？我等一刻，就得回去。』

『咱們走。』男子站了起來說：『外邊玩去。』

英蘭如受了催眠術般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少年走了出去。他們忽忽地一直灣進了一所很大的房屋，直到開好了房間，英蘭方才明白了；心急慌的跳盪着，臉兒漲得紅蛋也似紅，全身的筋絡多緊張了一陣。『幹什麼呢？——唉，我要走了。』

『英蘭姊——』那少年看着英蘭要開門出去時，却已攔門跪了下去。哀求道：『英

蘭姊。我只要同你說幾句話。——姊姊，——你救救我罷。——」

英蘭通紅了臉，心突突的跳躍了起來。看了看那少年，蹣跚道：『你……你就起來噯！有話不好說？——你……是孽障！你姓什麼叫什麼我都不知道，就——』

少年站了起來將英蘭掠到床邊，同坐在床上道：『我姓張，叫大方，難道你還不知道？』英蘭嘆了一聲，笑道：『我怎知道你的姓名！誰像你這般似的，閒着沒事，將我的姓名打聽去了。』

『你這忽兒不餓了麼？』大方站了起來問。『咱們喫點兒什麼？——叫去。』

『別叫去，我很飽的，喫不下。』英蘭又站了起來說：『我可真要走，時候不早了。』大方不等英蘭說完，又復跪了下去。

『你要怎樣呢？……』英蘭直蹣跚說着，拉了大方起來。『真是魔！——你可要逼死我罷？』說到這裏，換着悽順哀求的口氣道：『咱們明天再說，難道明天我就飛了逃了？實在今天我不便。』她說着臉一陣紅了起來，很羞般躲向帳後去。

『得了——好姊姊。』大方不由分說將英蘭抱到床上坐了。

兩人羞澀的默坐着，互相偷視，青春，強烈的在牠們心旁燃燒着。英蘭雖幾次要走却總被兩條長長細軟的青春的絲縛住了。

大約在第三次的相會罷：在熱烈的深情中，英蘭忽然悽然的記憶起什麼似的，深深微啞了一聲。『爲什麼歎氣？』大方聽見了便問：『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待錯了，或是你有什麼不如意事？』

『唉！——』英蘭更深深的長歎了一聲，遲遲的道：『別提起牠了！……』

『你說，』大方懇切的說。『你說得了，——有什麼不如意的事，只要我能設辦到，就是死，我總能答應替你幹，——不是我有什麼地方——』

『現在——唉！——』英蘭歎息着說，『咱們糊裏糊塗就——誰知道你的心……倘是你——唉！——咱們非得有個——』

『姊姊，——難道我——』大方急急地辯。『你還不知道我的心海可枯，石可爛，我

的心，是永遠——你還不信麼？——我立誓。」說到這裏，便誠誠心心咬着字發誓道：「倘我張大方——天知道的，天看見了——我將來倘辜負了我的英蘭姊姊，老天在上，愛怎般處罰我，——」

「得了，得了，誰信這個！」英蘭苦笑着，連忙用手按住了大方的嘴道：「反正——唉！……我的大方……變心不變心，隨你噉。你總是我最後——」英蘭悽然地止了。

「我不已經立過誓了麼？」大方安慰着英蘭。

「那自然——」英蘭微聲說：「現在咱們在——到將來你厭棄了我，又誰能說定你不拋棄我——」

「沒有這事。」大方誠懇的說：「你還不知道我的心麼？——我決不能拋棄你。你不用愁。——」

「我不是說的麼？」英蘭接着道：「我知道。你現在，決沒有拋棄我的心。只怕將來你心要變的時候，你自己都阻止不了自己，別說你了，一個人變起心來，連自己都料不到的。」

呵……』她說到這裏，歎息了一刻。連着道：『我們到底是不值錢的女工，將來你要娶了人家高貴的小姐，不知要將我拋到多遠呢！到那時候，——唉！像我這樣的女工，還在你心上？你還值得同我在一處？不隨了你的身價了！——』

『決不能的，英蘭』大方說。『有了你，還要誰？天下除了你一個，都不是我所愛的了。……』

英蘭自從得到了大方——最親熱的伴侶之後，不比以前的多愁煩悶了，好像尋到了一線光明似的。她覺得只要大方不變心，永遠像現在一樣，那麼終身或者還有些希望；因為據大方說，他還沒有妻室；而且看他到也是一個多情的人；對於英蘭或者竟是真情也未可知。同時，英蘭的經濟也比前寬裕了。同其餘的些同伴一樣，打扮得花枝似的，還時常到戲場飯館去走走。——漸漸的，指上也戴起金戒來了，臉兒整理得比以前更覺美麗了。身心，也很快樂，不似以前的悻悻多愁。現在英蘭才感到男子的可貴。——『男子不盡如梅生的傻笨，不過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早先沒有碰着大方這般的男子罷了。——女子竟

不能離掉男子，非有男子幫助不可。好似美麗的水，不能沒有山來映托。」她時常這般想。

自然的，英蘭和大方的感情跟着日子濃厚。牠們感到如魚水的一刻不能相離，牠們時常相商着要另行尋覓一處住所，建造一個小家庭。牠們一方面計劃進行，一方面等候拋離春桃的機會，但因為要躲開衆人的注意，英蘭一面仍舊每天做工去。

這實在出於牠們意料之外的——「媽——你怎麼還來了……」有這麼一天罷，春桃和英蘭——因為近來她們同時做日班，所以仍舊同去同來。——從廠裏回來時，春桃忽然看見她媽坐在樓下房東的灶下，她便很驚恐的這樣問。

「春桃，你來了，等了好久啦，」春桃媽看見春桃走了進來，便迎了上去這麼的說：「你爸爸亦來了。」

「你們什麼時候車來的？——爸爸呢？」春桃問。

「我們喫過飯的車來的。」春桃媽拍着春桃的肩頭說：「他等得你心煩，上街買煙去了。」——她說到這裏，拉了英蘭的手問道：「這怪體面的小姐是誰呀？」——

『是我英蘭姊。』春桃不耐煩地迅速的答了又問道：『你們幹什麼來了？』

『唷——唷……』春桃媽笑着答：『愈學愈凶了，這個樣兒！』

『到底幹什麼來了？』春桃拉着她媽問。

『你說這話。』春桃媽答。『我到底是你的娘，就不應該到這裏望望你。』

『無事不上三寶殿。』左不是又——『春桃說到這裏使做勁兒道：『我是……』

她說着憤憤地靠在門上瞧着她媽：『——不又是催我回家麼？——就算你白來。我是不是能回家的……』

這時英蘭看着她們也傻住了。

『唉，春桃——實在，李家來催過好幾回了。逼得我們沒法，只能來領你回去。可是，你老不肯回家——現在你爸爸來了，看你還有什麼說的。而且——這才可惡呢。亦不知是誰放出來的謠言，說：『春桃這丫頭，被她爸爸媽許給城裏有錢人家了……』』這句給李家聽見了，就早來鬧，晚來要，實在被牠們吵得沒有法子——給了他家了，早晚得上他家

門，又有什麼推三揅四的。好孩子，將東西收拾收拾咱們晚車走，這時候亦不早了，你爸爸亦該回來了。——別再誤了！」春桃媽抖抖擻擻說。

『別說爸爸，爸爸的爸爸來了，我都不回去。——』春桃說到這裏墮着淚，鄭重地悽然道：『媽——你真要害我麼……』

『你說這話，怎麼叫害你？』春桃的媽走近了春桃說：『得了——春桃，還是大家安逸，你就跟着回去罷。你是知道的，你爸爸不比我；他當個正經領你來了，你要是不聽他的話——反正，你亦得不着什麼好處。——終得到家。』

『我不回去。——我不回去！你聽見了沒有。——』春桃蹣着腳嗚咽說：『今年我不能回去，要回去，亦得明年——爸爸怎麼着。』

『好丫頭，你是聽話的。有什麼，咱們到家再談。——又哭什麼呢？』春桃媽拍着春桃的肩頭說。

『回來了麼？——』春桃爸啣着烟筒一腳踏了進來問。『回來了！——』他看見了



春桃。

『爸爸。』春桃見她爸爸來了，便收了泣聲叫了一聲。問道：『你上街買烟去了？』  
『到這時候才回家！每天這樣麼？』春桃爸爸坐小板凳，冷冷的說。『這時有六點了吧，夜車不是八點？』春桃快去將東西收拾好，咱們得走。』

春桃注視着她爸爸，遲遲道：『廠裏走不開。』

『什麼走得開走不開。』春桃的爸爸搶着說。『要走就走，誰管得了？——』

春桃發傻了一刻，又道：『不好等幾天麼……？』

『等什麼？我專誠領你來的。』春桃的爸爸答。

春桃不語地墮着淚，轉身走去開了鍋蓋。

『幹什麼麼？不收拾東西去！』春桃的爸爸問。

『不煮飯喫麼？』春桃無可如何的樣兒說。

『春桃媽，你替她們泡點飯。』春桃爸說完，對春桃道：『你住樓上麼？快去收拾東西。』

去！

春桃急得要哭了。一轉身，奔上樓去。——英蘭也就跟了上去。

春桃嗚咽着整理東西，對英蘭道：『唉……英蘭姊——這回是免不了的了！——誰

——』她說到這裏，看看房門口，輕聲道：『誰又知道這倆老東西今天就趕了上來。要不然，——唉英蘭姊，悔不聽興三的話！這時，亦來不及了……英蘭姊，咱們倆在一處久了，這

時忽然要分別，又怎叫我捨……得！』

英蘭不覺也悽然墮淚道：『春桃姊——你也不必傷心，回去了，不是不能再來的；過不幾天，不就又可上來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，有什麼傷心。』

『唉——』春桃理着箱子，只歎息着。『咱們倆——』她一擡頭無力的說：『咱們倆真比親姊妹都親熱，現在要分離了……唉，怎不傷情。英蘭姊，』春桃說到這裏拉近了英蘭，悽慘的道：『——我的心事，你總能知道。唉……』

英蘭勉強的安慰春桃道：『你亦不用愁煩，一個人總有些悲歡離合的時候，離不久，

就能合你回去一個半個月，就可以上來。——總有那一天，咱們大伙兒又能聚在一處了！現在不知怎麼，我到看得頂開了。」英蘭雖這麼說，心裏也漸覺酸溜溜起來，

『英蘭姊——』春桃水油油的目光，只注視着英蘭停了一刻道：『我有一件事托你，……你』

『什麼事？』英蘭問。

『唉——』春桃遲疑的望着英蘭。

『到底什麼事？』英蘭懷疑的注視着春桃問：『——你說得了什麼事，我都可以替你做。咱們還？——你說——』

『唉……這回是不能不回去了……』春桃悵然說：『英蘭姊——倘使與三來的時候，你可不能告訴他。——唉……你就說，我回家時候我爸爸的病去了，——你替他說，早者半月，遲到一月，我准就上來。你可別忘了。你告訴他，誰要負責，有站在——』她說到這裏臉兒一紅，羞澀的接着道：『英蘭姊，你不會笑我罷？——你告訴他，可不要把楊家

花園裏的話給忘了。——我想他總還能記着吧？倘是我走了，他要變心，那我，只有一條路。

——唉……只要他有這狠心。英蘭，——以後的，誰又能料到呢？……』她感激的歎息了

片刻。『你可別忘了，好姊姊。』她悽然拉着英蘭的手。『你告訴他。我回家，不爲別事；是時候我病着的爸爸，叫他不用疑心，有天在頭上，我的心像石這麼堅，叫他等我一個半個月，我准能上來。以後的，等我上來了同他商量。你告知他，倘是他要棄我，以前的——反正，他都能記着。叫他亦不必悲傷，自己尋歡樂；不用煩惱；不久，我就能回來的。——你都記得麼？英蘭姊。』

英蘭迷迷糊糊只看着春桃的嘴是在動着。直到春桃停了嘴，才驚醒了茫然答應了一聲。『我都記得，我告訴他得了。你回去了，亦不必煩惱，自己尋快活。總可以再上來。』

她們相對着只歎息。

『英蘭姊呵……』春桃長歎了一聲。淚簌簌地拋着。『我的心，真有什麼在割似的難過。我心好比被亂絲捆着，我亦想不出什麼要說的了。你，總都能知道，英蘭姊。——我回

去之後，隨便他們將我怎麼處置。遲到一個月，我總能上來了，我死，都得到了這裏會過你們面才死。——唉……英蘭姊。你等着我，我總就會來的。倘是你要搬場，可亦得留個信在這裏。——英蘭姊。——唉！我沒有什麼可說的；總之。——唉，悔不早聽興三的話呵……」

春桃將衣物收拾好了，只和英蘭慘然愁對着。

.....

『時候不早了，飯亦燒好了；快下樓吧。』春桃的媽站在樓梯頭喊。

『唉，喫過飯再說。』春桃和英蘭一同下樓喫飯去。春桃愁默着的只喫了半碗飯。

飯後，春桃的爸爸和媽，不由春桃分說，便押解也似，雇了人力車將春桃裝在車裏，一

直馳向車站去，迷糊着的春桃，臨行時淒絕的對英蘭道：『英蘭姊，——那話你可別忘了，

……』她坐上了車子，伏在車背上期望地看着英蘭。——車子，已開始的跑了。

『——我都知道。』英蘭答着悵悵的目送春桃到遠處，直到看不見了。她也不知道春桃在何時方才回過臉兒去棄了她們望着前途；好似春桃不知道英蘭在何時方才悵

然的歸去。

自從春桃走後，大方和英蘭便公然地同居了。他們的愛情，一日深似一日。英蘭也不再做工去，只躲捧着她小小的家庭。漸漸地英蘭探到大方是一個世家子，家中也很殷實；同時她也很明白大方的待她竟是真心。她似乎感到大方或者就是所謂「終身的依靠」了。

日子過得非常快，牠們倆好比沉在甜蜜的海中，度着牠們快樂的生活；雖然大方因為怕懼他親屬的原故，不能時常來伴着英蘭，但英蘭對於她的生活，已很滿足。

誰知——唉……這是英蘭的最後結果了……

大方自從和英蘭同居之後，他對於自己的生活，很滿足。但是他父親雖早已死了，還有他母親，伯母和叔父的管束；所以不能公然的時常戀守在他秘密的小家庭裏。

大方的行爲，漸漸地被他親屬們知道了。最先，大方的叔父均叔聽見他友人偶或談到大方，漸漸的，就時常聽見人們在談他了。並且有人在無意中，告訴均叔說，大方竟在外

邊租了小房子。均叔聽了不成話，就將這許多實情，告訴了大方的母親。均叔自己，也好好教訓過大方幾次，可是總未得到些效果；只覺大方還一天深似一天，沉向情的一字裏去。大方的母親又因只有大方一個獨子，不忍如何狠狠的禁教他。因此，他們——大方的家屬，時常議論研究這個問題，有的說：應該將大方禁鎖起來。有的說：大方的年紀也不小了，應該趕緊替他配房親，娶了體面些的妻，決定就能將這條路拋了的。有的說：這件事須得從長計議。倘是決絕做，只怕激出特別事故來。一面慢慢的替他物色一個漂亮些的小姐，一方面隨他戀着那人；將來娶了體面的新娘，自然就能將那舊人漸漸地拋棄。——最後商議的結果，就照着最後的方策進行。

大方自從同英蘭結識後，感情一天好似一天，可是他感到他親友的對他，也一天冷淡一天；而且他覺得自己對他們，也一天天冷淡起來。同時他的親戚朋友類們碰着他時，大都帶着一臉的冷淡譏諷他。現在的下流，有時還現出不值得和他同伴的神氣。慢慢的，直使大方成爲一個獨立而爲社會親屬厭棄的下流墮落人物。有幾次，大方受了人們劇

烈的譏誚之後，他便自己責問自己爲什麼要入於下流，姘戀一個低微的女工，自己失了自己的人格；就狠狠的咀咒自己行爲的不適當。同時，也想自己提拔自己出來，從這裏深黑的下流裏，可是他這種心願，總是失敗的；到底他爲英蘭而忍受一切譏罵。

有一次，直使大方幾乎不能忍受了。他幾個朋友公然的當面對他說：「你——大方這個下流東西，簡直不配同我們上流人物一起，只配和些工人們做伴。倘使我們有這樣的下流親屬，非逐出他不可！這種東西，豈能容他在世代書香的門第人家……」自然的，大方是世家子，當然還有些世家的氣味；雖然他聽見了這些話很憤怒，他也明白，確乎是自己的行爲可以被人指罵；總只得忍受着。

大方真苦惱。一方面忍受着衆人的指罵，一方面仍舊要維持英蘭的情感。因此，他感到無窮的痛苦；還有無數的危險，是在環伺着他，他走進了煩惱迷離之境了……

大方好比是一只迷途的小鳥。他不知道現在應該怎麼去做人；怎樣做，方才不被人們唾罵；要做上等人，須用什麼方策；怎樣做，才能夠自拔於下流——僅僅戀着一個女



工，就將上等人的人格失掉？既須繼續着英蘭的相愛，又欲列身於上流社會，有這個可能性麼？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做？——拋棄了英蘭的愛而爬上上等社會去？爲英蘭而竟甘於下流！……這無數的問題，同時擠在大方的腦中。他自己責問自己，同時也代自己辯駁。

——他不能——沒有勇氣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思慮，因思慮煩悶以至於病將起來。

大方在病中愁悶的思慮着他自己應該怎樣去做人，方才能夠適存在現狀的社會裏；或者用什麼方法將英蘭暗藏起來，雖做下流的事，同時列身在上等社會裏；——或者竟拋棄了英蘭？——還是放棄自己的人格和高貴的階級伴着英蘭一世？……大方迷惑着這許多各樣相反的心理，多在對着他征戰。——服從誰呢？……

大方的母親是很慈善而富於道德思想的。自從大方病後，她時常陪伴着大方；趁着大方高興的時候，時常鄭重而帶沉悲的坐在大方身旁訓教他。她看着大方是時常在思慮中，她就握着大方的手說：『大方——安心的養病，將以外的什麼事都拋開。別儘記憶着……』

『唉……』大方每次聽見他母親說了些什麼，總這般深深的沉歎。

『你到底有什麼爲難的事？儘這般歎息着！把以前的，都拋棄了罷！以前做的事，以後亦不必提起。以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後，只要別再走上壞路去就得了。——唉，大方——』

大方的母親悽然地道：『你爸爸亡故了十多年，我辛辛苦苦教養到你這麼大，真是不容易。費了多少心血！你想，倘你現在還要在外邊胡鬧，非但對不起你已經死了的爸爸，就是我……唉，方兒！你總得及早回頭才是。並是——方兒，你想，自從你走了壞路以後，誰都對你變了樣兒；難道你還看不出來？誰不對你冷淡了？甚至你表兄弟們，都說你這般下流，不願意再同你做伴了；非但你自己走出去沒有面光，叫我爲娘的都得受人家非笑。一個男子，真得轟轟烈烈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，怎將好好清白的身子，自己墮自己向下流去！——大方，你總得聽我的話，趁早將那人拋棄了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回頭是岸』。到那時候誰會敢看輕你，說你下流……方兒，你自己細細想想……』

『唉……』大方只是歎息着。

因爲每天切實的勸導和迴憶到以前被人輕視的原故，大方竟決心的要拋棄英蘭。  
『我情愿辜負英蘭，不要負慈愛的母親和已死了的爸爸！』這是大方對付自己良心和拋棄英蘭的武器。

這是大方和英蘭最後的相會了，大方病愈之後，抱着「回頭是岸」的宗旨，橫着素絕英蘭的決心跑到牠們的小家庭裏，做一個最後談判。

『英蘭姊——你饒了我罷！我……』大方跪在英蘭面前痛泣着。『我……唉，英蘭姊——』

英蘭斜靠在床上，含着無限的悲慘和絕望，木視着大方，她朦朧着好似在夢中，要哭時，却淚不知躲向什麼地方去了。

『英蘭姊——我的苦衷你都明白了？』大方說，『我……再世爲你做牛馬……』

英蘭慘笑了一下，她悲苦失望到極點時，覺好似進了另一個光明的場所，到覺腦中無遮無涯，將以前的痕蹟多驅散了。只淡淡的道：『從此，咱們各走各的路得了。可是——』

大方。你只要明白是你來——你想旅館裏的光景——可不是我引導你墮向下流來的。  
——你只明白這個，我死了都安心。——」

『我都知道……』大方答。

『你還在這裏幹什麼呢？——從此你得好好上進，做點事業，就算對得起我，亦不辜負了我今天這點心念……』英蘭冷冷地說。

『我都知道！』大方答。『英蘭姊——』

『還有什麼說的？——走罷！』英蘭揮手說。

『英蘭姊，你怨我麼……』大方說着心好似冷水澆了一下。

『我不怨你。』英蘭隨便地答。『我怨我自己。——你還不走麼？——』英蘭站了起來，將大方推向門外去後，將門門上了。

『我還有話。——』大方站在門外喊。

『什麼話？——』英蘭怨聲說。『去罷！——』

『你怨我麼……』大方還在說。『她另有相愛的麼？——不然，她今天爲什麼不急，老淡淡的樣兒；現在，竟怒驅我起來了……』大方疑惑着歸去。

夜深了，英蘭獨坐在一盞小孤燈下，將火柴上的紅頭，一粒粒掐在碗裏。『現在脫離苦海的時候不遠了……』她輕聲說。她迴想到自有知覺到現在的經歷，許多情，愁，苦，樂，悲，歡，衣，食……等等：在她腦中，好似一座劇場，一幕幕重新演過。

許多人圍在醫院門口，看着在被逼喫着藥水的英蘭。『這人爲什麼？』頂體面的人，怎會自尋死路？『准又是醋字上來頭！』……許多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驚談着，都懷着好奇心，要探問究竟。『還能收麼？——』有人憐惜她的臉貌，這樣問。

『不要緊。』醫院裏的聽差淡淡說。『喫火柴頭的，不算什麼；每個月我們總得治好幾個。』

『到底又爲什麼尋短見？』又有人問。

『那我怎會知道。』聽差說。『左不是，——』

『我告訴你們。——』英蘭的房東擠開了衆人，看着英蘭揚手說：『她——』她要說時，看見無力的英蘭，毒視了她一下，只得默然不語了。

衆人看着沒有什麼新鮮的了，也就散去。

不多幾天之後，果然應了醫生『死不至於，可恐怕好了亦成瘋子，因為中毒很深悲哀過度的緣故。』的話了。市面上，果然多了一個瘋狀的女人。——英蘭！她終日在街上來回地走着，尋找什麼似的嘴裏呼喊著；雖然天氣很冷，小刀子似的風狂擊着她；有許多人跟着她調笑；她只終日尋找什麼似的呼喚着。在附近的居民，雖在嚴寒狂風的深夜中，還能聽見悽慘的尋找什麼似的呼喊聲，陰森森地敲着寂寞的空氣。

十五，四，廿一日脫稿於無錫。

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

英蘭的一生

實價大洋壹元

外埠酌加  
寄費郵費

著者 孫夢雷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版權	所有
----	----

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 
第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









新月派文学

作品专辑

---

翡冷翠的一夜  
国剧运动  
骂人的艺术  
花一般的罪恶  
西林独幕剧

徐志摩著  
余上沅编  
秋 郎著  
邵洵美著  
丁西林著

---

灵 焰  
铁马集  
石门集  
玮德诗文集  
说谎者

曹葆华著  
陈梦家著  
朱 湘著  
方玮德著  
储安平著

责任编辑 刘华庭

刘争义

护封设计 陶雪华

## 影 印 说 明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文学研究会是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。作为新文学团体,它不但成立最早,规模最大,而且气度极为开阔,影响十分深远。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代表作家稳步地追随时代,从提倡“为人生而艺术”到迟早不一地转向现实主义,抱着真挚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态度从事创作,蔚然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开拓者和推进者,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现在,我们从早已绝版的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、《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》和《文学周报社丛书》中遴选十种重新影印出版,其中包括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和诗剧,形式多样,风格各异;作者既有文学研究会的元老,也有当时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秀。但一些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、流传较广的名作不再入选,目的在于挖掘鲜为人知、几近湮没的佳作,多方面地展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成就和重要影响。

本书据开明书店1927年版本影印。

### 英兰的一生

孙梦雷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天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.625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1600

ISBN 7-80569-789-2/I·236

定价: 8.80元

沪新登字119号